

学校的理想装备

电子图书·学校专集

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

缘



第一章 缚着一滴眼泪

七月七日，报上有段很奇怪的启事：

五年了，

还记得吗？

梦里，

我用青草，

缚着你的一滴眼泪。

范斌

此信乃故范斌先生五年前委托本律师楼于本月刊出者，敬祈收信人致电 5-269922 沈休文律师联络沈黄曾律师事务所谨启

一九八二年七月七日

“又是电影公司的宣传绰头！天皇巨星范斌死了五年啦！，该是旧片重映，再刮一笔的时候了！”这是所有人的反应。

“想来快重映范斌的旧片了！这样的宣传手法也算新鲜！”陈子壮边吃早点边对太太说：“壁君，你有没有兴趣看范斌的旧片？”方壁君努力忍着快涌出来的眼泪，久久不能作声。

“壁君！怎么了？还没睡醒？”陈子壮爱怜地望着妻子。

“噢……也许是吧！”方壁君有点不知所措的应着，心里涌起很多事情。她渴望把报纸拿过来纳看，但是她不敢，因为她知道，一看，她便会控制不住自己。憨厚的子壮，根本不晓得壁君和范斌的往事。子壮是在范斌去世后两年才认识壁君的，所以壁君认为，毋须把范斌的阴影投在她和丈夫之间。

“我回公司去！”子壮吻吻壁君的秀发：“你精神有点恍惚，再睡一会吧！不到正午不许起床！”子壮去后，方壁君把报纸拿进睡房，反锁了门，低低地饮泣，怕有人听见。

方壁君在衣柜底油出只旧箱子，开了锁，珍惜地拿出了张字条：

梦里，

我用青草缚着你的一滴眼泪，

此刻，

你用秀发，

缠着我那紊乱的心。

没有上款没有下款，但那是范斌的字迹。

壁君一直藏着这字条，没有人象范斌那样，能够令爱与恨一个人都那么多采多姿。

“但愿你没有死！”壁君对着自己说：“我宁愿恨你一生，也不愿你死掉！”

在沈黄曾律师楼里，沈休文律师好奇地等待着，他想象不到启事登出后，会有什么事情发生。他手中的纸上，写着四个名字。

“小沈！”新加入的拍挡曾律师拿着报纸进来：“我们是在做话剧还是在于律师事务？范斌是怎么的一回事？”“老曾，我也不晓得！”沈休文说：“我和范斌只见过几次面，他似乎偏要选我来信任。也许范斌看得章回小说太多，交了几个密封信封给我，嘱咐我什么时候要开第一个，什么时候开第二个，

象锦囊妙计似的，似乎肯定我不会一时手多，把信封全开了！”“你猜他信封内的是遗嘱吗？”曾律师问。

“不是传统那种，大概是什么未了之事吧！我答应了受他委托，——照做。”沈休文说。

“你不知信的内容，怎能贸然受人委托？”曾律师说：“假若其中有一封叫你买凶杀人你也照办？”“范斌贸然委托我，我也可以说是贸然受委了。他喜欢我，我喜欢他，性气相投而已！律师不一定是婆婆妈妈的！”沈休文说：“何况，范斌说我不当这是法律上的问题去办，他只当我是一个朋友般委托而已！”“范斌是患什么病死的？”曾律师问。

“肝癌。”沈休文答：“去得很快，前后不过几个月！才三十岁，真可惜！”“他人怎样？”曾律师开始想知道多点了。

“很爽快！很有把人吸过去那种魅力。没见过那么好看的男人！”沈休文说。

“你真令我失望！”曾律师说：“才见过大明星几次面，收了人家一叠信封，便马上变成忠心影迷！”“何止信封！还有银行里的一大笔存款哩！”沈休文说。

曾律师瞪大了眼睛。

“不过，不是给我的。”沈休文说：“我的费用，他早已交付。”“那末，钱是给谁的？”“目前我只知道其中四百万要给谁，余下的大部份我可不知道。”“余下的大部份？还有多少？”“我不能告诉你。我只能说，范斌有很多钱。他是孤儿，无亲无故，所以，我也不晓得他的财产会给谁。”信封……”“我答应过他不提早拆阅的。”沈休文说：“别以为我可以动用他户口的一分钱，支票是需要我和另外一个人共词签名的。”“谁？”曾律师问。

“我投见过签名那个人。”沈休文说。

就在那天，丽莉也看到了报上的启事。

丽莉是个三十八岁的二流女星，做过很多二流片子的女主角，年轻时算是肉弹。现在的丽莉，虽然仍有很好的身材，可是她在影界太久了，从十五岁肉弹到三十八岁，整整二十三年，在观众心目中，她根本和一百岁差不多了！所以，丽莉近来的境况，当然不好。

“妈！”一个十二岁的女孩跑过来亲她。

“小莉，记得斌叔叔吗？”丽莉搂着女儿。

“记得！他死了！”小莉说。

丽莉皱皱眉头，叫小莉快上学去。

丽莉记不清楚，认识范斌多少年了。他只记得，十四岁的范斌在片场做小工时，她已经是十七岁的新星，她对那个没有亲人没有家的大男童，一向很照顾。

“丽莉姐，你真漂亮！”十四岁的范斌常对她说。

“他死那年还一样说我漂亮哩！”丽莉喃喃自语：“怎么观众却说我什么人老珠黄了？”丽莉是好心慷慨的，范斌有什么不开心，便往她家里钻，虽然范斌未必说什么，但有丽莉在闲聊说笑话，范斌便舒服了！

梦里，
我用青草，
缚着你的，滴盼泪，
此刻，你用秀发，

缠着我那紊乱的心。

丽莉唏嘘地读着范斌给她的小诗。她始终不相信范斌爱她，虽然她是他的第一个女人。

丽莉对性，也是好心慷慨的。那天，十四岁的范斌在片场被主管辱骂了一顿，坐在丽莉家里半晚没作声，丽莉的心好疼。

“范斌！你死了也好！别看到我这倒楣模样！”丽莉半叹气半自嘲地说：“到婆罗洲登台，台下才得那几十个观众，范斌，你说我卖什么？”

和丽莉相反的，是文宓。

当一位电影明星红得令人心折时，他的背景和出身，便变成可以暂时搁置一旁的事了。

他会马上成为宴会的最佳点缀品，舞会大堂最闪耀的水晶灯，上流社会容许这些他们本来看不起的人，成为可炫耀之物。

这本是范斌不晓得的，通过文宓，他以为被上流社会够受了，然而，爱上文宓，他却再度体会到上流社会的蔑视。蔑视他的不是文宓，是文宓的家人和社交圈子，为了爱范斌，文宓跟他一起挣扎，一起痛苦。

文宓的品味，教会了他穿 Giorgio Armani 和 Versace，教会了他不站在新买的劳斯莱斯旁让记者拍照，教会了他不将房子装修得象夜总会一样。

“范斌，你的头脑不比大学生差！”文宓常对他说：“当你不想再演戏时，做生意你也成的！”范斌在文宓的鼓励下，看了不少书，她给他希望，她给他信心，范斌一直当女神般尊敬她。

梦里，
我用青草，
缚着你的一滴跟泪，
此刻，
你用秀发，
缠着我那紊乱的心。

文宓凝视着珍藏了几年的字条，心里怀疑范斌到底能否原谅她。因为，当文宓终于嫁了个门当户对的人时，范斌的天地变色了，他开始相信世上一切都是谎言。所以，文宓不明白，为什么范斌会把小诗的上半段登在报纸上。

“范斌，希望你是在说：我原谅你！”

沈休文接到三个女人的电话，她们是方璧君、丽莉和文宓。

沈休文对一对范斌给他的名单，三个都榜上有名，沈休文安排了她们个别到律师楼会面。

“请她们上来干什么？”曾律师问。

“闲谈一会，然后，每人给她们一百万！”沈休文说。

“一百万？”曾律师想了想：“要是旧情人嘛，一百万出手是太少，要是没特别关系的，一百万出手又嫌太多。真弄不清楚范斌在布什么局！”“都是旧情人哩！”沈休文说：“三个都背得出那首什么梦中泪珠的下半段！范斌这家伙，怎可以同一首诗送那么多人！”“他是明星，不是诗人，”曾律师说：“能熬得出多少首诗来？”“第四位可不晓得会不会背这首诗了！”沈休文笑着说。

“第四位？还有一位旧情人？”曾律师问。

“的确还有一位，但却似乎不是旧情人。”沈休文说：“亦是跟那首诗有关系的，我想，是情敌居多！”“情敌也送一百万？”曾律师狐疑地说：“不可能！你大概猜错了吧？多半也是旧情人！”“一定不是！”沈休文拿出名单：“第四位还没跟我联络过，你看看名字是什么？”“是个男的！”曾律师奇怪地说：“宁三公子！”“不错，宁三公子！”“宁三公子是谁？”“我不知道宁三公子是谁！”沈休文说。

“没有名字么？”曾律师问。

“没有。名单上只写着：宁三公子。”沈休文奇怪地说：“而其他三个女人，都是有名有姓的。”“这位宁三公子在范斌的心中一定很特别，不然不会那么古怪。”曾律师在推想。

“但是，香港的著名公子中，根本没有姓宁的！”沈休文说。

“这个真耐人寻味。既然范斌认为单写下宁三公子这四个字，人家便会知道他是谁，那么这个人一定应该很出名。”曾律师说：“然而，他又不是！”

“猜不透是何方神圣！”沈休文摇摇头：“有姓无名的，叫我往哪里去找？”

“在我想象中，这位宁三公子年纪应该跟范斌差不多——年少翩翩，风采不凡那类。”曾律师说：“香港姓宁的人不多，也不至于太难找吧？”“沈律师！”内线电话响了，是秘书的声音：“有位朱丽莉小姐到了，她约了你的。”“呀，对！请她进来！”沈休文回头对曾律师说：“假若有姓宁的打来，你代我听，千万约个时间见面！”曾律师点着头出去了，他很感激沈休文让他参加这个游戏，站在门外的丽莉看见他出来，友善地对他笑一笑，曾律师只觉得这友善的女人身上有很多曲线。

丽莉被秘书带进沈休文的办公室，眼前这位年轻律师的俊秀斯文，令丽莉不自禁又甜甜地笑起来。

“你就是跟我通过电话的沈律师？”丽莉问。

“是，请坐！”沈休文礼貌地站起身来。

丽莉打量了一下他那六尺高的身躯说：“哦！你很高啊！”“喂……嗯……请坐！”沈休文面对着这个跟谁也不陌生的女人，有点尴尬，“沈律师，是不是范斌有遗言托你告诉我？”丽莉说：“他还有什么要我替他做的？你不妨告诉我。我和范斌，十几年朋友了，他就象……”说到这里，丽莉开始哽咽，然后便不顾一切地抽抽搭搭哭起来，沈休文一时手足无措，忙把一盒纸巾递过去。“范斌从十四岁捱到……捱到终于名成利就了，偏又没福享！”丽莉摇头唏嘘：“你知道吗？他死的那天，离三十岁生日还有两星期。”“呀，是吗？”沈休文应着。

“我都准备好了，生日饼、狮子头、洋葱蚝油牛肉……那都是他爱吃的东西……我想，假使那天没有人替他庆祝，或者他没什么事好做，便到我家来吧！”丽莉闲话家常地说：“他百无聊赖时，多半会跑上我家的。”“你是……”沈休文问。

“我不是他的爱人！”丽莉叹了口气：“我是他的好朋友。那首诗，嘿，也不晓得是怎么搞的，我总觉得他不是写给我的。总之，那不是我跟你联络的原因。”“那你是为什么来呢？”“我怎知道？我就是想，也许他想叫我，每隔什么日子便去料理一下他的坟头，拜拜条祭，诸如此类。你知道吗？范斌是没有亲人的。”“这倒不是范斌叫我请你来的原因。”“那叫我来做什么呢？”“范斌叫我给你一百万。”“一百万？”丽莉有点不相信：“我不是来要钱的！”“当然，你根本不晓得我们请你来的目的。”“这……这算是他给我的

遗产？”丽莉不明白地问。

“诸如此类吧！”沈休文说：“他只要求你答覆我一句话。”“什么话？”丽莉问。

“小莉是不是他的女儿？”丽莉呆了半晌，然后斩钉截铁地摇了摇头：“不是！”“我再问你一次：小莉是不是范斌的女儿？”“不是！”丽莉和善的脸开始变了色：“小莉不是他的女儿！我不会因为想得到那一百万而说小莉是他的女儿！我现在的经济环境虽然不好，但也可以不要那一百万！”“对不起！我不是那个意思。”沈休文说：“那一百万无论如何都是给你的。”丽莉低头不语，只是红着眼睛。

“朱小姐，”沈休文递过了支票和收条：“请你签收。”丽莉满怀心事地签收了。

“多谢。”丽莉在揩那揩不干的眼泪。

“不用谢我。我只是受委托办事。”沈休文说。

丽莉站起身来要走，沈休文突然想起一件事：“朱小姐，你认识一位叫宁三公子的人吗？”“什么宁三公子？”丽莉侧头想了想，“年轻时有许多所谓公子追过我，但是就没有宁三公子！”“你没听范斌提过？”“没有。”丽莉说：“虽然，他有时会警告我，这个是真公子，那个是充阔的假货……嘿，不过，那都是年轻时的事了，现在……不提也罢！”丽莉脸上的风尘，令沈休文有点不忍，她的灯笼裤和打褶大荷叶领上衣，都是便宜货色，沈休文有点为她难过，毕竟，她还有几分姿色。

丽莉似乎猜到他在想什么：“你们娇生惯养的人，三十几岁还如粉雕玉琢一般，我们老早出来吃苦的，三十几岁已经残了！”“不，不！你别误会，”沈休文忙说：“朱小姐，你仍然很漂亮！”“是吗？有时我也会这样想！”丽莉苦涩地笑了笑：“不过，我得减一点肥！”“朱小姐，”沈休文说：“我很高兴见到你。我认为你是个……是个很好的人，真正是范斌的好朋友！”丽莉无奈地耸耸肩，转身去了。

曾律师又故意从办公室走了出来，好奇地再打量了丽莉一会。

“这女人有点憔悴，”他对沈休文说：“不过仍很有风情啊！”“收过电话没有？”沈休文问。

“没有。”曾律师说：“没有姓宁的打过来。”“祖祖 2”沈休文问他的秘书：“方小姐什么时候来？”“方小姐应该下午三时到。”祖祖答道。

“文小姐呢？”沈休文问。

“她改了时间。”祖祖说：“她说因事要到巴黎一星期，回来再约时间。”下午三时，沈休文看看表，方璧君还没有到。

三时半，仍没有出现。

沈休文叫祖祖打电话去，没有人听，他只好继续做其他工作。

五时正，律师楼放工了，方璧君依旧人踪杳然。

沈休文独自留在办公室，收拾一下文件。

快六时的时候，沈休文隐约听见静寂的大厦走廊里，有高跟鞋走路的声音。跟着，他听见有人敲门。

“请问有什么事？”沈休文隔着门问。

“请问……这个时间，沈律师还在吗？”是女子的声音，“我就是！”沈休文打开了门。

面前站着的女人，令沈休文吃惊了一下。

吃惊，因为这女人极其白皙美丽。

吃惊，因为这女人一脸神经质。

“请问阁下是……？”“我是陈太，……。”方璧君。”这位陈太、方璧君是尖尖的瓜子脸，长长的古典美人眼睛，绮丽如花的端巧玲珑鼻子，和一张线条娇柔的小嘴，她的脸上没有化妆，更显得肤如白璧。

“请进来。”沈休文领她进去。

方璧君有点紧张地跟他进去，坐下，微微低头，沈休文看见她两道秀丽的入鬓长眉。

方璧君坐着，双手互扭着，没有作声。

“方……陈太……”沈休文一时不知怎么称呼她。

“我可不可以走？”方璧君突然问。

“你有事吗？”沈休文问。

“没有，没有。”方璧君有点神不守舍。

“那我只需耽搁你一会。”沈休文被这个神经质的女人弄得自己也紧张起来。

又是一阵沉默。

“他还记得我吗？”方璧君终于开腔了。

“范斌先生委托我请你来……”“他不把我的名字登在报上也好。”方璧君说：“我先生不知道我……我认识范斌。”方璧君打开皮包，微颤的手，拿出一张淡黄色的信纸来。信纸的四道折痕，几乎已经变成裂痕了，可见这张纸在放手中，一开一折过无数次。

梦里，
我用青草，
缚着你的一滴眼泪，
此刻，
你用秀发，
缠着我那紊乱的心。

“看！”方璧君给沈休文看。

“是！”沈休文不晓得方璧君期望他作什么反应，只好说：“我第一次看见这张信纸。”“当然，”方璧君脸上首次掠过一点笑意：“只有我一个人有。”沈休文不忍心告诉她，还有几个女人有。

“陈太……方小姐……”沈休文说：“范斌先生委托我，交给你一百万！”方璧君沉默了一会，脸上有受伤的表情。

“哼！”她从鼻孔里哼了一声，悲愤地低声笑了几下。

“方小姐！”“沈律师，七年前范斌已经给过我一百万！”“嗯……？”沈休文说不下去准备好的话。

“不过，”方璧君以乎返回了记忆中：“我没有要！”“为什么？”“为什么？那一百万元，是叫我离开他的！”方璧君那双长长的凤目，望着沈休文：“当然，要不要他都是离开我的了。我要，便令他的心里舒服。我不要，便令他心里不舒服！想来，他是心里不舒服到死的那天吧？”“范先生请我叫你收下那一百万。”沈休文说。

“不，我不要他心里舒服！”方璧君顽固地说，“人死了，不要再恨他。”沈休文说：“他托我向你作一个请求。”“什么？”“原谅他！”沈休文说。

“不！我恨他！我不会原谅他！”方璧君强作冷漠地说：“他夺去了我一

辈子的快乐，我要恨他一辈子！”“方小姐，既然你说他离开你，便等于夺去你一辈子的快乐，那你一定还爱他吧？”沈休文说。

方璧君两行泪终于挂了下来：“我不争气！我恨他一辈子，却会爱他十辈子！我恨他深，但爱他更深！……然而，我始终不能说我不恨他、原谅他！”

“方小姐，”沈休文说：“你说你恨范斌一辈子，却会爱他十辈子，然而，范斌此生已经完结。你恨他爱他，他都不会知道。所以，你不如接受他的心意，收下这一百万。”“沈律师，他会知道的。”方璧君缓缓抬头四望，似乎在空气中看见事物：“他有时会来找我，我触摸不着他，但是，我嗅到他的气息，我会对他说话，我会骂他，我会告诉他我不快乐，而我的不快乐，不可以怪任何人，只可以怪他。……沈律师，我有个很好的丈夫，假如我不是认识过范斌，我应是世上最幸福的女人！”沈休文越来越感到方璧君的神神经质，他甚至怀疑，她是否正常。如此冰肌玉骨的女人，看上去根本就象世间最薄的瓷器，范斌到底怎么会伤过她的心，和伤到什么程度，他无从知晓。

“方小姐，”沈休文再尝试一次：“我的责任是将这一百万交到你手。”“我说过我不要。”方璧君一点也没改变主意：“他以为我会要吗？他以为我会让他心里舒服吗？”“但是，方小姐，范斌已经死了！”“人死后有幽灵的。”方璧君梦吃似的说：“你相信吗？你知道吗？”沈休文开始担心，这么纠缠不清地说下去，是没有结果的。

“请恕我冒昧问一句，既然如此，你为什么要上来？”“为什么？”方璧君冷冷地一笑：“见了你，那我便知道他想怎样。我知道了他想我做什么，我就不做什么！”“方小姐，”沈休文耐性地说：“我并不是范斌，我只是个受他委托的律师……”“那你叫我做什么我便不做什么！”方璧君抢着说。

沈休文被他弄得啼笑皆非：“好，你不想要那一百万，那你可以收下了，再捐给慈善机关，也算做做善事。钱无了期地放在银行里只便宜了银行，你明白吗？”“哦！那倒给了我一个主意！”方璧君回眸微笑地望着沈休文：“你替我把文宓的丈夫找来，我把那一百万送了给他！”沈休文料不到她认识这位尚未出现的文宓，但又不方便表示文宓也曾联络过他，只是好奇地问：“为什么要把你的一百万交给文宓的丈夫？”“因为，”方璧君得意地笑笑：“范斌最恨他，他把文宓从他手中夺去！我把他给我的一百万给了他最恨的人。他会气愤得在棺材中辗转！嘿，真好！”沈休文想：女人的心真狠绝！然而他又马上想起了另一个问题：“文宓的丈夫是谁？文宓又是谁？”“文宓的丈夫就是著名的富家公子石建国，难道，你连大名鼎鼎，常被杂志拍照的石建国夫人也没听过？”方璧君并无善意地说。

沈休文不禁恍然大悟，原来在上流社会舞会中常常出现，仪态万千，艳光四射的石建国夫人就是范斌名单上的文宓！

“她很美丽吧？”方璧君眼中带着寒意地问。

“噢……这个……这个我没留意！”石建国夫人文宓诚然美丽夺目，但沈休文不想再刺激眼前这个喜怒无常的女人。显然，文宓是令她恨范斌的理由之一。

“石建国本身是位富翁，他怎会接受你的一百万？”沈休文问，“那是你的问题，不是我的。”方璧君说：“石建国接受那一百万，我便接受那一百万。”

“好吧，我设法代办。”沈休文想先哄服她：“你先签收了这张一百万元支票。”“不！”方璧君说：“你以为我是小孩子？”“我不是那个意思，”沈休文解释：“这是手续问题，即使石建国肯要，也得由你先收了再给他！”“我不

管你的手续！”“假设，方小姐，万一一位到时改变了主意，我便很难做。”“我不会改变主意！”“一百万不是个小数目，你怎可以贸然给别人？”“对，一百万不是个小数目，我丈夫也只是个高级职员，一点也不富有，我不是说，我不希罕一百万，而是不希罕这一百万，我不肯要这一百万！”方璧君刻意加强了“这”字的语气，沈休文知道暂时没法说服她。

“沈律师，假使我能把范斌这一百万元给了石建国，我这辈子会开心一点。”方璧君眼中有请求的意思：“请你帮我这个忙。”“方小姐……”沈休文有点左右为难：“范斌到底是我的委托人，我不应该……”“我不管！”方璧君截断了他的话：“我要侮辱他的钱！我偏要送给他最憎恨的那个人！”方璧君拿起皮包款款站起来，修长柔弱的体态，令她显得清秀无匹，沈休文望着她开门离去的背影，实在难以相信这么细致娇嫩的女人，心肠会如此之硬，如此之狠，报复心理又如此之强。

翌晨，曾律师连公事包也没放下便跑进沈休文的办公室，神秘而又兴奋地拿出份商业杂志给沈休文看：“喂！也许找到了！”“找到什么？”沈休文问。

“宁三公子！”“真的？”“你看！”曾律师指着一帧照片：“这位宁国起先生，也许就是宁三公子！”沈休文细看，那是一段访问，是关于银行业务之类的事。照片中的人三十四、五左右，气宇轩昂，有一般顾盼凛然的傲气。

“这个人的长相，真够条件做范斌的情敌！”沈休文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。

“有多少人姓宁啊？”曾律师喜孜孜地说：“敢情这个就是什么宁三公子！”“别太快下结论！”沈休文整理了一下思路：“不过，可以查一查！”“我看多半是了！”曾律师说：“我们起初不是说香港没有姓宁的名公子吗？这个宁国起是刚从美国回来的，以前没见过他的照片。”“先查查去，查完再说。”沈休文说。

“他会是跟范斌争过哪一个女人呢？”曾律师一向是什么花边新闻也爱知道的。

“不是朱丽莉，朱丽莉说不认识宁三公子的。”沈休文在回忆昨天的事：“也不会是方璧君。难道是……文宓？”“文宓？还没上来那位？”曾律师又想起了一件事：“昨天说来又没来那位方璧君呢？”“结果来了，六时才出现。”沈休文说：“我几乎走了！”“什么样子的？好看过朱丽莉？丑过朱丽莉？”曾律师对朱丽莉的丰满身材印象很深。

“我会说是好看过。而且年轻很多，大概二十八、九吧！”沈休文说：“皮肤白得很，很清秀，很细致。”“你好运气！”曾律师说：“一连两天会见美女！”“别羡慕！这女人很不好惹！”沈休文说。

“怎么不好惹法？”“我烦死了！先别问！我有事做，有空才跟你聊！”沈休文说。

沈休文希望今天早点办完事，去理个发，因为晚上约了位女朋友去个盛大的舞会。女朋友虽然不是爱人，但独身汉总不免会约会一下女孩子，今晚这个美姬，沈休文只约过几次，未算十分谈得来，不过美姬大方得体，是带去舞会的最佳人选。

“方璧君美过美姬？”好事的曾律师又问。

“美过。”沈休文想了想：“美过。”“呸！范斌这小于真会挑女友，个个都美！”曾律师说：“那个文宓不晓得是什么样子的”“亦是美人。”沈休文说。

“你还没见过，你怎知道？人家下星期才上来！”曾律师在抗议。

“你这好事之徒，”沈休文摇摇头：“定见过石建国夫人的照片吧！”“见过！怎么没见过！她是香港出名美丽的夫人！”曾律师说，“石建国夫人，就是文宓！”“就是她！”曾律师张大了嘴：“就是她！我的天！范斌！我服了你！”“别多事了！还有……唉，算了，警告你也没有用，改天文宓上来时你又一定会借题跑进来看人！”沈休文边说边作手势请曾律师出去。

美姬是个守时的女孩子，所以，沈休文和她七时半便已抵达丽晶酒店，与众宾客在大宴会厅外边的大堂喝鸡尾酒，和跟相识的人聊闲话。突然，有好些人回过头去，眼光集中在丽晶那道宽大的白云石梯上——石建国挽着他那著名美丽的夫人来了，正在拾级而上。

沈休文一时停了说话，不明白为什么石夫人文宓说她因为要去巴黎，本周不会在港，而今晚却会在舞会中出现。

文宓挽着丈夫的手臂，穿了件露肩直身薄纱的 GianfrancoFerre 晚礼服，婀娜娜娜地上楼梯，她的装扮很潇洒，一点也不累赘，抢眼的不是什么刻意的隆重，而是那恰到好处的品味和自如的风度。

自从石建国和文宓到了之后，沈休文的眼睛没离开过文宓，终于，他等到了文宓离开了丈夫身边，独自往某方向找朋友的机会，“石太大！”沈休文礼貌地递给她一杯香槟：“请原谅我冒昧介绍自己。”文宓礼貌地含笑望着他，等他继续说话：“我是跟你通过电话的沈休文律师。”“噢！幸会！”文宓伸出手来跟他握。

“我还以为你这星期在巴黎！”沈休文说。

“我是这么说过。”文宓镇定地说：“我也许下个星期仍在巴黎，仍旧不能依约去你的律师楼。”沈休文一时猜不透她的意思。“我还得想一想。”文宓嫣然一笑：“请不要叫秘书打电话给我，请不要见怪。”文宓的风度与礼貌，令沈休文不好意思再说什么。

这时，一位金堂玉马人物似的公子含笑走过来，亲切地唤一声：“文宓！”跟着就在她脸颊上亲了一下。沈休文一看，那不正是早上在杂志中见过的宁国起？沈休文的眼睛，不禁停在宁国起身上，看他和文宓亲昵的谈笑姿态，沈休文感到他俩的交情一定不比寻常，也许这就是范斌的名单上有“宁三公子”的原因——宁国起是范斌生前的情敌！然而，终于娶得文宓为妻的是石建国，而不是宁国起，为什么范斌名单上第四个人是“宁三公子”而不是石建国？刹那问沈休文的脑海里泛起了一百个问号。

“沈律师！”文宓的声音把怔怔的沈休文唤醒：“这位是我的表兄宁国起。……国起，这位是沈休文律师。”宁国起从容地跟沈休文打了个招呼，沈休文却按住心里的诧异跟宁国起打了个招呼，他万万想不到，宁国起居然是文宓的表兄。

“原来令母姓宁！”沈休文说：“这个姓很稀有。”“是的，国起的父亲即是我母亲的哥哥。”文宓笑着说：“他是我唯一的表兄，所以，姓宁的人始终不多！”“也不能这么说！”宁国起说：“我还有一大堆妹妹哩！”“宁先生是排行第一？”沈休文不肯相信心里的失望。

“自然喽！”宁国起微带诧异地答。

“这位是宁大公子，不是……宁三公子！”文宓有深意地望着沈休文说：“再见，沈律师！”文宓说完，便路宁国起翩然而去，不容沈休文再有说话

的机会；沈休文料不到，文宓居然会说出“宁三公子”这四个字，显然她知道他是谁，亦知道他是个跟范斌有特别关系的人。

在整个舞会中，文宓没有再看沈休文一眼，亦无意再给机会让沈休文跟她说话，结果，沈休文心神不定地熬过了这本应很热闹的舞会。

“老曾！”沈休文翌晨上班对曾律师说：“宁国起不是宁三公子！”“你这么快查清楚了？”曾律师失望地问。

“人也见过了！人家是排行第一的！不是什么三公子！”沈休文说：“真熬死人！文密我也见过了，都是在昨晚的舞会中碰到的！”“那又怎样熬死你了？”曾律师问。

于是，沈休文把昨夜碰见二人的情形，一五一十的说给曾律师听。

“现在，只好等文宓上来了！”沈休文无可奈何地说：“希望到时她肯告诉我宁三公子是谁！”“我也许肯，也许不肯”一把似曾相识的女声在沈、曾两位律师背后温柔地响起，两人转身一看，曾律师是惊艳，沈休文是不相信自己的眼睛。

“沈律师，”秘书祖祖说：“石太太说约了你的。”“呀……是……石太太，请进我办公室。”“石建国夫人本人比照片还漂亮！”祖祖悄悄对曾律师说。

“我就没有阿沈的福气！”曾律师自怨自艾地说：“我天天见的，不是老头子就是老婆子！”为了多看著名的石建国夫人一眼，祖祖亲自端了茶和咖啡进去沈休文办公室，没有劳动平日负责茶水的阿婶。

文宓要了咖啡，优雅地呷着。

“我料不到你今早上来。”沈休文说。

“对不起，”文宓说：“我不想再失眠，所以，还是决定了上来，听他有什么话要说。”“他？”“范斌。”“噢！”美丽的文宓的一个“他”字，令沈休文有种莫名的嫉妒：“很简单，范先生委托我交给你一百万。你签收支票便成。”“好。多谢。”文宓平静地说。

这是出乎沈休文意料之外的，他还以为，石建国夫人不会接受一百万。

“就是这个？他还有别的话跟我说吗？”文宓装作若无其事地问。

“还有。”沈休文说：“他叫我问你……问你……石太太，我也不好意思问……你得明白，我是受他委托的。”“你问好了。”“他叫我问你快乐吗？”沈休文象在念句难念的台词般说。

刹那间，一直神态自若的文宓脸色变了，从皮包里拿出根烟抽。沈休文看得出她在极力掩饰心情的波动。

“我不快乐！”文宓在拍了几口烟后说：“但是……”“我明白，石太太，我绝对不会告诉任何人。”沈休文说：“我也很为这个奇怪的任务而尴尬。”

“其实，他怎会听到我说什么？”文宓又喷了口烟：“他只是逼我说而已！死后还要折磨人！”“我想他是关心你而已！”沈休文维护着这个已经不存在的客户范斌。

“当然。”文宓怨怨地苦笑：“不过，有时关心也是折磨！”“对不起，我不能代他说对不起。”沈休文说。

“好了！”文宓把烟蒂弄熄：“我老老实实在地答了你的问题，你也应该老老实实在地回答我的问题吧？”“什么问题？”“我迟迟不上来的原因，是恐怕除了我之外，还有别的女士在看了报上的启事后上来。”文宓说：“我不想做其中的一个。然而，不上来见你，我又不会知道。”“这个……这个是我不能答你的问题。”“不能吗？呀，是了，律师不能披露客户嘱咐的事。”文宓慧

黠地点头：“方璧君有上过来吗？朱丽莉有上过来吗？”沈休文呆了两秒钟，抱歉地说：“你的猜想，不是我的回答。”“谢谢，你已经答了我。”文宓得意地灿然一笑：“你刚才想了两秒钟才开口！”沈休文选择不作反应。

“还有一位没上来吧？”文宓没放过他。

“我不明白你的意思。”沈休文说。

“要是上来了，你便不会一听见个‘宁’字便追问不已！”文宓说。

“好，既然你知道，便请帮我一个忙。宁三公子确不是宁国起？”沈休文问。

“的确不是。”文宓答。

“那末，宁三公子是谁？”沈休文问。

“宁三公子是谁有什么关系？这个人已经死了！”文宓的语气没有难过的成份。

“已经死了？”“已经死了！”“什么时候？”“当然是在范斌之后，不然他不会托你去找！”文宓冷冷地说。

“怎么死的？”沈休文问。

“我不清楚。”“宁三公子是你的亲戚？”“不是。”文宓说：“我知道的已经告诉你，再问我也不晓得了！”这时会计部已经打好了一百万元的收条，祖祖又拿这个借口，再进来一次。

文宓签收了支票，便站起身来。

“再见，石太大！”沈休文礼貌地说。

“希望不会！”文宓漠然地说。

第二章 小树作为坟墓

文宓去了，宁三公子死了……沈休文感到纳闷，感到老是有点东西不对劲，晚饭后喝了几杯闷酒，独自跑了去一间著名的“的士够格”。他平日最怕吵声，但是在纳闷时，却喜欢到“的士够格”，让震耳欲聋的音乐充塞他的脑袋。

“的士够格”照例有不少青年男女，沈休文感到自己有点超龄，虽然在律师群中，他算是年青的一个。

在邻桌坐着热闹的，是一群十八岁到二十五六岁的男孩子，有些很时髦，有些很秀美，有些眼里膘着嗲气，有些眼里蓄着挑逗，沈休文看得出，这是一群同性恋者。这个不足为奇，沈休文从不介意同性恋者，令他奇怪的，是混在这群同性恋者中的一位年轻小姐，看上去廿三、四岁左右，正在无拘无束地跟那些男孩子熟络地聊天吃酒。

细看，这女孩子的五官十分动人，一双飘呀飘呀的大眼睛，弯弯的嘴角象常含着笑，一把长发摆来摆去，沈休文不明白这样的女孩子怎会没有男朋友在身边。

不久，其中一位男孩子站起身来，那女孩子一把拉他到舞池共舞。她那细长的腰扭动着，舞得象株夜风里的垂杨，性感中透着潇洒，潇洒中透着飘逸，她的舞姿是有控制的美丽，不是没教养的女人那种失态的狂放。

“好奇怪的一个女孩子！”沈休文边呷着酒边想。

才跳了两只舞，那女孩子便跟那男孩子返回座中了！

“阿弟，我给了你个机会表演舞姿，现在该少闷点了吧？”那女孩子对那男孩子说。

“又没有人欣赏我，表演什么？”叫做阿弟的那男孩子颓丧地说。

“那你老早跟我说不要跳好了，省得我白出一身汗！”那女孩子说：“人家失恋你失恋，就没见过你这么天愁地惨的！”“宁三，你不明白的！”座中一个男孩子说；“我们找对象不如你们容易！”“宁三”这两个字象雷殛般打到沈休文耳朵里！

“别灰心！人怎会没人要？”被唤作“宁三”的那女孩子说：“你看看街上，再丑再笨的人也有人娶有人嫁！”“对啊！宁三公子万岁！”另外两个男孩子起哄地举着酒杯说。

宁三公子？文宓不是说宁三公子已经死了？而且宁三公子又怎会是个女郎？“对不起！”沈休文忍不住爬了半个身过去：“请恕我冒昧，不过，我觉得这位小姐的名字叫做宁三公子很有趣……我只是想说，很特别，很好听。”“好！谢谢你！”叫做阿弟那男孩子保护式的代答了，其他几个温和地把沈休文半推半送地按回原位，显然他们以为他是醉汉。

沈休文有点后悔自己的莽招，然而，今天让这位叫宁三公子的女郎跑掉了，又不知何时才可以再找到她，所以孤注一掷地大声嚷了两个字：“范斌！”这两个字显然生了效。那女郎问：“你是谁？”“我是沈休文律师。”沈休文忙递过名片。

女郎接过了看，其他的男孩子都说：“别理他！”而叫做阿弟的那个却若有所思地默不作声。

“不，不！”那女郎站起身来：“你们别担心，不要紧的。”说罢便走过沈休文那边坐下。

“宁……宁小姐？”沈休文一时还未能接受宁三公子居然是个女郎。

“是。”女郎点点头：“熟朋友都叫我宁三公子，或者宁三，不熟的才叫我名字。”“请问你的名字是什么？”“宁仪。”女郎说：“这名字只有在念书时老师叫的。爸妈自幼唤我做宁三，我小时又顽皮，家里的老佣人拿我没法，说这个老三应该是男孩子投胎，我应是宁三公子，不是宁三小姐，同学们听着好玩，便常叫我做宁三公子，于是这浑号便叫开了，我自己也喜欢！”“原来如此！”沈休文说：“我一直在找宁先生！”“为什么找我？”宁三问。

“既然你认得我的名片，”沈休文说：“那你一定看过报上那段启事了？”“对。”宁三说。

“你没有反应？”沈休文问。

“有反应也不需要找你！”宁三说：“那是我自己的事，与你无关，与律师楼无关！”“即使有人说你已经死了？”“什么？”“有人说你已经死了！”沈休文重复一次。

“谁那么关心我，说我死了？”宁三俏皮地问。

“这个我不能说。”“你不说我便不听罢了！”宁三毫不在乎地说：“反正我没有死！”沈休文觉得自己很笨，想知道文宓为什么说宁三公子死了的是他，而不是宁本人。沈休文想了想，问道：“宁国起是你的什么人？”“宁国起？宁国起是我的大哥！”宁三答道：“你认识他吗？”“见过一次。”沈休文答；“是你的表姐文宓介绍的。”“文宓表姐？”宁三笑了笑：“那当然了！她

看了启事，上过你的律师楼吧？”“这个……”沈休文不晓得说好还是不说好。

“这个你又不不能说，是吗？”宁三的大眼睛在沈休文脸上一溜：“不能说便别说了，老实说，关我什么事？”“为什么你什么也不紧张，什么也不在乎？”沈休文奇怪地问：“范斌的启事显然与你有关，你不上律师楼，人家说你死了，你又不在于！”“你倒紧张了？”宁三那弯弯的嘴角，似乎在嘲笑沈休文：“一定是文宓说我死了啦！”

是不是？我在乎什么？生气的是说我死了的人，不是我！”“你跟你表姐不和？”沈休文问。

“谁跟她不和？我才没空跟她不和哩！”宁三摇摇她那把长发。

“你的嘴巴比我还密，问了半天，我对你一无所知——除了你认为什么与你无关之外。”沈休文先后见过范斌三个女人对看他亦悲亦愁，宁三倒是个意外！

“我不是认为什么都与我无关，”宁三说：“而是，我只关心我喜欢的人、喜欢的事。”“你不喜欢范斌？”沈休文问。

“不喜欢？”宁三微微地侧过头，凝视着沈休文：“沈律师，如果你是代范斌调查谁最爱他的话，那就不必了。要是他到死时还不知道，我也无所谓说了！”宁三唏嘘地垂下她的长发，长发遮住她半边侧脸，长长的睫毛依然翘在长发之外。

“宁小姐，”沈休文说：“对不起，我不是想查问什么，范先生委托我代他办一点事，劳烦你上律师楼一趟。”“我说过我不上！”宁三固执地说。

“宁小姐，”沈休文诚恳地说：“我很为难，我不能不尽责任，有负范先生所托。”“他叫你找我做什么？”宁三问。

“他要我交给你一百万！”沈休文说。

“他有没有什么给小莉？”宁三问。一点也不关心她的一百万，“你是说，朱丽莉的女儿？”沈休文料不到宁三会提起小莉，“是。”宁三叹了口气：“他始终不知道！”“不知道什么？”“小莉是他的骨肉！”“朱丽莉说小莉不是他的女儿。”“唉！丽莉姐，一生都在维护他！”宁三说：“这样吧，你把他给我那一百万元替小莉做个信托金吧！那末她长大了，升学什么的都有个保障。”

“你怎能肯定小莉是范先生的女儿？”沈休文说：“谁告诉你的？”“丽莉姐告诉我的，但是她不许我告诉范斌。你去问她好了！”宁三说：“沈律师，我要走了，请你不要勉强我上律师楼，我没有事要交代，也不想知道什么！”沈休文依着地址，到了朱丽莉家。那是铜锣湾一层五百多呎的小型单位。里面的陈设有点凌乱，显然朱丽莉不是个十分着重收拾的人。

“沈律师，对不起，地方太乱了！”朱丽莉手忙脚乱地在地上拾起一把头刷，在桌子上捡起立口红，又把沙发上的垫子摆回原位，还拍了几下。

“朱小姐。不要客气。”沈休文说：“小莉上学了吗？”“上学了！”丽莉说：“你要茶还是咖啡？汽水？还是要点汤？”“清茶好了，谢谢！”“真的不要点汤？”丽莉热心地说：“单身汉老是汤水不够的。”“不用麻烦你了！”“不麻烦的，热一热就成了！”丽莉看见地上还躺着个洋娃娃，不好意思地忙捡起来：“我对收拾地方不在行，烧菜我倒是顶拿手，我可以一个人烧出二十四人吃的十几道菜！”“朱小姐，清茶成了。”沈休文礼貌地说：“我有些事要跟你谈，小孩子不在时最好，所以你别忙弄汤去了！”“什么事？”丽莉边说边坐下。

“我见过了宁小姐……”“宁仪？”“是，你们认识吗？”“认识。范斌的女朋友中，只有她肯跟我说话。”丽莉摊开了手，做了个无可奈何的姿势：“有些看不起我啦，有些吃醋啦！其实，有什么醋好吃？范斌只不过是我的老朋友，我又不要争……”“宁小姐说小莉是范斌的骨肉。”沈休文截止了她的独白。

丽莉沉默了一会。

“她不是说谎吧？”沈休文问。

“宁小姐不是个说谎的人，她是个好女孩！不象那自以为了不起的文宓！都是大富人家的千金嘛！宁小姐可一点也没想到什么阶级不阶级的！”“朱小姐，别岔开话题，小莉是不是范斌的女儿？”“你不会说出去？”丽莉担心地问。

“不会。”“不是为我自己，是为范斌！”丽莉强调地说。

“范斌已经不在人世了！”“沈律师。”丽莉说：“范斌留给影迷的形象，是个白马王子式的人物，要是一下子揭发他有个私生女，那便不好了。何况，正如你说，人已经死了，何必再翻历史？反正我会好好抚养小莉的。”“为什么他生前你不告诉他？”“沈律师，范斌是个好人，要是他知道了，无论那对他有什么影响，无论他爱不爱我，他都会跟我结婚的，那又何苦来呢？”“结婚有什么不妥？”“你不明白的，沈律师。”丽莉解释：“要是你象我一般，看着他从十四岁起做片场小工，受尽凌辱吃尽苦头的才成为明星。你便会知道一切得来不易。小莉出生那年，他才廿三岁，刚刚冒出头来，要是他跟我结了婚，还有个女儿，你说他怎会红得起来？观众要的是白马王子，不是要个娶了个年纪比他大的肉弹、又有个女儿的小丈夫！……何况，我的名声又不好……观众怎会了解？我没念过很多书，又没人教导，我要找生活，而且，年少时我并不晓得，什么是好名声什么是不好，总之有锋头出，有得见报便以为很好了！”“你一直没告诉范斌女儿是他的？”“当然没有。我想他有点思疑，不过，我一晓得怀了孩子便马上嫁了个南洋商人了，小莉是跟我那丈夫姓黄的。”“那位黄先生呢？”“我和他的婚姻只维持了一年，没感情嘛！”丽莉说：“我对他不起就是了！”“你是如此爱范斌？”“是爱、是同情、是习惯。”丽莉在想适合的形容词：“我和范斌的感情很奇怪，那是段很美丽、很醇的感情。可是，就差那么一点点，我知道我不是他找寻的妻子。”“你怎知道？”“我怎知道？他不会为我而发狂。我只不过是个他喜爱而又珍惜的习惯。”“你只不过是什么？”丽莉突然咬文嚼字起来，沈休文反而听不清楚她在说什么。

“我说，我只不过是个他喜爱而又珍惜的习惯！”丽莉一个字一个字地在慢慢念。

“哦……”沈休文在消化这句话的意思。

“这句话是我从一本小说中看回来的，我觉得这恰巧就是范斌对我的感情，所以便记着了。我平时是不大看书的，连‘读者文摘’也看不下去，说起来也真丢人！”丽莉说。

“宁小姐要将她那一百万给了小莉做个信托金，你意思怎样？”沈休文问。

“宁小姐本身没有多少钱，却老是顾着我们母女！”丽莉叹道。

“你又说她是大富人家的千金，她的哥哥是宁国起嘛！”沈休文不解地问：“怎么她没有很多钱？”“宁小姐这么同情小莉，因为她自己也是私生女。

她是宁老先生在外头生的，一岁多便带回家里养，她根本不晓得母亲是谁。宁老先生虽然很疼她，但始终和其他兄弟姐妹不同，宁太太对她没什么，但总没有母亲那份关怀和细心。而且，她年纪轻，信用卡是装满了皮包，她买什么都可以签卡，但她名下是没有财产的。也许宁先生去后会留给她一些什么，不过两者还健在哩，我相信宁小姐从未有过一百万现款！”丽莉说。

“她是个奇怪的女孩子，什么也不大在乎！”沈休文说。

“范斌去后我没见过她，灵堂她也没有去。”丽莉想起当日的事，她守在灵堂，方璧君白着脸孔来坐了一夜。什么也没有说。文宓和丈夫联名送了个花圈，人倒没有来，宁小姐却是人不出现，花圈也没有。然而，丽莉最担心的便是她。

“宁小姐是个有真性情的女孩子，她从不说不说心事，但是我知道，范斌的死对她打击很大！”丽莉告诉沈休文：“这样吧，你问她好不好跟我见面，我也想跟她谈谈！”“可是。我没有她的电话地址。”沈休文说：“我只是在‘的士够格’碰见她。”“我有她的电话地址，不过五年来都没找到过她。”丽莉拿起电话旁的地址簿，翻了宁仪的地址出来给沈休文：“那是宁家的大屋，不过，范斌死时宁小姐还在念大学，她是放假才从美国回来的，有时又不晓得有没有回来，所以很难找，你试试吧！代我问候她！”沈休文打了几次电话，都找不着宁三，不论那个时辰，都是说出去了。沈休文怀疑，宁三在故意避他的电话。他不明白，宁三为什么要把所有和范斌有关的人和事，都避得那么远。

“你那个怪任务，做完了没有？”曾律师问他。

“除了朱丽莉和文宓都签收了一百万外，什么下文也没有！”沈休文说。

这时，电话响了：“喂？”“沈律师，我是陈太……方璧君。”“呀！陈太，你打电话来最好了！”沈休文说。

“我托你办的事办好了没有？”“我！我有点困难……”“好吧！我上来！”没隔多久，方璧君上来了，一件黑色无袖旗袍，衬得她的双臂象是冰雪雕出来的一样。

她没有文宓的华采风韵，但是沈休文开始觉得她很耐看，羊脂白玉似的一张脸，配上清秀的长眉和粉红色的小唇，真有点却嫌脂粉污颜色的味道。

“沈律师，我上来签收那一百万。”方璧君说。

沈休文如释重负地叫会计部准备收条。

方璧君平静地签收了，一点也没给沈休文麻烦。

“我很高兴你改变了主意！”沈休文说。

“我并没有改变主意！我还是要这一百万送给石建国！”方璧君娇滴滴地一笑，然而，沈休文觉得她的笑有点寒意。

“你办不来，我办！”方璧君继续说：“石建国的汽水厂地址，谁都找得到！”沈休文不好说什么，只好目送她离去。

祖祖把一些文件拿进来，望望沈休文桌上的日历，好几天没有照了，祖祖轻轻地替他翻好日子。

“八月十日！”沈休文突然想起一件事：“我几乎忘了！”八月十日，是范斌叫他开第二个信封的日子。

沈律师：

八月十七是宁三公子的生辰，请替我买一颗十五毫米直径左右的南洋珠坠子给她。

范斌

沈休文对珠宝一窍不通。幸而拍挡黄律师的太太对珠宝一向有研究。

“十五毫米直径的南洋珠 7 不是要便马上有的，代你我找吧！”黄太太说。

找了几天，终于有间名珠宝店找来了颗光滑无暇的。黄太太又买了条简单的白金项链，把珠坠子吊着。

“范斌不肯让任何女人忘记他！”黄太太说：“要是我，也忘不掉呀！这么浪漫，这么情深款款！哎！老黄有他十份一情趣便好了！”沈休文在想着刚才开保险箱时看见的一叠信封，上面都有不同的日子，沈休文怀疑也许还有叫他代购生日礼物的。

“你还得自己送去哩，小沈！”黄太太说：“那位小姐，不知会哭得怎么了，你应付得来吧？”“我祈祷她不要哭！女人一哭，我便手足无措！”沈休文说。

然而，电话永远找不着宁三，沈休文只好送封信去，说范斌有份生日礼物送给她，请她八月十七日早上十时见面。

八月十七日晨，沈休文在办公室紧张地等，不晓得宁三会不会出现，因为她根本没有回复。九时多，祖祖走进来说：“有位宁小姐说十时正在楼下等你，请你不要迟到，她驾着车！”沈休文九时四十五分便拿着珠坠子下去等，一面等一面担心宁三不来。

十时正，一辆小型吉普车在他面前停住，一位长发少女招手叫他上车。一看，那是宁三，她穿了件宽宽大大的麻质白恤衫，腰带束着细细的腰，一条麻包袋颜色的长裤勾划出她那双潇洒的长腿，腿旁有束花。

“我还担心你不来！”沈休文上了车说。

“我说过来便来，不来便不来！”宁三说。

“我还以为女人善变，老是拿不定主意的！”沈休文笑着说。

“我不善变。”宁三说。

“我们到哪儿去？”沈休文问。

“到一个我喜欢到的地方。”宁三说。

“你要不要先看礼物！”“到了才看吧！”宁三说。

驾了近一小时车，宁三没作声，沈休文亦不敢跟她说什么。

车子在个偏僻的郊区路口停下，沈休文跟着宁三走了一段曲曲折折的下坡路，到了个小沙滩。

宁三把手中那束花，放在沙滩一角的一棵小树下，默默地坐着，双眼蓄着哀伤，沈休文不晓得她在想什么。

“呀，我忘了说，生辰快乐！”沈休文尴尬地说：“这是范先生送给你的礼物。”宁三把盒子打开，把珠坠子握在手中一会，然后把它戴上，望着海。

“对不起，我忘了说，麻烦你了！”宁三在静默了半响后说。

“宁小姐，这是什么地方？”沈休文不明白她为什么要来这个不起眼的小海滩。

“这是……”宁三自嘲地说：“这是范斌的墓——我的傻主意。”沈休文望着她。

“当然，范斌不葬在这里。”宁三抚摸着那棵小树：“五年前，我种下了这槐树，就当这是他的坟墓。……从前我们常来这里的。我想，他会在这儿，多过在他现在的坟墓里，你说是不是呢？”看见沈休文答不上什么话来，宁

三笑笑说：“幽灵也会常到他喜欢的地方，而不会躺在那可怕的棺材里，对不对？”“我想是吧！”沈休文从没想过那些事。

宁三沉溺在自己的回忆里，根本没留心沈休文的答案。

在得悉范斌死讯那天，宁三独个儿跑到范斌的居所，她有门匙。

房子里没有人，范斌的佣人和司机都出了去忙着做一些主人死后的琐碎事。

宁三梦游似的在屋子里走着，在范斌爱跟她一起挤着聊天的沙发上坐了片刻，在范斌的床上躺了一会，拿走了一本他爱看的杂志，和一件他常穿的恤衫。

回到家里，她把杂志和恤衫藏在箱子里，唯恐有人把那些东西抢了去。

以后的几天，是一片空白。

……沈休文见她出神地坐着，不敢走开，也不敢动。

宁三在追忆，她初次见到范斌那一天。那时她十七岁，刚念完中六，在放暑假，文宓表姐对她说：“别让范斌知道我决定嫁给石建国！”那时，范斌来了，深邃的眼睛和方方的下唇，有慑人的魅力。

然而，范斌只看着文宓，一点也没注意到文宓身旁那位十七岁的姑娘……“今天出海好吗？”范斌一把搂着文宓的腰肢，亲了亲文宓那头大波浪型的及肩柔发。

文宓在他怀里挨了一下，“唔”地一声表示好。

这时，范斌才发觉站在文宓身后几步有位十几岁的大女孩，头发短短直直的，撑着一双长腿，出奇地在看他们。

“呀！这是我的表妹宁三。”文宓突然省起宁三站在那儿：“宁三，这位是范斌先生。”宁三当然认得范斌，她初同学们都看过他的电影。宁三一脸的出奇，只因为她不明白，为什么表姐刚决定了嫁给石建国，见了范斌却若无其事的亲热得扭在一块，“范先生，你好！”宁三跟范斌只握了握手。

范斌朗着她的大眼睛笑了笑，问怀中的文宓：“你表妹叫做宁三？”“是。她姓宁。”文宓说。

“一、二、三的三？”范斌奇怪地问。

“是呀！她排行第三。”文宓说。

“别告诉我她的姐姐叫宁二，妹妹叫宁四！”范斌依然不信：“你姨丈起名字，也太省气力了！”“不！不！不！”文宓吃吃地笑了起来：“宁三是小名，她单名一个仪字。唉！每次介绍她，我都得说故事！”“什么故事？”范斌问。

宁三顽皮地笑着不作声。

“这捣蛋呀，自小爱闯祸，男孩子也没她顽皮！”文宓边说边敲了宁三的头一下：“小时她在家里找到梯子绳子，爬上了梯子，把大厅的水晶灯每盏缚上一根绳子，然后她便从这根绳子荡过去另一根绳子扮泰山，结果灯给扯了下来，她也摔得头上起疙瘩！”“是大哥告诉我人猿泰山的故事的！”宁三说。

“这些事层出不穷，男孩子也自叹不如，所以她家的佣人便说她是男孩子投错胎，叫她做三公子了！总之，她从五、六岁起便被我们叫做宁三的了！宁仪这名字怎样象她！”文宓边说边摇头，范斌听得直笑。宁三却有如听人朗诵自己的杰作一样，得意地站着。

“你妈妈不打你吗？”范斌问。

“不打，不骂，也不理！”宁三说，脸上的表情不大开心。

文宓忙岔开话题：“别多说了，上船吧！把小顽童也带去好不好？”
“好！好！”范斌说。

“我不是小顽童！”宁三摇摇她那头乱乱的短发：“我中六都念完了！”
“哦！会考了吗？”范斌对学校似乎很有兴趣。

“去年考了，三优二良！”宁三耸耸肩头：“其他的科目没尾巴！”“这顽童念书一向不错的！”文宓说：“放完暑假她便到美国升学了！”“我真羡慕你！”范斌说。

“我倒羡慕你们不用再上学哩！”宁三说：“上学太有规律了！我喜欢一连三天不睡觉。一连三天不起床！”范斌笑着，拉着文宓的手坐了跑车前面，宁三得横着身子缩在后边，在夫皇后码头途中，范斌只顾和文宓亲热地谈笑，文宓唔唔呀呀地发嗲，宁三觉得没有人记得她在后面。

到了皇后码头前，文宓仪态万千地下车，范斌却被一群影迷团团围住要签名，文宓站了半天，影迷们也似乎没发觉范斌有女友在站着等，有些还打了她个包踉挤进去看范斌。文宓厌恶地皱了眉头，拖着宁三先往码头走。范斌再签了一会名字，才摆脱了影迷赶上去找她们。

上了范斌那只中型游船，文宓穿了件一件头泳衣，懒洋洋地在甲板上晒太阳，范斌轻轻地替她抹日光油，雄伟的身躯，在太阳下显得更加伟岸。

宁三在旅行袋里掏出两件泳衣，一件一件头，一件比基尼，她想了一会，穿上了比基尼。她的皮肤早已晒成蜜糖色，宁三照照镜子，觉得自己也不错，在学校，有很多男同学追求她，她亦换过很多男朋友，宁三认为自己经验老到，挥挥手男孩子便过来，想不到文宓表姐一直把她当个顽皮的男童般介绍，而范斌又好象完全没有被她吸引，她好不服气[走上了甲板。范斌正俯首跟躺着的文宓喁喁私语，范斌那如罗马武士似的侧影，令宁三的心扑扑地跳，然而范斌只顾用手指勾着文宓卷曲的青丝，仿佛世上除了文宓，便没有东西值得他看。

宁三穿着比基尼在两人面前打了个转，希望范斌看见她的长腿，和那令男朋友们看定了眼睛的健美身材，只可惜范斌叫她不用客气，要是想滑水便叫艇童开快艇好了。宁三从未被男性这么忽视过，文宓倒是从眼角膘到了小表妹那已经发育完全的体态，她故意当作看不见，反而把一双手臂勾在范斌颈上。

宁三扑通一声跳下水里，游了好一阵子。到了个小沙滩，抽起匍匐在沙上的野花，扯个痛快！小滩石多，宁三跟来蹬去的乱走，一个不小心，让石块和贝壳刺破了脚底，血涔涔地流出，宁三喃喃地骂：“死脚！死脚！”没好气地游回船上找纱布。

“什么事了？”文宓看见她的样子，忙问她。

“刺破脚底了！”范斌看见一些血：“快坐下，快坐下！”范斌很快地去拿了红药水和纱布来，扶宁三坐下，轻轻地拿着她那只受伤脚，用湿了清水的药棉揩洗。范斌的一双手是那么的温柔，宁三是第一次受到他的触摸，忍不住哇的一声哭起来，“对不起！对不起！”范斌吓了一跳，还以为弄痛了她：“不过你得忍着点，不洗干净，伤口会发炎的！”“很痛吧？宁三！”文宓关切地问。

宁三答不出话，只在唏哩呼啦地哭。

“好了！好了！”文宓教洲地说：“别四处乱跑了，躺下晒晒太阳吧！”宁三想起刚才范斌替文宓涂日光油的旖旎，心里又嫉妒又羡慕。这时，范斌随

手递过一瓶日光油：“日光油你拿去涂好了！”“不要！”宁三说。

“不要？”范斌把日光油放在她旁边。

“不涂！”宁三负气地把头埋在臂中，俯卧在甲板上。

“宁三！”文宓不高兴宁三的没礼貌。

宁三不睬她，动也不动装睡。

“别理她了！小孩子脾气！”文宓对范斌说。

“我们开快艇去！”范斌拖着文宓的手向船尾走。

宁三偷偷地露出一只眼睛，看他俩在快艇上，一时拥抱，一时欢笑，她一面羡慕文宓，一面在想：“她什么时候才告诉范斌不要他？”船泊岸时，黄昏六时多了。看范斌和文宓的神情，大概是不想她跟着，所以宁三说：“不用送我回家了，我约了比利在‘摩罗街’见。”“好，那我们在希尔顿放下你吧！”范斌说。

宁三到了“摩罗街”，打电话给比利，命令他马上来。比利遵命到了。

“怎么昨天说没有空，现在又有了？”比利问。

“我突然闷起来！”宁三说。

“闷什么？”比利准备大献殷勤。

宁三望了他一眼，不答他。

“呀！你真的是心情不好了！”比利边说边在想如何逗她开心。

“你不用代我心烦了！”宁三说：“你不明白的！”“什么事呀？没有大学收你吗？”比利问。

“怎么没有？”宁三鼓起了嘴巴：“华沙、加省大学和史丹福都收了我，我还没决定去哪一间！”“我多半去波士顿大学。”比利说：“你没申请那一间吗？”“没有。”宁三说：“开玩笑吗？姑母住在那儿，去了岂不让她日夜看管着？我要去个断六亲的地方，没有人可以管我！”“跟我一块去嘛！有个伴儿！”比利求她。

“我不要伴儿！”宁三说。

“不过，我可以随时飞去你的学校看你的。”比利说：“假若你去华沙便远点，加州可离波士顿远一些了！”“华沙是女子大学，我怕闷哩！”宁三说：“最好一年转一问，体会一下不同风味！”“一年转一间？我听见已经烦了！”比利说：“你不怕烦？”“有什么麻烦？”宁三说：“搬报屋报报书而已！”谈了一会升学，宁三突然问比利：“你猜我长长了头发会不会好看？”“我怎知道！”比利说。

“男人是不是喜欢女人长头发的？”宁三脑中浮起范斌的手在文宓的长发中爱抚的画面。

“你这样很好看呀！”比利看着宁三的短发说。

“唉！”宁三叹了口气：“明知你什么也不懂的！”“别装老了！我比你大两年哩！”比利不服气地说：“我看这世界至少看多过你两年！”宁三不能说比利不对，不过，不知怎的，跟十几岁的男孩在一起，宁三开始感到无聊。

今天，范斌那种令人心向往之的魅力，那双手的温柔，令她不禁想了又想。

想起范斌，宁三一并想起了文宓表姐在他面前的娇媚，她设法记住，文宓表姐令范斌神魂颠倒的表情。

“我们去兜兜风好吗？”比利问。

“唔？”宁三嗲嗲地从鼻孔中唔了一声，一个媚眼飘过去，不知不觉地

用上了文宓的表情。比利受宠若惊地怔怔望住宁三，诧异她突然来个一百八十度转变，刚才还在奚落他，忽地却向他发起嗲来！

“那我们去了？”比利陶醉地问。

“去什么？”宁三的媚眼一试生效，自己倒不好意思起来。

“去兜风呀！”“对不起，比利，不去了！”宁三带着歉意找借口：“我今天游泳刺破了脚底，我想回家去了！”“噢！是吗？”比利口快地说：“不回家行不行？你又不觉得脚痛！”“我要回家行不行？”宁三不高兴地回敬他一句。心想这比利真不懂温柔，不象范斌那双轻轻呵护她伤足的手……回到家里，躺在床上，宁三感到莫名的惆怅，跟小男朋友们风平浪静地约会，拍拍拖，一点新鲜也没有，大不了呕呕气，吵吵嘴，总没有范斌跟文宓那种浓浓的情调。她不明白成年人为什么老说羡慕他们的青春！

第三章 心上缠了秀发

翌日是星期天，文宓一早过来找宁三的大哥宁国起打网球。宁三的脚倒真的痛起来了，只好从窗口看他们在花园旁边的网球场打球。打了好一会，文宓和宁国起不行了，朝屋里走，宁三忙拐下楼梯，准备去客厅趁热闹。

“你应该告诉范斌了！你打算拖到几时？”宁国起说。

“我知道！”文宓叹了口气：“老实说，我舍不得他！”“石建国是你自己选的！”宁国起说：“没有人逼你今年结婚！”“但是我和范斌是没有结果的！”文宓说：“我喜欢的是范斌的人，不是他的工作。我觉得我跟电影圈格格不入，我并不向往做大明星的太太！”“当然，嫁给范斌，你会有什么光荣，走在街上，人家注意的是范斌，不是你！”“话又不是那么说！”文宓不以为然。

“文宓，我们一同长大，我太了解你了！”宁国起说：“你一向象凤凰般让人捧着，在我们的圈子里，你是皇后，跟着范斌，你只是他的女朋友？”“电影圈的人跟我们的价值观念不同。”文宓说：“我不大习惯。你知道，我从不去片场看范斌拍片的，我怕记者拍照。”“你怕别的男朋友看见你跟范斌的照片才是真话！”宁国起说：“你有多少事瞒着他？”“国起，这两年来我没有别人，你不是不知道的！”“是，除了石建国之外！除了你准备将来还有的别人之外！”宁国起讽刺地说。

“我实在最爱他！”文宓说：“但是我知道，假使我嫁了给他，我们始终有一天会不能相处。”“文宓，你是应该嫁给个出身和背景跟你相同的人的！”宁国起说：“俗话说竹门对竹门，木门对木门，不是没有道理的，出身和背景相近，大家容易相处。我是说，你不应跟范斌混下去了！我不是说他有什么不好，而是，你和他根本是两个世界的人，恋爱时，你们各自从自己的世界中跑出来，聚在一起，结了婚便得回到现实了！”“所以我说我跟他是没有结果的，所以我决定嫁给石建国！但我不是存心玩弄范斌，认识他两年来，我都是真心真意对他。”“文宓，你自小便很清楚你想要什么，你只不过是划出两年给范斌而已，你晓得什么时候停止，但是范斌并不晓得，他眼中只有你，总不能象你这样，说停便停！”宁国起说：“我是反对你选择他，不过，

我也觉得你太自私！”“国起！不要说我自私！没有人比我给过他更多快乐！”文宓说。

“对！然而，也没有人象你那般把快乐从他手中一把抢走！你好好地对他说，快点跟他说！”文宓低头不语，宁三乘机走进客厅，装作什么也没有听见：“大哥，表姐，早晨！”“脚怎么了？”文宓亦趁机转了话题。“好象有点肿，不过不碍事，你仍然可以带我去买衣服！”宁三说；“好吧！”文宓说：“你先跟我回家，我换了衣服再跟你去！”宁三坐在文宓的房间里，看着文宓化妆，换衣服，她一向崇拜这位美丽出众的表姐。她相信文宓爱范斌，然而她不同意文宓不能嫁给他。

“表姐，你不如嫁给范斌吧！”宁三说。

文宓想了一想，问：“你觉得他很好？”“是的。”“石建国不好吗？”“石哥哥没什么好不好，一个人没什么好不好，就没有好的好了！”“我不晓得你在说什么！”“表姐，你不要以为我不懂！”宁三努力表达自己的意见：“或者，你以为嫁石哥哥好，其实是不好呢？”“为什么会不好？”“你会闷的！”宁三说。

这时，电话响了，是范斌约文宓出外，他有问题要跟她商量，文宓叫他到半岛酒店咖啡室等她。

“那我呢？你不陪我买衣服了？”宁三其实不大紧张买衣服，只是想跟着去。

“你一块来好了！”文宓说：“他有些拍片的问题跟我谈，你也来无妨，只不过别乱说话！”宁三满口答应了。

范斌在较僻静的桌子坐着，看见宁三跟着文宓来，起先有点错愕，不过很快便和气地笑起来：“你的脚还疼吗？昨天哭得哇哇叫，倒令我担心起来了！”“不怎么疼，谢谢你！”宁三说。

“还能怎么疼呢！都跟着我四处跑了！”文宓笑着说。

“你们谈正经事好了，不用管我！”宁三说。

“文宓，我想要你的意见。”范斌说。

“什么事？”文宓问。

“你知道，我是杨天导演一手捧红的，这些年来，我一直只拍他的电影，他也不高兴我替别的导演拍。”范斌说：“可是，近两年来，杨导演的片子卖座已经差了点，人家说，要是没有我，根本没人要看他的片干！当然，我不会那样想，不过，我有点担心是真的。”“你仍然是最红的影星！”文宓说。

“杨导演在公司里也不那么得势了！”范斌说：“江明导演的戏反而很卖座，还不是用大牌主演的哩！江导演叫我替他拍一部，剧本很好，脚色也很合我心意，所以，我很为难，因为杨导演一定不高兴，会认为我不忠于他，忘恩负义！”文宓想了一会答道：“我认为你应该拍江明的片。我不是叫你忘恩负义，而是跟杨导演拥在一块儿死也不见得是报恩。拍完了江明的片子，你会更红，那时一样可以回头替杨导演拍，你更红只会对他有好处。何况，明星越红，在公司里说话越响，越能够帮助杨导演。”范斌点了点头。

“当然，你得告诉记者，是杨导演鼓励你拍江明的戏的，那末杨导演面子上也好过了！”文宓说。

“我根本上是会征求杨导演同意的，江明不高兴我一样会这样做，我总不能不尊重杨导演！”范斌说。

“总之，不论杨导演和江明喜欢不喜欢，你都要依自己的宗旨去做：一

你要顾及自己的前途，二你要顾及杨导演。”文宓说。

“我想最好的方法是把我心里所想的，老老实实地告诉他们。我虽然想拍江明的电影，但我不能对不起杨导演，没有他我就没有今天！”范斌说：“江明也不能因为他是红导演便给杨导演难堪，我不会让他这么做的，谈不拢顶多不拍而已！”“一定要拍！”文宓说：“你得把他们两个都说服。记着，他们两个都不拥有你！”“嘿！我一直是多人争的！”范斌笑着说：“十四岁做小工时，众人都争着叫我扫地，抬这个搬那个！”宁三见他提起过去的苦时那么轻松，不禁瞪着大眼瞧着他。

“你拿过扫帚没有？”范斌问宁三。

“没有。”宁三答。

“改天我教你！我是熟手工工人，运帚如飞！”范斌说。

“那时你还是孩子哩！你木觉得辛苦吗？”宁三问。

“小姑娘！我没有爸爸，没有妈妈，不做工谁给我饭吃？”宁三发觉，范斌的眼神有孤儿的凄郁，虽然他脸上挂的是个微笑。

“没有人照顾你？”宁三关切地问：“想起来你不难过吗？”范斌摇摇头说：“一切都成过去，人无谓让过去折磨自己，对不对？我常对自己说，都捱过了，那些日子已经不存在了，我还可怜自己干什么？”宁三边点头边从心里赞叹范斌真是男子汉！

“我可以去看你拍片吗？”宁三问。

文宓不同意地瞪了她一眼。

“当然可以！随时欢迎！”范斌爽朗地说。

“什么时候？”宁三兴致勃勃地问。

“后天，我派司机来接你，不然你我不到路的！”范斌说：“文宓，你表妹来，你也破例来一趟吧？”文宓娇娇地摇摇头：“不，我不破例！我等你宵夜好了！”宁三始终不明白，为什么文宓可以完全不受将要下嫁石建国那件事的影响，若无其事地跟范斌依旧象情侣一样。

跟范斌别过后，文宓带着宁三去 JoyceBoutique。

“表姐，你打不打算告诉他？”“我已经烦死了！你别罗嗦，我自自分数！”文宓说。

“范斌一定会伤心死了！”宁三在替他难过。

“你别再提这个好不好？”文宓沉着脸，宁三不敢再说什么，只是担心得很。

进到了片场，宁三才知道堂皇的布景其实没个舒适的角落，旁观者更加坐没地方坐，站没好地站，要不是为了看范斌，她老早回家了！那部是古装片，范斌演流浪剑客，满脸的沧桑沉郁，宁三觉得他少年时的凄苦，此刻都现在脸上。

拍了几个镜头，换机位打灯，范斌可以休息一会，跑过来招呼宁三。

“我这个扮相蓬头垢脸的，是不是很丑怪？”范斌问她。

“不！一点也不丑怪！我……我很喜欢！”宁三由衷地说。

“文宓在等我收工吧？”范斌紧张地问。

“是呀！”宁三答。

“收工后，我们去……”话才说了一半，范斌突然停了口，脸色一沉。

宁三回头看，后面站了个脸如寒霜，肤色皓白的女子。工作人员窃窃私语，宁三见人说：“那是范斌旧时的女朋友！”“她跟了他好几年啦！”“又

闹上门来了！”……“范斌！”那肤色皓白的女子把一张支票往他面上直挥过去：“这一百万元支票还给你！”“璧君，我们到外边谈！”范斌说。

“怕被豪门千金知道吗？”那女子显然想闹事了，宁三害怕接触她冷森森的眼光。

“璧君！”范斌想把她扯出去。

“你还要推我吗？”那女子凄凄然地说，流下了泪：“一百万元便要支开我了吗？你以为我要钱，不要你吗？”“璧君！我们两年前已经完了，你何苦令我难堪！”“你难堪？我呢？你不晓得我这两年来过的是什么日子！日等你，夜盼你！”“璧君，我这儿就跟你说明清楚，我们已经完了！我打算跟文小姐结婚！”范斌斩钉截铁地说。

“什么？”那女子呆了，宁三也呆了！

“我打算跟文小姐结婚！”范斌重复一次。

那女子浑身抖颤起来，泣不成声，一步一步地退往布景墙上，把身子紧贴在那儿，神智昏乱地呆站着。

众人都不知道应该怎么应付这个场面，方璧君只是贴墙站着，有如头受伤的小动物般，抖颤着凝视范斌。

“璧君，你回家吧！”范斌已经十分尴尬。

方璧君坚决地摇了摇头，把身子再贴紧墙一点。

“好！你不走我走！”范斌咆哮一声，自己上车去了，忘了宁三也站在那儿，宁三只好跟着他上车。

“范先生，到什么地方去？”司机问。

“回家去！”范斌刚说完又改变主意：“不！不要回家去，先送宁小姐回家。”“那么你呢？”宁三看着他那一身戏服：“你到哪儿去？”范斌这时才省起戏服没有换，头套没有脱。

“回家，刚才那位小姐会不会来找你？”宁三想起了方璧君。

“就是怕她会！”范斌一脸的烦恼。

“不如去找表姐吧！反正你约了她！”宁三说。

“我想独个儿清静一下，我不想见任何人！”范斌用力地把头套扯下：“阿生，先在嘉宁街放下我！”阿生明白地点点头。

范斌在铜锣湾嘉宁街一幢大厦前下了车，夜深，街上行人稀疏，也没有什么人看到范斌的一身戏服。

宁三一百个不想回家，然而，范斌已经鲁鲁莽莽地撒下她跑了。她不怪范斌，她知道他心烦，然而她有一百个疑问：那女人是他的什么人？范斌真的打算娶文宓？文宓打算嫁给石建国哩！

宁三叫阿生送她到文宓那里。

文宓看见宁三独自回来，有点奇怪：“怎么？范斌没拍完你已经不耐烦了？”“不！表姐！我不晓得怎么说……”但是，宁三还是把刚才的情形告诉了文宓。

“那个女人是谁？”宁三问文宓。

“是他从前的女朋友方璧君。范斌都告诉我了。”“原来你们一直纠缠不清！”“不是纠缠不清，范斌认识了我后便没跟她来往，只是她一直在闹，这女人真麻烦！”“范斌当着那许多人面前告诉她他打算跟你结婚！”“他是跟我提过结婚。范斌也真是……怎么在那种情形下告诉她？”“表姐，你要不要打电话给范斌？”“你说他在嘉宁街下了车？”“是。他进了一幢大厦。”“我

晓得他去那儿。”文宓脸上的表情不大高兴。

“那是什么地方？”“那是……那是他朋友的家。”文宓知道那是朱丽莉的家。

“你要不要给他打电话？”“不要！”那夜，宁三留在文宓家里睡觉。文宓叫她睡在客房，不跟她睡。

翌晨宁三醒来，跑进文宓的房间，发觉她倚在床上抽烟，显然一夜没好睡。

“表姐……？”“宁三，叫司机送你回家吧！”文宓心神恍惚地说。

“范斌有电话给你吗？”“没有。”“大小姐！”佣人在轻轻叩房门：“有位方小姐找你，在客厅，她说是范先生叫她来找你的。”文宓定了定神，叫佣人请方小姐等等。

文宓匆匆换了衣服，又犹豫了一下：“我为什么要见她？”“表姐，这是你的家，她能闹得出什么来？我陪你下去！”宁三迫不及待的自告奋勇。

方璧君静静地坐着呷茶，跟昨夜的疯狂判若两人。

“文小姐？”方璧君双眼盯在文宓脸上。

“范斌把我的地址给你？”文宓不想浪费时间。

“不是他叫我来的。我只是想肯定你会下来见我。”方璧君说：“我来过这里好几次，我看着范斌进来，我在门口等。当然，你们都不知道。”“你我有什么事？”“文小姐，范斌是我一生唯一所爱的人，我不能没有他……”

“这是你和他的事，跟我没什么好商量的。”文宓说。

“文小姐，我知道他打算跟你结婚……”方璧君低了低头，再抬头望着文宓：“我不做他的正室也行，我做偏房……我知道，只要你同意，他也不会反对的！”文宓不相信自己的耳朵，更不清楚方璧君是什么意思，一时说不出话来。

“文小姐，我是诚意的，你答应我吧！”方璧君在恳求。

宁三却在想，这女人什么也一厢情愿，她可知道表姐要嫁的是石建国，不是范斌？“文小姐，我和范斌是不可以分开的，无论怎么痛苦，我也不可以不跟他在一起！”“这不是我的事，你去跟范斌说好了！”文宓实在不耐烦。

“他不会听我的，他只听你的，你就当可怜我，答应我吧！”“方小姐，你实在是无理取闹，这怎是我答应不答应的事？”然而，方璧君仍然不断的求下去，亦不肯走，文宓写了一个电话给宁三：“你叫范斌来，我不管了！”说完便上了楼。

宁三摇了电话，起先是个女人接听，然后是范斌。

“表姐说叫你来，那位方小姐不肯走，表姐说她不管了！”方璧君却扯着宁三不停地说：“你代我求求你表姐，她做大，我做小……”宁三但愿范斌快点来，她实在应付不了！

范斌在半小时后到了，一进客厅看见方璧君便说：“你来找她于什么？”方璧君只是在哭。

宁三忙上楼把文宓扯了下来。

“文宓，她跟你说了什么？”范斌着急地问。

“她说，我做大，她做小，她不介意，她要跟你在一起！”文宓没好气地说。

范斌胀红了脖子。

“璧君！你疯了！你要我说多少次，才肯相信我们完了！”“我不相信我

们完了！没有她，我们怎会完了？”方璧君抽咽着：“好，你要娶她，我甘心情愿做侧室，你还想怎样？”“璧君，我只要一个太太！”范斌说。

“你不要我？”方璧君不相信地说：“你不要我？”“璧君你不要再逼我！你已经逼我做了太多我平日做不出的事，说了太多我平日说不出的话！”

“斌，你说吧！我不相信你不要我！”方璧君那种弱者式的咄咄逼人，倒是宁三和文宓没有见过的。

“为什么你要逼我说伤人的话？好！你要我说，我这儿就说：我要娶的是文宓，不是你！”范斌愤怒地说。

“那你是逼我去死！”方璧君开始狂了：“我死了你便可以安心娶她了吧？”“你不死我也一样安心娶她！”范斌说。

“哈！哈！哈！”方璧君凄厉地笑起来：“你就是那样不在乎我？”砰的一声，方璧君把垫茶杯的碟子在几上碰碎，拿着碎片便往腕上割，范斌和文宓手忙脚乱地去拉着她，可是却按不住她歇斯底里的蛮力，宁三只见碟子的碎片在方璧君手中飞舞着，突然她看见方璧君的手腕中流出血来，方璧君死命地割，宁三在情急之下嚷了出来：“方小姐！不要！我表姐要嫁的是石建国，不是范斌！”宁三这么一嚷，整个世界都停止了！

方璧君、文宓、范斌那一角的混乱，突然变得一片无声，三个人一齐望着宁三，方璧君的表情是想再听清楚点，文宓是一脸的恼怒和怪责，范斌却是象中了连他自己也不知来自何处的一刀，震惊地尚未分得出痛与不痛。

三个人的眼光都令宁三害怕，然而她知道，她不能再忍受文宓继续隐瞒真相，她不能再忍受看着范斌被蒙在鼓里 1“表姐已经在上月决定了嫁给石建国！”“我的事不用你代我说！”文宓直斥宁三。

“上个月？决定了？文宓！你……”范斌双手象铁钳般钳着文宓的肩头，把她猛摇。文宓直视他，没有避开他的眼光，她的双眸仍是款款深情，宁三惊讶她的镇定，和她使范斌静下来的本领。文宓的眼睛令范斌软了双手，文宓把头贴住范斌那急促起伏的胸膛，一手揽着他的腰，一手搭住他的肩头，拥着他坐下。

“斌……我不想你分担我内心的痛苦，所以我一直没有提……”文宓眸中闪着泪光。

“文宓！你有什么事应该告诉我！”范斌疼惜地说。

宁三心里却冷笑，分明是文宓自己要嫁石建国，她又有什么痛苦了？她要霸占着范斌到最后一刻才放手！

“你听见她表妹说她决定嫁给别人了，你还听她的鬼话！”方璧君不忿地说。

文宓抬头对方璧君说：“方小姐，你先去医生处看看伤口吧！让我跟范斌说几句话。你们两人还有一生一世，就给我一点时间吧！”文宓一句“你们还有一生一世”，果然令方璧君安心了。

“你晚点来看我！”方璧君对范斌说。

范斌“唔！”了一声，方璧君有点担心地定了。

支开了方璧君，文宓继续跟范斌说话：“我的家庭，和很多其它问题，都令我……都令我……”文宓楚楚地凝视范斌：“我这辈子，也不会忘记，也不会再有，跟你在一起时的快乐……”宁三第一次亲眼看见文宓摆布范斌的手段，以文宓的性情，她若是要嫁范斌，根本没有人可以阻止她，而她，却令范斌以为她的选择是无奈的。

“文宓，我们仍可以快乐的，你跟我走，顶多我们到别的地方去！”文宓摇摇头。

几下稳重的皮鞋声，宁国起进来了，他是来接宁三回家的，料不到范斌也在。宁国起有礼但不热诚地向范斌点了点头。文宓看见宁国起到，便不想用自己的口告诉范斌，她无论如何也是嫁石建国的话。

“表哥！”文宓请宁国起坐下：“我们在谈着一个问题，我也不知道如何是好了……”“什么问题？”宁国起问。

文宓在沉吟，范斌直截了当地说：“文宓的婚事。我和文宓其实可以……”“文宓的婚事？那是已经决定了的，她会嫁给石建国。”宁国起截断了他说的话。

“文宓还没有决定！”范斌说“不！那是已经决定了的。”宁国起说。

“表哥，我跟你谈过的！”文宓求救地望着宁国起，宁国起以为范斌在给她麻烦，当然，范斌怎会知道文宓跟宁国起谈过的，是她不会嫁自己？“对。文宓跟你并不适合。”宁国起说：“当然，我们都很尊重你在电影界的成就，不过，那不是文宓的世界。”“这两年来，我们非常快乐！”范斌说。

“那你是不了解文宓所习惯的生活！”宁国起说：“范先生，请你不要误会，外边有很多崇拜你的人，只是，你有你的生活，我们有我们的，不是谁好过谁，而是谁适应什么多一点！”“宁先生，你很客气，然而，我宁愿你老实说，你看不起艺人！”“范先生，我没有这个意思。”“宁先生，我没有进过牛津剑桥，我只会老老实实在地说话！”范斌说：“我爱文宓，我并不需要高攀，我可以令文宓生活得舒舒服服！”“那不是这个问题！”“那还有什么问题？我虽然不是什么世家子弟，我甚至没有念过很多书，然而宁先生，我跟你们是平等的，你们的财富名位，并不是要分给我，我亦绝对不想要，我并不觉得我跟你们有什么不同！”范斌的牛脾气开始发作。

“我并不是要跟你开辩论会！”宁国起不耐烦了：“文宓跟石建国的婚事，没有什么可以再谈的！”“文宓！我不相信！你怎会决定了不告诉我？你怎可以不告诉我？”“范先生，你最好不要再令我表妹为难！感情的事，不可以强求！”宁国起说。

“文宓！我们过去的两年，是强求吗？是强求吗？”范斌冲动地拉着文宓的手说。

文宓泫然欲泣：“斌，我不会忘记你！”“文宓！不要说不负责任的话！”宁国起不高兴文宓说那种话。

“我是不会忘记他！我是不会忘记他！我一定要说这些，话！你们男人，明白些什么！”文宓倔强地说，眼泪进了出来，掉头奔上楼，范斌看见大滴泪珠从文宓粉颊上飞了出来，滴在地上。

“宁三，跟我回家去！”宁国起说：“范先生，喜帖已经在印了，请你不要再骚扰文宓！”宁三看见范斌的愤怒和痛苦，那是无处申诉的愤怒，吼不出声的痛苦。

宁三跟大哥上了车，闷闷地坐着；“昨夜不回家也不打电话，爸爸急了，一问才知你在文宓处，虽然是亲戚，下次不许这样！”宁国起在责备宁三。

“我忘了打电话，因为范斌的事嘛，闹得一团糟！”“又关你什么事了？以后少跟范斌那些人混！”“范斌是好人！他对表姐是真正的好！”“那文宓也真是！从来什么男朋友也把人弄得为她生为她死！还骂我们男人不了解女人！”宁国起没好气地说：“无端令我说了一番尴尬话！”“她不要说，你撞了

进来，便一把推给你说啦！”宁三说：“大哥，你就是笨，没有表姐聪明！”“你站在那儿碍手碍脚，又很聪明了？”“又没有人问我意见，我只好站着不动了！”“你是好管闲事才真！”“大哥，我觉得范斌很可怜！”“我不同情他！”“大哥，你是偏见！是表姐不对，她自私！”“那个女人不自私？”“大哥！”“你别再理那个范斌，别惹麻烦！”“我替他难过，真的替他难过！”宁三喟叹地说。

范斌以为，文宓会给他电话，但是没有。他打电话，都找不到文宓听范斌相信文宓是爱他的，夜里，在床上辗转反侧的时候，他老是看见文宓上楼梯时掉下来那颗晶莹的泪珠，梦里，他看见文宓哭着向他奔来，秀发在月光下散着，一颗颗钻石似的眼泪，飞溅在丛林中，挂在叶子尖，滴在草地上……夜半醒来，范斌倚在床上，胡乱地找了张纸，写着涂着：

梦里，
我用青草，
缚着你的一滴眼泪，
此刻，
你用秀发，
缠着我那紊乱的心。

范斌把那几句诗寄了给文宓。

文宓寄回几条长长的秀发给范斌，但是信封内半只字也没有。范斌只嗅到，几根柔丝所发出的阵阵幽香。

再打电话，佣人说大小姐出外旅游去了。

宁三看过范斌寄给文宓的诗，亦送了文宓和石建国的飞机，他们是旅行结婚完毕才回来宴客。宁三对文宓冷淡了点，文宓对宁三也冷淡了点。宁三想，表姐把范斌的诗给自己看；有点示威作用，聪明的文宓已经看得出，宁三对范斌的感情有点特别。

当然，那时文宓还不至于想我死，那是以后的事……宁三在回忆中对自己说。

突然，她省起了沈休文就坐在身边。

她又想起了朱丽莉。

“沈律师，我会去找朱丽莉。”“我还以为你不想见她！”沈休文分明记得，朱丽莉说打电话找不着宁三。

“将一百万元转做小莉的信托金一事，我不需要见丽莉姐。”宁三说：“但是，我有些事想问她。”宁三有点伤感。范斌的事，除了她目击的之外，她知道的并不多。她和范斌真正相处的日子，已是范斌快要油灯枯尽的时候。范斌没有提过去，没有提及得悉文宓婚讯后那一段日子，他是怎么过，她只知道，朱丽莉是那个时候见得他最多的人。

仍是嘉宁街，仍是那个门口。

宁三站在电梯里，感到电梯在升，似乎在经过一条时光隧道，把她带回六年前。

朱丽莉敷了一脸面膜膏，料不到这时候有人按门铃。

她把门开了，惊喜地看着宁三。

“是你！是你！真想不到你来了！”“丽莉姐，很多年没有见了！你还好吗？”
“我这辈子，没什么好不好的，还在拍戏就是啦！间中也登登台。”丽莉兴奋地倒茶，招呼宁三坐下，看见茶几上那瓶面膜膏，才记起脸上还敷着脸膜。

“见了你，开心起来，连自己敷着面膜也忘记了！我现在大概象科学怪人吧！”丽莉边说边往脸上摸：“唉！还没有干，撕不下，你坐十秒钟，我进去把面膜洗掉！”宁三还认得那套沙发，那个茶几，有点旧了，丽莉如果手头宽裕，也不会不把沙发换掉吧？丽莉果然很快出来了，没有补上化妆品。三十八岁的脸，还算光滑，不过皮肤倒微微有点松弛了。丽莉指了指眼皮：“我割过了眼皮。有点松了，双眼皮快变单眼皮啦，所以去割了一下，这样上镜好看点。”“丽莉姐，你一个人带着小莉生活，不吃力吧？”“小莉很听话，比我会照顾自己！你知道吗？她还教我说英文哩！她说，别人说完thankyou，我应该说youarewelcome！Thankyou我早懂啦，那什么youarewelcome我却弄不清楚了！”“小莉书大概念得很好吧？”“也算不错！”丽莉说：“呀，是了，沈律师说你要把一百万给了小莉，我说不用啦，范斌亦托沈律师给了我一百万！”“小莉是范斌的女儿，范斌的钱应该给她。”宁三说：“老实说，我不明白他为什么每人给我们一百万。”“他又没有亲人，所以分给朋友啦，我想。”丽莉说。“为什么要等五年？”宁三边说边想：“为什么要登那首诗在报上？”“我也不明白。”丽莉说：“那首诗是他有一夜喝醉了，在这里给我的。”“那是在文宓结婚后？”“是的。”“你可知道，那首诗本来是写给文宓的？”丽莉怔了一怔，认命地苦笑了。

“我就是奇怪，为什么我这么好运气，他会写这么一首诗给我！原来是给文小姐的！”“文宓结婚后，你是唯一可以安慰他的人。”宁三说。

“也不是安慰。谁可以安慰他？我只不过是说他一定找得着的朋友而已！我家又没什么人，他来了，有时坐一晚不作声，有时跟小莉玩玩，有时喝醉了摸上来，那些日子，真令我心疼！”丽莉抚着茶杯说：“虽然如此，我但愿他仍在。十几年来，菜烧好了，他会忽地上来吃一会，我在家看电视，他有时会陪我看至半夜，大家吃杯酒，聊聊天……有他出出入入惯了，现在他不再来，这房子也象少了个朋友！”宁三的心在一下一下地酸，然而她不想哭。

“是的，丽莉姐，我们都但愿他还在！”“我就是心疼，他没有认真开心过！”丽莉似乎在追忆范斌的表情：“提心吊胆挣回来的，他没命享！爱情……他又呀……呀，对不起，我说错了话……”“也许你是对的，他没有忘记文宓。而我和他刚开始，他便已经面对死亡！”“宁小姐，其实这对你是不公平的！你对他这么好，文宓其实很自私，连我这么笨也看得出来！”“你能够告诉一个快要死的人，他平生最爱的女人，只当他是裙下臣之一吗？我无谓令他的梦中女神形象幻灭。他到死仍相信，文宓最爱的是他！”“那些日子，他沉默得怕人！”丽莉说：“那也是他演戏演得最好的日子。可惜，观众的欢呼并没有令他快乐。我还记得，文宓摆婚宴那晚，他在片场拍片，他一直没停过拍片，他投入角色，忘记自己。有一场戏，他跟一向是死对头的武林高手作生死斗，他是男主角，剧本当然是写他终于一剑把对手杀死。我在看他拍，他投入得象真正作殊死战的打，突然，他抛了剑，一手按着对手演员的肩头，识英雄重英雄的停了手，对方也是好演员，自然而然地惶惶相借的跟他相拥，我感动得很，虽然这个跟剧本完全不同。我只见范斌眼中有泪光，导演却不高兴脱离了剧本，要再拍过这一场，范斌发脾气跑了，喝得大醉半夜摸上了我的家。我难过得哭了，我说他这样演法才合那流浪英雄本色，我

很感动……他望着我笑了一会，说丽莉，你真是我的知己，你永远支持我！不要哭，不要哭，这场至少有你这个观众看过……不要哭……于是便在小莉功课簿上撕下了一张纸，写下了那首诗给我。……之后，他在这儿呆了个多月，对我十分好，直到……直到文宓找他！”“文宓婚后找过他？”宁三不知道这件事。

“文宓叫司机送个字条给我……不，那是个信封，上面写着我的名字，我还以为是什么，打开一看，才知道是另一个给范斌的小信封，我交给范斌，他一看完便去了。”“文宓是当你不存在了！”宁三摇头笑笑。

“我也想得到，这位文小姐，看上去很斯文娇嗲，其实倒是很霸道的！”“你为什么替她传信？”“我又不是为她，为范斌嘛！他虽然对我好，但是我知道他渴望得到文小姐的消息。……宁小姐，她做得出我们做不出嘛！”真正对一个人好，为一个人好，是不是很笨？”宁三一半对丽莉说，一半对自己说：“到头来他不知道你一切为他！”“也不要那么说，范斌知道的！要是没有了他，他最后的几个月会很寂寞悲哀！”丽莉了解地说。

“要是他知道，为什么从不提文宓？要是他心里没有她，为什么要避开她的名字不提？人只会因为对一个失去的人余情未了，才会不肯提那个人，免得一提便心痛！”“我看不是吧？”丽莉安慰宁三：“那时你年纪小，才那十七、八岁，不象我们久经世故，话重点也受得了。他是要保护你，怕她的名字会令你不快罢了！”“文宓要侵犯的人，他保护得了吗？”宁三说：“当文宓知道了范斌跟我好以后，掴了我一巴掌。”“掴了你一巴掌？”丽莉问。

宁三笑了笑：“因为我告诉她范斌不会跟有夫之妇通奸！”丽莉也笑了起来：“那倒是真的，那是他的好处，也是他的痛苦。在见过文宓那一次后，他便没有再找她。我知道他的性情，除非文宓离婚，不然他不会去破坏她的婚姻，他宁愿默默地想念她！”“可惜这不是我表姐所想的！她喜欢把一切摆弄得天翻地覆！”“宁小姐，认识了你，是他的福气，他老早应该忘掉文宓！”丽莉说。

“有你这个朋友才是他的福气，你根本没有想过自己！”宁三实在很喜欢丽莉，一个没受教育没有教养的女人，付给范斌的，居然是忘我的挚情，而受过教育、教养很好的文宓，又居然那么自我中心。

“这也是我的福气，我有什么比人好的地方呢？他就是一直当我是知己。”丽莉说：“我跟他一块在电影圈长大，没有那一年没见过面，只是我跟他，好象有缘，又好象无缘，就是差那么一点点。你和他倒是有缘，伴他渡过最后的日子，只可惜，他没有得到很多快乐！”“也许，快乐不是最值得珍惜的事！”宁三说：“我们最爱的那个人，未必给我们最多快乐。然而，什么是快乐呢？文宓带给他很多痛苦，他舍得不要她所给他的痛苦吗？我也如是，我只要他，管不了是快乐还是痛苦。”“为什么你一直让他记着文宓？”

“怀念她那种痛苦，便是他的快乐。我想，那令他感到仍拥有她。我们岂不都是，宁愿拥有一个影子，好过一无所有？”“我倒是想，范斌不够命长去忘记她而已！”丽莉唱叹着：“假使他活下去，你将是她的一切！”“也许是吧！只可惜，人明知生命快到尽头的，喜欢回首看过去，多于憧憬未来。然而，我没有后悔跟他在一起，那总比没有跟他在过一起好。我对他的记忆，是我一生中最值得珍贵的事。我想我不能再对另一个人有同样的感情！”“宁小姐，你今年才廿三岁！”“丽莉姐，我是个顽固的人。我不需要再爱过！其实，文宓又何尝能爱别人比爱范斌多？她以为可以而已！”

宁三想起文宓新婚的日子……她一切都有，有记得她的男人，有她计划中的理想丈夫，有赞美羡慕她的人群，然而宁三不觉得她的得比失多。

那天，石建国送给新婚太太的豪华游船第一次出海，船名就叫 Felicia——文宓的英文名字，是石建国花了五百多万从意大利订回来的，那算是五年前最登样的五十八英尺游船之一了。石建国约了宁国起和宁三兄妹以及一些朋友同去游船河，文宓倚在丈夫怀中，但是石建国没有用手指勾弄文宓那头又软又长又蓬松的美发，而文宓亦没有柔情万种地跟石建国斯磨着，他们只象一对夫妻。

船驶到斩竹湾，客人各适其式地游泳、滑水、驶快艇，文宓和石建国都把各人招呼得很周到，船上的侍应不停地奉茶和酒水食物，男士们偷偷欣赏着美艳如花的文宓，单身女士们借故亲近高大轩昂的宁国起，亦有好几个少年绕着宁三献殷勤，然而宁三觉得很兴致索然，很寂寞，为了没心情跟那些少年说话，宁三跳进海中游泳。游泳，是唯一不需要跟谁有接触的活动。

游了一阵子，宁三看见一艘略旧而不豪华的三十多呎游船泊在另一边，那好象是范斌的船，宁三不由自主地游过去，在水中朝上望，宁三看不见人，她爬上了船侧挂梯，张望着，范斌在哪儿？她悄悄地上船，在上层甲板找着了双手支在脑后平躺着的范斌。

宁三湿漉漉的身上流下来的水，把沉思着的范斌惊动了，坐起身来，诧异地望着宁三。

范斌憔悴了，深邃的眼睛有更浓的苍凉，宁三一时说不出话来，也弄不清楚自己为什么会跑上了他的船。

“是你！”范斌说了两个字。

“是我。”宁三也只想得出两个字。

范斌象有话想说，但是却没有说，跑下船舱，拿了杯汽水上来说给宁三。

“我们在附近泊了船，看见你的船，所以过来打个招呼！”宁三脸红红地说。

范斌看见她那有趣的样子，打量了她一下：“头发长了点！”“唔！”宁三点点头。

“什么时候回美国开学了？”范斌问。

“还有两个星期。”“这个暑假玩得开心吧？”宁三摇摇头，又点点头，然后又摇摇头。

范斌笑着摸了摸她的头：“你应该是开心的！”“你……你好么？”宁三鼓起勇气说了她想说的话。

范斌萧洒地一笑，摊开双手点了点头：“有朋友上船来探我，那自然好！”“水手们呢？”宁三问。

“有时我喜欢独个儿出海，我有驾船牌。”范斌边说边望：“你们的船在哪儿？”宁三只好指指泊在另一边的 Felicia。范斌当然认得那个名字。

“新船？”宁三点点头：“表姐夫送给表姐的。”“很帅！”范斌说，若无其事地咧着那俊朗的笑容。

这时，Felicia 号左舷转出一个俏丽的身影，一圈圈的长发在风中飞舞着，那是文宓，她看见了范斌，她朝着范斌的船站着，没有动没有招手，范斌的笑容痉挛了一下，文宓依旧站着看着他，范斌转过身去，向宁三招招手，示意下船舱。

范斌在船舱倒了杯酒，一饮而尽。

“你没事吧？”宁三关切地问。

“那有什么事？”范斌看见宁三手中仍握着那杯汽水：“要是你大点，我也倒杯给你喝！”“噢，酒我也喝的，我可以陪你喝一杯！”“不许喝！”范斌责备地摇摇头，说着自己又倒了一杯。

“你一个人在船上，不要喝那么多！”宁三说：“喝醉了掉下海里怎么办？”“不要担心，我酒量很好！”范斌说：“来，叫你猜个谜，考考你的智商！”“好！不过猜不到不许笑我笨！”宁三娇憨地一笑，紧张地呷了口汽水。

“喏，听着！有三条小虫，一条跟一条地排成一条直线，头接层层接头的在游花园。前头那条虫说：我后面有两条虫！对哇是不是？中间那虫说：我前面有一条虫，又对哇，是不是？可是排在最尾那条却说前面没有虫，后面又没有虫！为什么？”“它是盲的！”宁三很快地答。

“错！三条虫都不是盲的！”“它掉转了方向，前面便没有虫啰！”宁三说。

“不对，我说过三条虫都是尾接头头接尾的排成一直线的！”宁三想了半天，答来答去，老答不着：“我不猜了，你把谜底说出来！”“哈！”范斌呷了口酒：“那条虫说谎啰！就是这么简单！”宁三扁着嘴，跺着脚说：“这分明是捉弄人的嘛！根本没有理由！”“你笨嘛！”范斌取笑她。

“不，我老实，所以才不会想到那条虫说谎！”宁三理直气壮地说。

“说说谎，很多事情便都有理由了嘛！”范斌又倒了杯酒，拿起罐汽水问宁三还要不要。

“不要了，一肚子汽水，游不回去啦！”范斌苦笑着说：“我本来可以把船弯过去送你回去，只是……”“我明白的，我游回去好了，没问题。”两人沉默了一会，宁三站起身说：“我走了，也许很久都碰不见你了。……你不要太不开心，照顾自己！”“谁说我不开心？”“那你为什么拼命喝酒说笑话？什么一条虫两条虫的，你是自己不开心，所以寻我开心！”宁三不高兴地说：“你当我是什么都不懂？女朋友刚嫁了别人，你这么开心？”范斌呆了一下，想不到这小姑娘那么心直口快。

“对不起：我说话有时不经大脑！”宁三道歉：“我这么说，很残忍是不是？”“宁三，”范斌诚恳地说：“我开心与不开心，现在都跟你的表姐没有关系。我只是希望她开心，希望她快乐！”“你想我传话？”宁三问。

“不不，不要骚扰她！”“也许她想听呢？”“算了，你不要说。”“她刚才看见你。”“我也看见她。”“那么……”“没怎么。算了！”范斌说。

宁三有点失望。她一心上船来看范斌，表示她的关心，而话题又扯回文宓身上，范斌到底没留意她的感情，她只好力装成熟得体地答一句：“多谢你对表姐那么好！”范斌看见小姑娘脸上悻悻然的表情，半开玩笑地对她说：“那就不多谢我请你喝汽水，跟你说笑话了？”宁三瞪了他一眼，呶起了嘴巴：“多谢！”“我是开玩笑的，别生气！多谢你上来看我！”“也许……也许以后我再看不到你啦！我得开学去了！”“学校里会有一百个男孩子追求你！”“不过，我想我会给你寄张圣诞卡。你收到时，你想你还记得宁仪吗？”“你签宁三好了！”范斌说：“我喜欢这个名字！”宁三不舍地望着范斌。

“好好地念书！”范斌说。

“我念书很用功的！”宁三说。

“好！”范斌赞许地点点头：“我喜欢用功的人！”“再见了，范斌……记住宁三！”宁三那双清澈的少女眼睛，带着无可掩饰的挚诚。说完，宁三转

身出船舱。

“回来！”范斌唤住她，捧住她的脸庞，在她额上轻轻亲了一下：“记住给我寄圣诞卡！”宁三的心，从胸口直跳到小脚趾，睫毛象两把扇子般垂下，然后又象两把扇子般张开来，脸孔发热地凝视范斌良久，跟着转身跳下水中。

宁三只觉得她的心跳跃得满海都是，她只觉天地欢腾！迷迷糊糊的，也不晓得何时游回了文宓的船上，上了甲板。

文宓的目光迎着她，象句审判式的问话。

宁三亦迎着她的目光，没有低头，故意不作声。

“你上他的船干什么？”文宓忍不住先开口。

“你也可以上的呀”宁三反唇相讥。

文宓气得说不出话来，脸色十分难看。

石建国走过来问：“文宓，什么事？”“没什么。”文宓说。

“表姐不高兴我上范斌的船。”宁三故意说出来。

“我是为她好而已！”文宓马上把本来的情形在丈夫面前，转方向，“宁三听表姐的话！你不是那种人！”石建国语中百分之百轻蔑范斌。

“范斌，”宁三眼中闪着顽皮与倔强：“是个很动人的男、人！”石建国诧异宁三公然顶他嘴，宁三却在百分之百地享受他的不悦。

文宓忙拖着石建国走向朋友群中，她不想在他面前多提范斌，“你这位表妹，好象跟我有仇似的！”石建国一直不感到宁三对他友善过。

“她是个大小孩，你别理她！”文宓安慰他。

“家里没人管么？乱说话！”“姨父宠她，姨母不管她，她只怕国起大哥一个！”文宓解释着。

“也不见得吧？我看国起很疼她！”“那是有原因的。国起是个心地很好的人，宁三不是他们母亲生的，姨母不大关切她，所以国起特别疼惜她。”“她的妈妈是谁？”“我也不清楚，大概不是什么好人家吧！”“宁三知道吗？”

“她知道。”“什么种养什么种！怪不得她那么野！”“建国，不要这么说2她到底是我姨丈的孩子！”文宓自小跟表兄宁国起特别谈得来，宁国起常常带着宁三，所以她本来跟宁三也很亲近，她喜欢宁三，但是她不能忍受宁三对范斌的感情，更绝对无意让范斌爱上宁三，范斌是她的！为此，她对宁三渐渐不喜欢了，然而，她又感激宁三在石建国面前维护范斌。

宁三并不喜欢石建国，她从来不觉得有钱人有权当自己是贵族。她对宁太太没有感情，不是因为宁太太没有做个得体的母亲，而是她感到宁太太并没有立心当地是自己的女儿。虽然宁国起说过：“宁三，你妈妈伤透了我妈妈的心，你得明白她的心境，何况，她又长得跟你妈妈几乎模一样！”宁三不怪宁太太，只是亦无法对她起亲近之心。

宁国起知道宁三的生母后来又跟了几个别的男人，不过他没有告诉宁三，他说她去世了。比宁三更小的妹妹们，都不知道这些历史，宁家也没有说，她们只觉得，这位三小姐独来独往，除了跟大哥外，谁也不亲密。

宁三想起自己，想起小莉，不禁对丽莉说：“小莉认为自己有个正式的爸爸是好的。

“要是告诉她父亲是范斌，我实在不晓得如何解释，我不想小莉不快乐！”丽莉说。

第四章 绕成一片哀伤

石建国的汽水厂里，来了个不速之客。

那是方璧君。

她告诉秘书说她是文宓来自外地的旧同学，一时找不到文宓的新地址，想放下一点礼物托石先生交给她，并且向石先生打个招呼。

秘书小姐见她斯文秀丽，反正石建国刚好有空，使替她通传了。

汽水厂只是石氏家族生意之一，归石建国管理。

“请坐！”石建国虽然没听过文宓提起有位姓方的同学，不过文宓中学时念的是女校，女同学多也不出奇。她只是出奇文宓有位这么清雅秀丽的旧同学。

“石先生，我有样东西交给你！”方璧君把一个信封放在石建国的办公桌上。

“噢！是给文宓的信吗？”石建国想当然地说：“其实你们可以通电话约见面，我给你家里的电话和地址！”“好，谢谢你！”方璧君含笑说，把写着电话号码和地址的字条放进皮包里。

“那这封信，你自己交给她还是我交给她？”石建国问，“也许你自己交更妥当，男人善忘！文宓不晓得埋怨过我多少次了，叫我做事总忘记！”“石先生，你先打开信封看看。”方璧君说。

“我也有份儿的？你真好心事！”石建国以为是个什么有趣的卡，一打开，不禁呆了：那是张一百万元的支票，收款人的名字是自己！

“这是什么的一回事，方小姐？”“这是我欠她的。”“文宓借过一百万给你？”“是，给我先生周转。”方璧君平静地在撒谎。

“那为什么收款人是我？”“文宓不要我还，所以我只好还给你。”“方小姐，我是生意人，银行的事我也略懂。”石建国开始觉得事情有点古怪：“你即使不知道她的户口号码，支票也可以写她的名字，我可以代她存进去！”我这样做，是有原因的。”方璧君诚恳地说：“请你先收下，再回去告诉文宓。她会告诉你为什么。”“我不能胡乱收你的支票，让我先打个电话给文宓！”

“好！”方璧君在微笑。

石建国显然找着了太大，文宓的话，又显然令他脸色本变。

“方小姐，我太太说最好请你马上离开这里。你并不是她的同学，她并不认识你！”“那也不见得吧！”方璧君在冷笑。

“你是什么意思？”“我唯有说真话：我跟你太太是认识的。我们有个共同的朋友——范斌！”“范斌已经死了！”“他死前叫我送这张支票给你两夫妇！”“为什么？他花过文宓的钱？”“我怎知道？我只是受人所托，你回去问太太好了！要是她没有隐情，便不至于要你马上叫我走吧？”“我不能收这张支票！”“支票是可以撕掉的，石先生；你回去跟文宓商量好了！我的任务已完，现在我倒请你让我告辞哩！”方璧君款款地起身出去了。

石建国马上飞车回去找文宓。

“你解释！”石建国咆哮着。

“那个女人对你说了些什么？”文宓是个细心的人，她要弄情楚方璧君在捣什么鬼。

“她说是受范斌所托，交这张支票给我们！”文宓明知，范斌所托的是沈休文律师，绝不会是方璧君，沈休文代范斌交给过她一百万，这个石建国当然不知道。虽然她猜得到范斌亦托沈休文给了方璧君一百万，但是，她绝不能让丈夫知道她上过律师楼。

石建国见她久久不作答，便说：“他那时花过你的钱，死前良心发现还给你，是不是？”“范斌没花过我一文钱，他自己有足够的收入！”“那为什么要还我们一百万？是不是你婚后还在倒贴他？”文宓一个耳光掴在石建国脸上，石建国还她重重的一记耳光。

“他从没有打过我！”文宓强忍着眼泪，对石建国清清楚楚地说了这句话，抢出门外驾车绝尘而去。

方璧君坐在的士里，想着石建国会回去跟文宓吵得天翻地覆，心里很得意。

她叫的士在花档停下，一朵一朵地拣，拣好了，一步一步地在向坟场的路上走，一边喃喃地说：“我把你一片好意留给我的钱，去糟蹋了，去害了你所爱的人，你心痛吗？范斌？这都因为我爱你，你的心痛，比得上我的心痛吗？”在愤怒惆怅中驾车的文路，是五年来第一次到坟场。她知道范斌葬在那儿，但是她一直没有去，到底，她是有头有脸的人，不方便让人看见。

文宓缓缓地走着，找到了范斌的墓。碑上的照片，是如许地熟悉，眼睛、嘴角，都跟她从前吻过抚摸过的一样。

“你没有打过我……你一句重话也没有对我说过……”文宓的泪珠簌簌而下，这是她有生以来第一次感到彷徨。

想起范斌对自己的珍惜，以及丈夫对她的粗暴，文宓知道，六年前的选择是错误的。她的婚姻，不但令范斌郁郁终身，亦令到自己非常不快乐，外边的人只道她和石建国是一对璧人，在社交场合中，石建国先生夫人是光芒四射的，愉快得体的，然而谁猜得到，石建国对太太并没有太多尊重，他不留情面的说话，和暴躁的脾气，都不能令文宓有被人疼惜的感觉。然而，那是她自己的选择，她能怪谁呢？文宓站在范斌的墓前，刹那间有天地无容身之处的感觉，她但愿范斌仍在，他会张开双臂迎她入怀，呵护她，溺爱她……正在胡思乱想间，文宓突然觉得被人用手肘推了一下，不由自主的向旁边让了两步。一看，原来是捧着一大束鲜花的方璧君，她嫌文宓阻着墓前的石花槽，把她推开，蹲下来把那一束花插下去。

方璧君望了范斌的遗像一下，又望了脸带泪痕的文宓，开心地笑了起来：“哈哈！哈！你不开心，他不开心，没有人开心！很好！很好！”方璧君那双长长的凤目，阴森森地望住文宓。方璧君那白似雪的皮肤，一条皱纹也没有，文宓发觉，这个女人的皮肤天生绷得比普通人紧，怪不得她一直给文宓个狠狠然的感觉。文宓开始明白为什么范斌怕了她，没有人可以长期对着神情可以突然变得那么阴森恐怖，那么神经质的女人生活。文宓起了一阵鸡皮疙瘩，转身离开坟场。虽然她极度恼怒方璧君在石建国面前陷害她，不过她知道这个女人不可理喻，她亦不屑跟她说话，所以一句话也不搭腔便离去。

“石夫人无话可说了？”方璧君在文宓背后嘲笑着，然后又蹲下去把花儿弄得有点：“斌，她不快乐，你高兴吗？我是很高兴的。要是没有她，我

们便会一直在一起，是不是？……唉！其实，我也不是那么高兴，我也不开心！”方璧君喃喃自语地坐在范斌坟头，动也不动，直至夕阳西下……”文宓茫茫然地驾车回家，她忘记了在四处胡乱兜了多少个圈子。踏入家门，石建国已经穿好礼服坐在客厅，“你到哪儿去了？”“驾车四处兜风。”文宓答。

“还不快上楼换衣服？”石建国看看表。

文宓猛然省起，今天是他们结婚六周年纪念，她自己安排了舞会庆祝，请了很多朋友。

“我有点头晕。”文宓实在兴致索然：“我很累。”“你开玩笑吗？”石建国黑着脸孔：“这是你自己每年搅的玩意，你不出现怎成？”文宓叹了口气：“对！对！不能丢脸！这是我搅出来的社交盛事！一定要风光！……你不要担心，今晚我会是个谈笑风生的女主人。你也合作一下吧！”石建国从口袋掏出一盒礼物：“今晚戴这条翡翠项链吧！你的请贴印了是‘翡翠之夜’！”文宓打开一看，那是条钻石伴了七颗大翡翠的项链，价值不菲，但是奇怪得很，她一点也没有开心的感觉，只是礼貌地谢了丈夫。

在房间内，文宓拿出那件早已准备好的翡翠绿塔夫绸露肩晚礼服，无袖打采地坐在床缘。她的头既昏且痛，梦游似的化过了妆，穿上了礼服，戴上了丈夫送她的翡翠项链。突然间，她觉得一切都没意思，六年来，除了赴宴外，她和石建国之间实在无事可以联系，两个单独相对时，永远话不多，只有在朋友中间，他们才可以活泼起来，不互相冷落。“这是否健康的婚姻呢？”文宓感慨地想。

“够钟了！还不下来！”石建国在楼下嚷着。

文宓忙拿了手袋，从二楼下大厅。”梯上的文宓是雍容华贵，美艳不可方物的，石建国不能否认太太的风华出众，虽然那一百万元支票的问题仍令他耿耿于怀，虽然文宓没有跟他解释清楚便独自往外边跑到黄昏才回来。

“你今晚真漂亮！”“谢谢！”文宓麻木地应着。

在“翡翠晚会”中，不少女宾都是戴了翡翠饰物，衣服倒不是件件绿色，到底，那不是个每个人都合穿的颜色，不过，女士们倒可趁此机会让自己的翡翠项链、手镯、胸针、耳环、指环亮相，大宴会厅中是一片珠光宝气。

“石太太，”有位太太对文宓说：“我们刚才在说，你今晚十足一位皇后，你的髻梳得那么好看，怎么不叫石先生镶个翡翠皇冠给你戴呀？今晚到底是你们的日子呀！”“翡翠皇冠？”文宓一句有适可而止的好品味：“我怕过份一点了！我一直觉得，只有真正皇后公主戴才合身份的，我就反了反而象小丑了！”“这也有道理！怪不得王太太那晚戴了个小钻石皇冠过生日，我们就觉得有点不顺眼！”那位太太说。

平日，文宓会有兴趣跟女士们聊聊衣着首饰，今晚，她倒没兴趣了，她只觉得累，很累，整个人空空的。

她一向享受男士赞美和殷勤；但是这些在今天晚上也失却功效了，她只觉人在面前转，声音在耳边响，她的脑袋被这些形象和噪音弄得胀大，胀大……“文宓，有什么事？你不舒服吗？”宁国起关切地问，他记得文宓在宴会中一向是神采飞扬的。

“国起，我也不晓得为什么，人又软又空的……空气好象混浊了！”“刚才的晚餐你没怎么吃，我在邻桌看得见。别空肚吃酒，你又不大会吃！”宁国起说：“来，我陪你出大堂走一会，吸吸新鲜空气。”“国起大哥，将来嫁

着你的女子是幸福的！”文宓边走边喟叹。

“为什么突然这么说？”“你人又好，又细心，又关心别人！”文宓说。

“我问为什么不是这个意思。”宁国起细看文宓的神情：“你今晚有心事。是不是跟建国呕气了？”“谁跟他呕气？”文宓委屈地说：“不问情由先发脾气的总是他！”“以你的性情，我也奇怪你一直让着他！”“我又不是个很凶的人！”文宓说。

“然而自小至大，从来没有人可以欺负你的！”“我要面子，我不肯让人窃窃私语说我不快乐，所以我忍着。很傻，是不是？”文玄自嘲地说。

“文宓，要强是有代价的！”宁国起说：“自以为理智的决定，有时根本是愚蠢的决定。”“国起大哥，有时思前想后，我但愿我不是个理智的人，只是我没办法，真的没办法！”

我但愿能让自己豁出一切去疯去狂！”“你后悔？”“后悔什么？”“范斌。”“后悔有什么用？他都不肯见我。”“你婚后找过他？”“找过一次。亦只见过那次。”“他说什么？”“他说愿我快乐。”“之后呢？”“之后就不见我了。”“那不等于说他忘了你。”“他有了宁三。”“宁三就是死心狠，你不能怪她。”“我怪她。”“宁三倒是真正爱范斌的。”文宓默然不语。

达时，沈休文律师匆匆进来，东张西望了一会，很快便看见文宓和宁国起。

“石太太，幸好你不在舞会里边，不然可难找了！”“你有事找我？”文宓奇怪地说。

沈休文看看宁国起，想了一想，从口袋掏出个小盒子来，交给文宓。

“这是一位朋友托我交给你的结婚周年礼物。这位朋友要我亲自交给你，但是你下午不在家，我只好送到达里来。”沈休文带来的礼物？文宓心里怦怦地跳，难道又是方璧君？又难道是范斌？“麻烦了你，沈律师，真不好意思！请进去喝一杯吗？”文宓说。

“不！不！多谢了！我还有很多事要做。”沈休文说：“我这儿也恭喜一声，请原谅我告辞了！”沈休文说完，便匆匆朝外边走。

“国起，你的车子在下面吗？”文宓有点紧张。

“在，司机在等。”“陪我到你的车子坐一会，好不好？”“好。”宁国起明知她心里有事，见她心神恍惚，亦不再追问。

文宓叫司机把车兜到酒店附近一角，停了车，叫司机出去。

车子里边只剩下她和宁国起，她才放心把礼物拆开。

那是一个小小的白金心型盒子坠，盒子打开了，是颗跟盒子大小十分相近的心形钻石，四、五卡拉左右，白金盆子里面，刻着一行小字：愿你永远快乐斌文宓双手抖颤着，是感激也是心酸，那些字，一刀一刀地刻在她心上，是那么的疼，又是那么的哀伤，她呆呆地握着那颗心，头靠在车子的椅背上，眼泪一行一行地挂下来，双肩抽搐着，终于失声而哭。

宁国起轻轻地拍着她的手背，让她哭个痛快。

良久，文宓擦干了眼泪，茫茫然地望着宁国起。

“你想回家，还是回舞会？”宁国起温柔地问。

“我也不晓得。”“要是你可以冷静下来，还是回舞会吧，就当没事发生过。”宁国起说：“你有什么问题，我们以后再商量。”“给我根烟。”文宓说。

宁国起给了她根烟。文宓默默地抽了，定了定神。

“好，回去吧！”宁国起陪文宓回去大堂，灯下，宁国起看见她花容失色。

“要不要补补妆才进去宴会厅？”文宓摇摇头。

石建国见文宓失踪了好一会，老早不耐烦，突然看见文宓双眼红肿，化妆掉了一半的由宁国起陪着回来，既诧异又不高兴。

“建国，文宓今晚有点不舒服，你们有什么事回家再谈。”宁国起保护着文宓。

“我等着她回来向客人敬酒。”石建国望望文宓的脸：“怎么象洗掉了化妆似的？”“我现在很难看吗？”文宓冷冷地问。

石建国沉着脸不作声。

“文宓，你的样子没事，去，敬酒去！”宁国起说，推着她。

石建国和文宓走到乐队前面的米高峰前，拿起香槟，石建国举杯说：“在这个纪念我们结婚六周年的快乐日子，我们要举杯多谢各位好朋友，令我们这六年的生活，平添不少乐趣！”在庆杯齐举的祝贺声中，文宓眼前一片迷糊，耳朵嗡嗡地作响，象有阵阵凉风在耳边掠过，心象被什么东西往下用力拉扯，眼前越来越黑，猝地昏在舞池边。

众宾客都吃了一惊，不知所措，宁国起忙抱起地上的文宓。石建国对太太的昏倒，是反感多过关心，他觉得文宓是当众出丑，令他丢脸，虽然他亦乱了手脚，不过随即恢复镇定，对各宾客说：“对不起，我太太今天有点不舒服，也许太高兴了，酒多吃了两杯，休息一会就没事了，各位请继续跳舞！”宁国起在情急之下，把文宓抱进了化妆室，化妆室内的阿婶和酒店女职员，七手八脚地替她擦药油，敷热毛巾，文宓悠悠醒转，宁国起轻轻拍了她的脸颊两下：“文宓！你觉得怎样？”文宓呆呆地望着他。

“文宓！你没事吧？”“没事……没什么……”文宓仿佛在跟自己说。

这时石建国也进来了，一脸的怒容，宁国起警告地瞪了他一眼，表示绝对不许他发脾气。

“文宓，你想回家吗？”宁国起边问边扶她坐起来。

文宓这时也看见了石建国，夫妇俩冷冷地对望了，眼。

“不！我没事，我怎可以有事呢？宴会要紧！”文宓语低气弱地针对着丈夫：“石建国，你不要挽着我的手回去宴会厅吗？”“刚才你和文宓出去，发生了什么事？”石建国审问宁国起。

“文宓觉得不舒服，我陪她到外边远透气。”宁国起说：“建国，她的精神不好！”“她今天早上还是好端端的！”石建国显然不信。

“石建国！”文宓勉强站了起身：“你不要挽着我的手回去宴会厅吗？”说罢，也不管石建国怎样，把手插在他臂弯，石建国亦担心别人讲闲话，想想，终于跟她一同回去。

宁国起担心文宓不稳的脚步。

文宓知道，这是她最后一次挽丈夫的臂，她心中已经作了个决定，这样的生活是没有意思的！既然面对现实，文宓反而不乱了，意志坚强地跟石建国一同回到宾客之中。她立定了主意，不论头如何的昏，腿如何的软，她一定不再倒下去，她要演完这最后一夜，然后，她不需要再对石建国解释什么。

众人本在窃窃私语，看见文宓和石建国回来，又马上停止了议论，纷纷过来问候，文宓虽然虚弱，但她极力装得若无其事，她厌恶闲话。

宴会完了，石建自一进车子便发作了：“你跟国起出去了大半点钟干什么？”“国起已经告诉过你了！”“现在我是问你！”石建国提高了嗓门。

“你想我回答什么？”“早上来了个假旧同学，下午你不晓得跑到哪里去了，宴会中途又失踪，还哭肿了眼睛回来，你以为我是盲的吗？”“我喜欢哭不行吗？”“要选我们结婚六周年纪念来哭？你分明想令我没面！”文宓不答他。

“怎么不说话！”“现在不喜欢说！”文宓突然觉得石建国十分讨厌，对他十分灰心，她很不舒服，然而他一点也不理。

“我要你现在说！”“你以为发脾气我便一定要说？”文宓忍不住了。

石建国恼得颈筋暴现，但是文宓突然的强硬态度，令他一时拿她没法。

到达家门后，石建国扔掉了上衣，砰砰嘭嘭地把可以扫在地上的东西都扫掉。文宓冷静地坐在床边，看着他扫。文宓的冷静，令他火上加油，当他再找不到东西乱摔时，便冲前把文宓颈上的翡翠项链一把扯下来，扔在地上。文宓俯身把项链拾起来，走到窗前，一把将项链扔了出去。

“你干什么！”石建国怒道。

“我要离婚。”文宓低声而清楚地说。

石建国呆了一呆，然后讽刺地说：“又是范斌那贱种？”“他说话没你贱！”文宓鄙夷地说。

“你休想离婚！”“你以为你是上帝？你以为你有脾气我便没脾气？我有受你气的必要吗？石建国，请你自量！”文宓把积了六年的气都发了出来：“我今晚也要学你，出口伤人！石建国，是我选你做丈夫，也是我不要你，你听清楚了！”石建国再也忍不住，一脚把文宓踢在床上，文宓痛彻心肺，然而她没有气力还手，也不想还手，只是虚脱地躺在床上。

石建国愤然出去，砰的一声关上了她的睡房门。

刚才文宓是挤命支撑着说了她不吐不快的话，现在她只觉头痛欲裂，百骸俱散。她软弱地伏在床上，连换衣服的气力也没有，伸手把在床角的手袋拉过来，掏出了范斌送给她的心：“愿你永远快乐！”——那是范斌最后见她那回对她说的话。

……“为什么不肯再见我？”“要记住一个人，是不需要见面的。”“斌，我很想念你！”“你始终会忘记我的！文宓，快乐的生活会令人不需要好念过去！”“你不原谅我？”“这不是原谅不原谅的事。原谅打伤我的人，不等于我没受过伤。”“那你是不原谅我了？”“假使你第二次结婚，仍是不嫁给我，我才真正不原谅你了！”“……”“对不起，我只是开玩笑。文宓，我也不习惯骚扰别人的婚姻，你才结婚两个多月，你们刚有个快乐的开始。我不想令到本来快乐的婚姻变成不快乐，你不要任性，你明白吗？”“我不能忘记你！”“你会的。”“不要这么说！”“文宓，我不要再见你。知道你快乐，于我而言，已经足够。”“斌！不要走！”“愿你永远快乐！”“斌……”……那一幕往事，在文宓脑海中翻滚——假使你第二次结婚，仍是不嫁给我，我才真正不原谅你了——斌，我现在嫁给你……是因为我不快乐，所以才不能忘记你，还是，因为我不能忘记你，所以才不快乐？……我现在嫁给你……

第五章 珍珠滩上的风

宁三在她那装着旧笔记本子的大盒子里，翻出了一些旧书信和旧圣诞

卡。其中一张是影印的。那是她寄给范斌的圣诞卡，自己影印了一份留为纪念。那是她亲手画的卡，上边画着个直发及肩的女学生，一手捧着一叠书，一手拿着笔在墙上面了很多个“正”字，上面写着：“送你很多个祝福，你可知道，有多少个？”“正”字是老式店子用来点货时用的记号，每一划代表一件，正字五划，一个“正”字便代表五件了。范斌也回了个圣诞卡给她，写着：“我数过了，一共是三百七十个祝福，每天用一个，一年也用不完。也许，在倒楣那一天，需要一口气用光三百七十个祝福，到时你肯不肯多给我寄几个来？”宁三一时兴起，又划了一堆正字寄给他，还写着：“存货甚多，什么时候倒楣，请叫‘救命！’那我会马上再送一些来！”这本是闹着玩的，但范斌本是个爱开玩笑的人，有时拍戏不顺利，便真的写了个“救命！”字条寄去，宁三便又划几十个“正”字寄回去给他，这样来回了几次，免不了会在信中说上几句话。宁三告诉他成绩如何，范斌告诉她工作如何。

宁三一张又一张信纸的翻着：“今天脾气不好，胃不好，在片场骂了人，救命！”“昨晚玩得太高兴，喝醉了，今早头痛得象被斧劈着，还要开早班，救命！”“很担心这部戏的票房不好，我又是扮大英雄，观众不腻我也腻了，救命！”“票房居然破了纪录，下回又得扮大英雄了，我再也想不到第十八次扮大英雄的新演法了，救命！”“这回演大情人了，要跟我最讨厌的女明星谈情说爱，要命！救命！”“胡里胡涂的，原来今天放假，一个朋友也找不着，想起你这小顽童——可惜，你极其量只能写‘正’字寄给我！”

那时接近复活节，大学有近三星期的假期，宁三心念一动，马上寄了封快信给范斌：范斌，复活节假期我要突击回港，我没通知家人，想令他们惊喜一下，你肯不肯接我机？我不想下机后排队挤的土！快覆！

宁三她附了宿舍电话号码，范斌果然打来：“小顽童，又弄什么把戏？”“接不接我机？”“接！接！你送了我一千零二十个祝福，我不接便不够朋友了，对不对？”“对！”宁三哈哈地笑着。

在从美国回香港那十多小时的漫长航程中，宁三一点倦意也没有，窗外每朵云都特别可爱，象浮在蓝天上的棉花糖，宁三歪在座位上，仿佛自己也变成一团开心的棉花糖，当飞机着陆的时候，她简直兴奋得浑身酸软了！

宁三三步并作两脚的第一个抢到移民局关卡办例行手续，为了节省等行李的时间，她只随身携了只小箱子，放了几件衣服，海关人员见她是学生，也只打开她的箱子望了两眼，便让她出去。

“范斌会在吗？”宁三担心自己出闸太快了，快得范斌仍未到。

一踏出接机处的自动门，宁三耳边便响起天使歌声——范斌已在人群中伸手向她打招呼，好事的接机群众，不禁都打量着宁三，看看最红的男星范斌接的是谁。

范斌接了宁三的小箱子，一手搭着她的肩头，两个人都有种莫名的亲切感，仿佛在茫茫人海中见到了亲人。宁三虽然不习惯群众的眼光，但是她反正不管，所以也没多大不自在。

范斌向影迷慢边微笑边点头边签了几个名，拥着宁三离去。

“我料不到见到你会这么高兴！”范斌边驾车边说：“陌生人，我们现在是老朋友了！”“原来我是陌生人吗？”宁三有点失望：“我倒没当你是陌生人！”“我本来以为是。谁知再见到你，原来有说不出的亲切！”范斌不信地摇着头：“人的缘份，真是很奇怪。宁三，我很高兴再见到你！”“打从第一天

起，我就没觉得你是陌生人！”宁三无法形容她心中的感觉：“你不怪我要你接机吧？”“我很少接机，也没什么朋友可接。”范斌说：“现在到哪儿去？送你回家？也许你累了！”“现在是几点钟？”宁三的表仍是美国时间。

“晚上十一时四十五分。”“我不回家了，太晚了，又没早通知他们。”宁三不知如何告诉范斌，她这次回来，其实只是想见他，她根本不想回家。一旦见到了范斌，绷紧了的弓弦一下子都松了，她开始有点累，然而，她不想回家。

“那末，我陪你宵夜，再游游车河，天亮送你回家。”“我不饿，”宁三怕被亲友碰见：“游游车河好了，你累吗？”“我？我不累，日夜对我，没什么大分别。”范斌说。

宁三本有千言万语，只是不知从何说起。范斌跟她闲聊着，她说大学生活，他说他对大学的向往。

“只念过五年书，说出来也不好听。”范斌喟叹着。

“你的中文很好，英文也说得几句呀！”“幸而，我自小喜欢看书。”范斌说：“小时拿着扫帚，抬着布景，我便对自己说：范斌，你不能一辈子这样！你知道吗？我会听会说的一点点英文，都是只有声音的，那些字，十个我有八个素未谋面！我多羡慕你们，有爸爸妈妈供你们念书！”“你现在也不错了！有书念的人未必行，有些同学，连一封信也写不来！”宁三说：“怎么你小时没人找你当童星？”“当童星？”“你小时一定很漂亮，很惹人喜爱！”宁三望着范斌那张轮廓分明的脸。

“嘿！是呀！我小时胖冬冬的，漂亮得很，逢人见到我都搂着说：“小弟弟，你真可爱！”范斌想起童年历受的白眼与轻蔑，声音都激动了起来：“谁都一看见我便喜欢，争着带我上茶楼！”宁三听得出他声音中的激动。

“范斌，是我问错了？”“不！只是，你们这些娇生惯养的小姐，一想起童年，便：想起美丽的故事。”范斌笑了一下：“我小时又黄又瘦又矮，一点也不起眼，半点也不惹人喜欢。大人的呼喝，我习惯了，最受不了的，是大人做错了事赖在我头上，我跟谁说去？谁替我出头？我到现在还不明白，成年人怎做得出来？去委屈个无亲无故的小孩子？也许因为我无亲无故吧，所以委屈我最好，我毫无还手之力！”“你小时孤苦零丁的，也真可怜！”“想起来也没什么大不了，还不是自生自灭的长大了？看见人家娇惯着孩子，我会一边羡慕一边心里咒骂：死不了的，紧张什么？”范斌说着笑了起来：“我又没吃过什么维他命丸鱼肝油丸，现在还不是变了个大个儿？”“你什么时候开始长高的？”“很迟，十六、七岁吧！一下子高到六呎呎。”范斌说：“喂，你也好象高了一点？”“好象是，没量过。”范斌把车泊在路旁，仔细地看了宁三一会，发觉宁三再不是小女孩了，她的双眸，开始有似水柔情，一颦一笑问，开始有绰约的风仪。范斌一向只当她是小朋友，料不到，小别八个月，宁三已变成个动人的女郎。

“学校里是不是你最漂亮！”范斌的声音中有赞叹。

“我怎知道？”“你知道自己是漂亮的，是不是？”“本来知道一点点。”宁三腼腆地说：“但是你面前，就不知道了。”“女人是不是一定要人告诉她才相信的？”宁三第一次听见范斌归她入“女人”之列，不再叫她做“小顽童”，心里甜丝丝的：“是。”“既然你要听，我便说。宁三，你漂亮得令我吃了一惊！我一直没发觉你长大了！”“我以前跟你说的，也不是孩子话。”宁三希望范斌明白她的意思，“谢谢你的一千二百个祝福！”“你每次写信叫我

用功念书，我都用功了一点。”“你每次给我的祝福，都支持着我度过了一些不如意的日子！”“那我很高兴。真的很高兴！”宁三的眼中，透着诚挚的关怀与欢欣。范斌看得出，她有很多话想说。

“你这次回来……”范斌开始明白。

“要是你还不知道，我也无谓说了！”宁三闪闪的星眸，殷殷地凝望着范斌。

范斌有说不出的感动，拿起她的双手，低头深深地吻了一下。宁三的双手一紧，握着范斌的手，又马上羞赧地放开。她想投进范斌怀里，但是她又不敢。

范斌的脸上掠过一丝哀愁，开动了车的马达：“我送你回家去！！”“我不回家！”宁三急急地说。

‘范斌不作声，驶了一段路。

“范斌，半夜三更的，我不想吵醒全屋子的人！”范斌沉默地驾着车，似乎在想着些什么，没听见她说话。

宁三觉得自己被拒绝了，又羞又生气：“要是你不想陪我，你就在这儿放下我！我……我自己去咖啡室坐到天亮才回家！”范斌侧过头来，看见她又急又恼的样子，不禁笑了笑：“回家？谁说回家？我带你到一个地方去！”车子左弯右拐，天色渐渐由一片黑沉沉变成透着微光的灰，车子在一条狭窄的泥径前停下，范斌下了车，绕过去替宁三开车门，伸手拖着她。宁三跟着他走了一段下坡的路，到了个小沙滩，滩上有几棵乱生的树，还有些大大小小的石头，一点也不体面，十足象个没人要没人理的丑陋乡童。

“这是什么地方？”“这个叫珍珠滩。”“珍珠滩？”宁三不禁失笑。

“一点也不象吧？我倒觉得它象我小时，没半点讨人喜欢的地方。然而，我对它有种亲切感，我常常独个儿到这里来。”“没带过人来吗？”“没有。大概没有什么人会想来。”“为什么带我来？”“为了感谢你！”范斌把宁三另一只手也抓着：“我在想，感谢你的最好方法，便是介绍你认识个我心爱的朋友——这个只有我欣赏的小沙滩。”“我喜欢这沙滩，真的，我喜欢！”“宁三，我是不值得你的[”范斌的凄苦眼神又复出现，宁三知道他是想起她的家庭背景。

“范斌，我是个倔强的人！”晨曦的风拂在宁三脸上，吹开她那一头直发，范斌看见她一脸的坚贞。

“你认识我有多少？”范斌说：“也许你后悔这次回来。”“也许我认识你不多，但是我感受得你多。范斌，那是种感觉，我不会后悔。”“你只当这是个复活节假期好了。之后，你可以忘记。”“你认为你是个可以被人忘记的人吗？”“我不是没被人忘记过。”“不要这么苦涩！文宓只不过是生命中的一件事！”宁三一语说中了范斌的心事。

“她不只是我生命中的一……”范斌阻止不了自然的反应，到发觉时马上收口。

宁三叹一口气说：“我永远是你忠实的朋友，范斌，你记住了！”“对不起！”“对不起什么？分别只在，你有往事，我没有往事而已！我叫过文宓嫁给你！”“是吗？”“是。我认为你们在一起会快乐。”“她现在也很快乐。”“这个我不清楚。”“你们没通讯吗？”“没有。”“为什么？她不是把你当作亲妹妹一样吗？”“现在不是了。”“为什么？”“她认为我喜欢你。”“女人很敏感。”“她仍是爱你的，我知道。”“不要再提这些好吗？”“你仍然挂念着

她？”范斌耸耸肩头，踢了一些石子进海中：“我不是带你到这儿来谈她的。”

“好，那未谈谈你新片的女主角——你挺讨厌那个！她落了妆好看吗？”“我很少看她，从来没看清楚。”“你们一同演戏的呀！”“那就只是演戏时看。”

“听人家说，演员要培养感情，甚至会戏假情真的！！”“那我是戏真情假！嘿，想来我也是个不坏的演员，看毛片，倒真象对她死心塌地，这回我佩服我自己！”“拍完了没有？”“还没有，明天，不，今天还得开工。”“什么时候？”“六时出外景。”“六时？现在快六时了！”“让她等好了！虽然我一向是不迟到的，不过这个女人，不论厂景外景也要找些影迷来送花送水果的，老是扰嚷半天，烦死了！”“那我们不如走了！”“我先送你回家，看你怎么解释这么早到的班机！”车子到了宁家大门口，屋子仍是一片清晨未醒的宁静。范斌识趣地说：“你到了家门，我可放心了，我不想你的家人看见我，把你又审又问。我先走了。这是我家的电话，我不在时，留言给电话录音机或者佣人好了，我一定会跟你联络！”“一定？”“一定！谢谢你，宁三！”范斌的车子开走了，宁三才按门铃。开门的是花王，吓了一跳。

“三公子！怎么你回来了！老爷还没起床哩！”“不要吵醒他们！”宁三说。

宁三蹑手蹑脚地走上房间，洗了个花洒浴，打算去睡觉，写了张字条，贴在父母房间门外：“爸爸妈妈，我回来了，现在先睡觉！宁三”贴好了字条，才回转身，便碰见大哥宁国起从房间出来。

“宁三！怎么你……怎么回来了也不告诉我们？”“格”的一声，宁先生和宁太太的房门也开了，都跑了出来。

“怎么回来了？”宁先生诧异地问。

“很多朋友都回来了，比利也回来了！”宁三为了不想家人起疑，特意提了比利的名字。

“哦！原来这样！”宁先生作个会心微笑。

宁三总算交代了，跑回房间睡觉，一边想着范斌和珍珠滩，一边想着要约约比利掩掩家人的眼。

宁三睡饱了醒来，已经是黄昏。宁三故意当着父母面前，打电话给比利和其他回港度假的男同学，令父母深信不疑，她是为了这些男同学而回来的。

比利跟几个男孩子一同来接宁三出去玩，比利很兴奋，因为他以为宁三回来后第一个便找他，而宁三又出落得越来越漂亮，比利有心在朋友面前炫耀一番。

“你想去哪里玩？”比利问。

“找个热闹的地方，大伙儿兴奋一下！”宁三在盘算着，去人多热闹的地方，一来可以避免跟比利谈心，二来越多人看见她跟比利和其他男孩子一块越好，那样便没有人会疑心地是为谁而回来了！

宁三最怕大哥宁国起知道她跟范斌来往，所以她打定主意，以后约别的男孩子，必定要选宁国起常到的地方，让他碰见一两次，大哥便会不疑有他了！

宁三对自己的声东击西计划十分满意，心情一放松，便对比利特别和颜悦色起来了。

在谈天说地间，宁三发觉有个格外沉默的男孩子，她不认得他，于是便悄悄问比利：“这是谁？老不大说话？”“这是威廉的弟弟，”比利低声说：“同性恋的，跟我们当然格格不入！不过，威廉说要带他出来，让他看看你，

对女孩子动动心！我看威廉是白费心机了，他的弟弟只喜欢男人，我见了他便浑身不自在！”“人家喜欢男人，又不是看上你，你紧张什么？”宁三说：“他叫什么名字？”“威廉叫他阿弟，我们都叫他做阿弟。才满十七岁，比你还小半年！”宁三不高兴别的男孩子都冷落阿弟，于是便走过去坐在他身旁。

“阿弟，我叫宁三，你是威廉的弟弟？”“是。我知道你的名字，他们都叫你宁三公子”阿弟腼腆地说。

“你很害羞的吗？”宁三友善地逗着他。

“不是。我很喜欢聊天的。”“我也是啊！跟好朋友聊天最舒服不过了！”

“你的华伦天奴夹克很有型！”阿弟欣赏地说。

“你喜欢华伦天奴？”“我喜欢所有美丽的东西。”阿弟说。

“你是说表面美丽还是内面美丽？”“很贪心，”阿弟笑了：“我喜欢美丽的衣服，美丽的人，美丽的心。”“你是个唯美主义者？”“是。我喜欢美丽的世界。”“你认为这世界美丽不？”阿弟摇摇头。

“为什么？”宁三问。

阿弟反问：“你认为呢？”“我认为，”宁三侧着头想了想：“假使所有人都让别人快乐，那末这世界便很美丽了！”“那你便明白我为什么摇头了。”

“人是应该让别人追寻自己的快乐的！”“可惜人都很喜欢干涉别人。”阿弟说：“他们本身不觉得那样东西美丽，便不许别人觉得那样东西美丽。”“其实，”宁三说：“是他们不懂得领略那种美丽！”阿弟赞叹地点头同意着。

“喂，你们什么美丽不美丽的，谈什么哲学？”威廉说；“宁三公子你真本事，我这个弟弟是难得跟人聊天的！”“我们谈得很投机！”宁三说。

“是呀，美丽呀美丽！”威廉说：“我就不晓得你们在谈什么！宁三公子，就是你肯陪他胡扯这些孩子话！”“不！”宁三抗议着：“阿弟很有思想，依我看来，比你成熟哩，威廉！”阿弟感激地对宁三微笑着，这个哥哥，一向只会取笑他。

“威廉的脑袋，”比利说：“是著名的交通空白地带！说话不经大脑，思想不经大脑！”“什么不经？”威廉理直气壮地说：“我是想得快，说得快！”

在大伙儿胡扯闲聊间，宁三出去摇了个电话给范斌。范斌不在家，她留下了几句话。她渴望快点再见到范斌，这群十几二十几岁的男孩的闲聊，听在她耳中只落得个无味，只有阿弟与她投缘点。宁三很喜欢阿弟，同性恋不同性恋，她倒不在乎。宁三天性自由不羁，在她跟中，天地间无阶级无界无限，任何人都有权追求自己的梦想，任何人都无权干涉别人。

回家等了一晚，范斌都没有消息，她是叫范斌叫司机或佣人回她电话的，她明白，范斌不可以直接打来。

一连几天，宁三一听见电话响便抢着去听，但每次都是失望，总没有一个电话是范斌那边打来的，找她的不是比利便是别的男孩子，宁先生不明就里，看见宁三天天紧张的守在电话旁，还以为女儿跟比利在闹恋爱。

又等了几天，范斌仍是音讯全无，打电话，又总是说范先生拍片去了，宁三有种失恋的落寞，或许是范斌对自己根本无意吧！！然而，珍珠滩那番话又怎么解释？范斌又不象对自己没有感情……宁三泡在浴缸里，一时幻想范斌再携自己的手在珍珠滩上走，一时幻想范斌独个儿在珍珠滩徘徊，一时幻想着范斌搂着另外一个漂亮女人的腰在珍珠滩上散步……房间的电话突然

铃铃地响，宁三忙爬出浴缸，湿漉漉地，滴了一地毯水，“喂！”“请问宁三小姐在家吗？”是个陌生中年女人的声音。

“我是！”宁三急切地说。

“请等一等！”中年女人的声音说。

“宁三！”是范斌的声音。

范斌说了个时间和地点，宁三披了件衬衣牛仔裤便忙冲出去。

“赶去哪里？”宁三起问。

“约了比利！”宁三撒了个方便的谎。

的士把宁三载到了范斌约定的地方——其实那只是个路边，范斌的车泊在那儿等她。

宁三跳进了范斌的车，按着心口喘着气。

“别这个样子，好象通缉犯似的！”范斌笑她。

宁三自己也不禁笑了。

“这几天热闹吗？”“噢！节目多得很，”宁三装作很轻松地说：“很多男同学都回来了！”范斌边开车边说：“未见女同学吗？”“女同学都拍拖去了！”宁三在暗示着自己也拍拖去了，到底，范斌冷落了她好多天。

“你打过几次电话给我。”“是，你都没有回。”“我一直要拍戏。”“人要是想打电话络一个人，再忙也抽得出时间的！”宁三说。

“你刚才说你节目很多，那一定常常出去了，怎知我没打过？”“我当然知道！”宁三直觉地说。

“你等过？”宁三鼓着腮子不答他。

“别生气，对不起！”“为什么要我等？”“我本来想不再见你。”范斌说：“何苦来？不过，终于还是想见你。你还想见我吗？”“我没有试过，”宁三想起多天来等他电话的彷徨与委屈：“这么的等人电话！”“我本来希望你不要等。”范斌说。

宁三有种失败的感觉，在她那十几年的生命中，只有男孩子等她，她从来不需要等任何人，只有男孩子争着向她献殷勤，她从来不需要讨好谁，范斌根本没有追求过她，没有主动地约过她，游泳上范斌的船，十万八千里的寄信给范斌，叫范斌接机，都是她主动的，然而范斌却是那么的不紧不松，她实在受不了，范斌多少看得出她的委屈，到底，他是个久经世故的二十九岁男人。

“宁三，你明白我的话吗？”宁三不理睬他。

“你才十七岁，你应该有你自己的朋友。”“你很老吗？”宁三负气地说：“你只是不想见我而已！我知道，一定有很多女人喜欢你，多得你见也见不完！”“很多女人喜欢我；不等于我喜欢很多女人。”范斌笑着说：“我只喜欢过很少很少女人。你以为我每晚都跟女人上床吗？”“别说得这么难听。”“我是想告诉你，我只喜欢我尊重的女人。我很尊重你。”“尊重得不回我电话？”“我是在想，”范斌叹了口气：“假使你爱上了一位大学生，你的生命会简单愉快得多。”“你不是我的主宰，你无权决定我应该爱什么人，更无权决定我什么令我愉快！”“我当然不是你的主宰，我只是不希望要你面对太多问题而已。你的家庭会反对你见我，你的朋友不会支持你！”“他们也不是我的主宰！我才是我自己的主宰！我喜欢谁、喜欢什么，不需要任何人许可，更不需要任何人支持！”“你不会后悔？”“人的一生，能遇到多少个自己真正所爱的人？我只会后悔没有去爱！”“宁三……”“你还要我说什么？你们……你们

这些婆婆妈妈的男人！”宁三哽咽着想哭，第一次向异性示爱，令她感到很羞赧，很气恼。

范斌嘎地停了车，双手捧着她的脸庞，宁三大大的眼睛蓄着倔强地不肯流的泪，把长长的睫毛根染湿了一点儿，范斌禁不住俯首吻她，宁三又是喜说又是余恼未息，一边吻，一边哭。

范斌把她搂在怀中，温柔地说：“来，我们到珍珠滩去！”

珍珠滩上，暮色四合，夕阳那忧郁的橘红，勾划出范斌苍凉浓美的轮廓，宁三凝视着他，一颗心溶在那张脸上。那个身体上。

“你的样子，”宁三象在吟着一首诗：“一重又一重，眼睛里面藏着眼睛，心里面藏着心，我什么时候才看得清楚你？”“宁三，谁也不用看清楚谁，互相感谢大家的一点诚意就是了。”“你不相信天长地久？”“我的生活，我的职业，没有一样是天长地久的，我当然不相信。”“我相信天长地久。我说过，人一生中，自己真正喜欢的东西实在不多，所以我宁愿相信天长地久。”“你很乐观。”“不，我只是顽固。范斌，你相信我吗？”范斌摇摇头，跟着又说，“不是不相信你顽固，而是人有很多时候，自己交了也无能为力。他日你长大了，变了，连你自己也不会觉察。宁三，人不是刻意想变，而是自然而然会变。我甚至不知道，变是有罪还是无罪。”“你在说什么？”“我在想起一个人。

宁三的眼睛亮了一亮，想起了文宓，范斌马上摇摇头，“不是她！”“你很清楚别人在想什么。”“我自小需要如是。不察言辨色，我便不能生存。”“那你是在说哪一个人？”宁三努力搜索脑袋：“唔……我又不认识多少个你认识的人。……变是有罪还是无罪……你是想起方璧君？”“你根聪明。”“你有歉意？”“有。永远都有。”“永远都有？那即是说你不会再爱她？方璧君很可怜。我虽然只见过她两次，但是我知道她疯狂地爱你。”“她一直很爱我，这个我从不怀疑。她会爱我，直到永远。”“为什么你离弃她？”“我不能接受她爱我的方法。”“你们在一起多久了？”“我们一向生活过几年。”“她也很美丽啊！”“当然，我知道她是美丽的，可惜，我对她的样貌已经麻木。当情感死去时，一切都没有了，面貌，只是一片你不想再看的空白。你对那张面孔，不能再有任何反应，不美，不丑……那是种最不愉快的感觉。”“她很难相处吗？”“她爱的方法很奇怪，她太敏感，一丁点儿事都会令她大哭大闹、打人、打自己、自杀……我数不清她当众跟我闹过多少次，用过多少种方法自杀……也许，不停的扰攘，令我对她的感情麻木了。爱可以快乐，也可以痛苦，但不可以讨厌。”“你讨厌她？”“说讨厌这两个字，是令我痛苦的。有时，你会明知一个人全心爱你，你也努力继续爱她，可惜，两厢情愿也没有用。她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，我也无法控制自己的反应。所以我说，变到底是有罪还是无罪？”“也许我们应该说，变是件不理有罪无罪的事。正如生与死，怎能分有罪还是无罪？”“宁三，有时你象个老哲学家！”“我常常想那些事情。我有一百岁老，我不是个只会看电影和混闹的十七岁大孩子！其实，过几个月我便十八岁了！”“哦，那你很老啦！”范斌打趣地说，“所以，别以为你很沧桑，我也很沧桑！”宁三指指脑袋：“这里沧桑。我很容易代入别人的处境。所以，只是看，我也似乎经历了很多。”“我相信你。”“文宓嫁石建国，我比你还难过。……不，当然不是，我只是代入了你，也难过得很。”“你是个好心的女孩。”“不，只因为我觉得你太吸引人。范斌，不要

笑我，第一次在游艇上看见你和文宓拍拖，我已经神为之往。”宁三自己忍不住笑自己：“我很傻的，范斌。”“不，你是个很真的人。”“你还怀念文宓吗？……呀，我又傻了，当然你会怀念她，连方璧君你也耿耿于怀。”“什么叫做怀念不怀念呢？一切事情，在我们身边掠过，有些停留，有些不停留，我们不能说它们没经过，那些人我们没相识过。”“你有知己朋友吗？”“有。”范斌突然有了个主意：“我们去看她！介绍她认识！”“谁？”“朱丽莉。”“你是说那个演肉弹戏的？范斌，你在跟我开玩笑！”“宁三，不要侮辱我最好的朋友！”范斌毫无保留地让宁三知道他不高兴：“朱丽莉不是你想象中那类人！”“我又不认识她，怎知道她是怎样的人？”宁三不服气地说。

“不认识便不要乱发表意见！”范斌不客气地说。

宁三见他一连两句话维护朱丽莉，心里有点酸溜溜的不是味儿：“她对你很重要吗？”“至少她觉得我很重要！”范斌说：“我说过，她是我的知己。没有事她会不肯为我做——世上没有第二个人像她这样对我！”宁三想说，我也什么都肯为你做，但是想想，范斌一定不会相信，所以便不说了。

“她很能干吗？”宁三问。

范斌笑着摇头：“丽莉一点也不能干。她不聪明，也不理智，只不过，她心地很好，很善良。宁三，聪明能干的人不一定对人好的！”

第六章 就是想告诉你

朱丽莉显然不知道范斌会来，同时也显然习惯了他的不宣而到，眉开眼笑地欢迎。她没有化妆，衣服也穿得很随便。

“我们在你家吃晚饭成吗？”范斌熟络得无可再熟络地问。

“当然可以，我多烧两个菜便成了。”丽莉说。

“有没有洋葱炒牛肉？”范斌像回家似的一屁股坐在沙发上。

“有。洋葱和牛肉，这还不容易，冰箱里常有，就是奇怪你吃不厌！”丽莉说着发觉宁三还站着：“呀，你这位小姐请坐，对不起，我去替你们倒两杯茶来！”“宁三，对不起，忘了叫你坐！”范斌说：“一到了这儿，我便连礼貌也忘记了！丽莉，这位是宁小姐！”宁三实在猜不透他们的关系，显然范斌常到这儿吃饭，丽莉会随时替他烧饭。

这时，有个五、六岁的小女孩赤裸着湿漉了的身子，抱着条浴巾走了出来，范斌一看见便张开双臂让她爬到身上。

“小莉，怎么不揩抹身子便跑出来！”丽莉忙放下了茶杯走过去替小莉揩身子。

“我在浴缸听见范叔叔的声音！”小莉躲在范斌怀里说。

“宁小姐，真失礼，小莉光秃秃地跑出来！小莉，叫阿姨！”“阿姨！”小莉大声而清楚地叫了。

“这是你的女儿吗？”“是呀，她跟范斌一向玩得疯的！范斌，你一身都湿了！”“不要紧，我揩干小莉！”范斌边说边用胸口揩她，把她放进怀里搓着。

“是呀！”小莉哈哈地笑，觉得很有趣：“范叔叔比毛巾好！”丽莉拿了小莉的小裙子出来，递在她手中：“快穿衣服，小莉！妈妈烧饭去，你乖乖的！”

丽莉跑了进厨房，又像忘了什么的跑回客厅：“我烧饭去，你们先坐着；很快使成了，很快，很快！”“怎么样？你看见了！”范斌伸着长臂指向厨房。

“她就象个家庭主妇！”宁三说。

“丽莉很好客的。谁没饭吃，都可以上来吃！”范斌与有荣焉地说。

“那你常常没饭吃了？”宁三语带双关地问。

范斌笑着不答她。

丽莉果然很快便弄了几味小菜出来，其中当然有范斌要的洋葱炒牛肉。

“丽莉烧的东西很好吃！”范斌说：“快多吃点，回美国后你便要捱热时汉堡包了！”“宁小姐住在美国吗？”丽莉问。

“不，我只是往那边念书而已。”“她念书很帅的，优异生！”范斌说：“成绩表每科都是A！”“你们认识很久了吗？”丽莉有点出奇地问：“范斌，怎么不早请宁小姐来吃饭？”“也……也不算很久！”宁三说：“我是文宓的表妹，你、大概认识我表姐吧？”“噢，见过，也不算认识。”丽莉耸耸肩。她记得范斌介绍过；但是文宓完全没有友善的表示。听见宁三是文宓的表妹，丽莉担心地望望范斌，范斌轻轻拍着她的手背，示意不用担心，几个人谈谈聊聊的吃了顿饭，范斌还开了电视机看，宁三看看表，晚上十一时多了，得回家了。

“范斌，我得回家了！”宁三说：“朱小姐，谢谢你请我吃饭，真好吃！”

“那里！那里！叫我丽莉姐好了，要是不嫌弃，请多来吃几顿便饭！”丽莉目送二人离去，关上大门，独个儿坐着看电视。

“你喜欢丽莉吗？”范斌在车子中间。

“喜欢，她这人很好，很热情。……你好象很在乎我喜不喜欢她！”“当然，她是我最为在乎的朋友！”“怎么文宓没提过她？”“文宓不喜欢她。大概是看不起她吧！她倒是一心准备喜欢文宓的。”“那你又准许文宓不喜欢她？”“她不喜欢，我没办法。”“方璧君呢？”“她吃丽莉的醋，老是给她没趣。我想，如果我有母亲的话，她连我母亲的醋也吃了！”“你很想有母亲吗？”“当然想。”“我也想。”宁三说。

范斌不明白她说什么：“宁太太不是好端端的？怎么你也想要母亲！”

“宁太太不是我妈妈。”宁三说：“我是爸爸在外头生的。这事我没告诉过人，我的妹妹们也不知道。”“这个我倒料不到！不过，你的家人很疼你呀？”“也没什么不好。爸爸顶疼我的，大哥疼我还多过他的亲妹妹们。”“那你没有什么好怨的了！”“不是怨，只是，人总会想念自己的亲妈妈的，也许只是好奇吧！不过，我想，要是妈妈在，我可以跟她谈很多的事，谈念书，说你！”“宁太太不可以谈吗？”“她象家长多过象妈妈，谈不了心，她对我没有那份亲切感。”“那你自小跟谁谈心？”“也没跟谁谈，爸爸、大哥都是男人，我总不能跟他们谈裙子、谈发型、谈女孩子的事……他们没兴趣的。”“为什么告诉我？”“不晓得为什么，就是想告诉你！”宁三想了想：“大概，遇上投缘的人，自然什么也会说；再孤僻的人，也得找个人说心事的！……范斌，我们试试不交谈一会好不好？”“什么？”“你不作声，我也不作声。”“干什么？”“待会才告诉你！”“好，让你做导演！”范斌说：“你想我沉默中有什么表情？忧郁？愤怒？开心？”“你心里觉得怎样，脸上便怎样！”宁三说：“好了，由现在起，各想各的，不说话。”驾了半小时车，范斌不时望望宁三，宁三也不时望望他，只是大家都不说话。有时，范斌会自己出神，宁三也自己出神。再驾了一会，范斌拉拉宁三的手，指指自己的嘴巴，表示想说

话。

“好了！你现在可以说话了！”宁三侧着头笑。

“你在搞什么鬼？告诉我行吗？”“很好！很好！”宁三脸上带着舒适的微笑。

“什么很好？”范斌不明所以。

“你刚才觉得怎样？”“很自在。”“没有不安吗？”“没有。”“我也很自然：不觉得拘束不安。”“什么意思？”“只有真正的朋友，才可以无言相对而仍然感到自在。”“你真麻烦！”范斌没好气地摇着头：“快到你家啦，怎么样？”“干脆送我到门口吧！”“不怕人家看见了？”“我打定主意了，管它哩！”车子在宁家门口停下，宁三下了车说再见。宁三站在大门口灯下，久久没有按铃，范斌亦久久没有开车，一阵夜风吹起，宁三瑟缩了一下，范斌情不自禁地下车把她搂着，深深地吻她。

“快进去，不然着凉了！”宁三宜看到范斌的车子不见踪影，才舍得按门铃。

踏入漆黑的客厅，宁三看看四周没人，准备悄悄上楼去，料不到客厅里的一盏灯“嚓”地亮了，坐在灯旁沙发上的宁国起。

“大哥——还没睡？”宁三的心在跳。

“我从睡房下来，看你在门口站到几时！”宁国起说。

“大哥……”“除了我家的女人，他没有别的女人可追吗？”“不是他追我……”“不要告诉我是你追他！”“大哥你不要有偏见！”“不是有偏见，而是我不相信自己的眼睛！”宁国起说：“你才回来两星期，你见过人家几次？认识人家多少？这么就打得火热？你怎知道他不是为了追不到文宓，硬要憋一口气而追你？”“一定不是！”“你怎知道？”“他起初还不想见我！大哥，不是他追我，是我追他！”“这算是什么作风？你以为这样很新潮？”“这不是新潮作风，这是最古老的作风！大哥，我听从我的心！”“我不希望你再见他！”“你不要担心……”“回房间睡觉去！”宁国起低声地喝令。

宁三一语不发，掉头便往大门走。

“你到哪儿去？”宁国起不料她有此一着。

宁三不作声，只朝外边跑。

“站住！”宁国起威严地喝住她。

“大哥！”宁三停了步：“我不想跟你争吵。但这是什么年代？还有富家女跟穷小子出身的明星来往，家庭反对，忍痛分手，此恨绵绵的故事？我不要恨你，也不要恨自己，我当然还会见范斌！”宁三冲出门口，不管宁国起说什么。

黑漆漆的路上，一时没有的士，宁三只顾向前跑，希望碰上一辆的士。正在跑问，背后响起胡胡的马达声，这是宁国起的跑车追了出来。

“宁三，别牛脾气，上车！”“我不上！”这时有辆的士经过，宁三一步跳了上去，宁国起知道妹妹性情刚烈，越追她越要跑，干脆由她去了。

宁三叫的士驶到范斌家去，她从没到过他的家，范斌亦没有请过她去，然而，半夜三更的，她实在无处可去。

宁三战战兢兢地按门铃，她不是怕范斌开门，而是怕佣人开门，一个女孩子，深夜摸去大男人的家，而那佣人，又是未见过她的！

按了半天门铃，听不见有人来开门的脚步声，再按了一会，半点反应也没有。宁三以为看错了地址，再看看，又分明是这儿。只是，按来按去老

没有人开门，那种失望和焦躁，是她从没尝过的。

难道范斌去了拍戏？难道他还有约会？难道佣人是不留夜的？宁三一时不知如何是好，在街上走来走去，既不服气回家，又想不起能可以到哪个朋友的家去，孤零零地在路上踱步，涌起了一眶泪水。

这时，街头有辆车转进来，车头灯就象两只没脸孔的眼睛，宁三眯着双眼看，原来那是范斌的车子。

范斌料不到宁三会在这时候在他们门前解围，忙跳了出采，一把拉着她。

“你找我？”范斌担心地问。

宁三点点头，忙把刚才急得快掉下来的眼泪吞回去。

“怪你什么？”“我没有斯文有礼地说话。”“别作状，你可以很斯文的。”

“我还可以说很多粗话，七岁时我已经每句粗话都运用自如了！”“不要说粗话，我不喜欢听！”“当然，我也不喜欢听，但那是我的背景。你知道，片场不是念莎士比亚的地方。”“呀！罗密欧，你在哪儿？”宁三齐玩笑地在做戏。

“我在这儿，我在这儿！”范斌跟宁三笑作一团。

“你的大哥怎么办？”“管他哩！”“明天一早起床，我带你去大牌档吃白粥油条，然后，我们搭小巴，然后，你得跟我从清水湾步行出九龙。不许说走不动！”“好玩呀！”“唉！”范斌摇头叹了口气；“我是叫你体验小市民生活，你却只说好玩！天天如是你便不觉得好玩了！”“你不怕满街人盯着你，追着你签名？”“那是我的麻烦，也是我的安慰。做我们这一行，是需要掌声的，我多谢他们！”“掌声怕把你宠成自大狂了？”“本来是想自大的，可是你的家人老是给我脸色看！喂，我签个名字，写宁国起影迷留念，你拿回去给你大哥好不好？”“别发疯！大哥没有太多的幽默感！不过，别恼他，大哥是好人，只不过思想偏狭点。”“也不一定的，我从没机会跟他好好地谈。也许他会很喜欢我，说：呀，你和宁三是天生一对，我要马上把妹妹嫁给你！”范斌虽然在开玩笑，宁三听在耳里，却开心得心都甜了。

“然后，”范斌原来还没说完：“我说，我得考虑一下，唔，追溯八百年前，我先祖是一品大官，你们宁家有没有祖先做过一品大官呀？没有？那不行，门不当户不对，我不要你妹子了！”“要死！”宁三槌他，晃着长腿赤着脚满屋地追他打。

“够了！够了！我一还手，拍你还不飞了出屋于外边！快去睡一会，不然明天两个大黑眼圈的象熊猫了！”宁三乖乖地去睡，穿上了范斌又长又大的睡衣。

范斌把房间让了给宁三，自己到客厅里去。

“不怕黑？”“不怕。”宁三说。

“我就在客厅，有事便叫我。”宁三其实不累，她只是想服从范斌的命令。躺在床上，宁三把头皮在枕头里，嗅范斌留在枕上的男人气息，回味着刚才范斌说宁国起要把妹子嫁结他的话。想呀想的，越来越没有睡意，于是蹑手蹑脚的走出客厅，看范斌的睡态。

一走出客厅，范斌原来没有睡也没有换衣服，坐在窗前的沙发上拿着杯酒抽烟，淡淡的月色映在他脸上，刚才的兴高采烈没有了，回复一脸的沉郁和沧桑。范斌的眼睛在月光下闪着，象个悽戚的诗人。

宁三走过去，坐在他足旁地上，把头倚在他膝上。范斌轻轻地抚着她的头发。

“为什么你的样子好象不大开心？”宁三把脸颊在他膝上磨。

“我不是不开心。”“你常常都有很多心事？”“也许是吧。我自己也弄不清楚。”宁三把手伸上去，牵着他的手。

“象今夜，有你在我家中，我很开心。但是，不知道哪一天，你又不来了！”范斌有点伤感。

“我是要跟你一同开心，一同不开心的！”宁三轻吻范斌的手，长长的睫毛垂下，秀发揩着她温柔的嘴角。

范斌一欠身，长臂一捞，把她拉了在膝上，将她的头按在胸口。

“宁三，你是我很亲爱的人。……睡一会，你累了！”宁三在范斌怀中沉沉睡去，连梦也没有做。醒来，发觉自己躺在范斌的床上，而范斌却不知道在哪儿。

“范斌！范斌！”宁三惊惶地叫。满屋子乱找，找来找去，人影也没有。

在走近大门时，宁三突然听到隐约的男女对话声……“你不能跟我住！”男的说。

“文宓已经嫁了！”女的说。

宁三忍不住把大门打开，站在外边说话的，赫然是方璧君与范斌。宁三料不到方璧君会在门外，而方璧君更料不到宁三会在里面，还穿着范斌的睡衣，两个女人一时都呆住了。

“原来她在里面，怪不得老不让我进去！”方璧君升起了一脸妒意：“哼，穿我穿过的睡衣吗？”宁三低头望望自己身上范斌的睡衣，羞恼地红了脸，转身跑回房间，关上了门。

“宁三！宁三！”范斌追进去敲门。

“我在换衣服。”宁三的语气完全没有喜怒。

隔了半晌，房间里静了下来；一点声音也没有，范斌再敲门，宁三没理会，范斌把门钮一旋，门呀的一声开了，原来没上锁，只见宁三已换好衣服，默默坐在床沿。

“你不要误会！”范斌忙解释：“我不知道她会来！”“我来也要通知你吗！”方璧君说：“这本来就是我的家！”“璧君，这是我的家！你尊重一下我好不好？”范斌极力按住怒气，他知道方璧君闹起来时是无可理喻的。

“我走了。再见。”宁三低声地说。

“这样聪明点！”方璧君在冷冷笑着：“你来干什么？人家还惦着文宓，有空又去跟朱丽莉睡觉！”“璧君你不要乱说话，你对待起我？”范斌怒吼着。

“你又对得起我？”方璧君尖叫着。

宁三没心情听他们说什么，她只是想尽快离开。方璧君刚才的话，令她觉得象个妓女。

“宁三你不要走！”范斌一手拉住她：“你别听她说！”这时，有个高大的身影站在门口，那是宁国起。在忙乱间，没人记得把大门关上。

“宁三，跟我回家去。”宁国起威严地说。

宁三本来就要走，做梦也想不到大哥居然会找到这个地方，不禁呆在当场。

“范先生，我妹妹还未成年的。”宁国起冷静地说。

“你们走！你们都走！都给我滚！”在委屈和愤怒之下，范斌将方璧君一把推了出去，宁国起不屑地望他一眼，拉着宁三的手踏出大门。

范斌砰的一声关上了大门，震得墙灰簌簌掉下。

宁国起铁青着脸驾车。宁三脑子里是一片混乱，怔怔地坐着。

“说话！”宁国起恼怒地命令。

宁三没作声。

“你在他家干些什么？”宁国起再问。

“没干什么……”宁三自己也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：“我们只是聊天，他把睡房让了给我，他在客厅坐了一晚。”“那女人又是怎么回事？为什么她又在那里？”宁国起当然记得方璧君在文宓家大闹那回事：“她是他的太太吗？”“不……范斌没有太太，她只是……我也不知道，大哥你别问我！”宁三苦恼地说。

“你受教训也好！伟大的爱情？你根本不知世途险恶！”“大哥，不要再说！”“我会告诉爸妈你到了同学家过夜。”“你怎会找到他的地址？”“文宓告诉我的。”“你打电话问她？大哥，你怎可以……”“不问她问谁？”“她说什么？”“没说什么。”宁三觉得很羞愧，很没脸。连文宓也知道了！方璧君的话，令她后悔到过范斌家。……人家还惦着文宓，有空又去跟朱丽莉睡觉……宁三被宁国起带走后，范斌颓然坐在客厅里，恨不得放一把火把整个世界都烧掉。

他料不到方璧君会来，更料不到宁国起会来，他和宁三刚有个温馨的夜，谁知刚到天明便一切都被破坏无遗，最令他难以接受的，便是如斯美丽的事会在几分钟内变成丑恶。

范斌拿起了酒瓶，灌了几大口酒。他觉得要爆炸，要捏死好多人！

“咯！咯！咯！”几下轻轻的敲门声。

跟着是方璧君的声音：“斌，让我进来！”“我不要见你！”范斌大声叫道。

“斌，让我进来，我看你一会便走。”“好吧！好吧！反正我也无事可做！”范斌自言自语地开了门。

方璧君象个鬼影般闪了进去。

“你大清早来干什么？”“我……我昨夜睡不着。”方璧君有点虚弱地说。

“找我也不可能令你睡得着！”范斌望了她那憔悴的脸孔一眼。“又吃了多少颗安眠药了？”“五、六颗，老是睡不着。”“早叫你别有事无事地吃镇静剂、安眠药。这样吃下去，再多吃几颗你也一样睡不着！”“你叫我怎么睡？每次见面，你不是骂我便是赶我！”范斌叹了口气：“璧君，你以为我想骂你赶你？每次都是你迫得我这样做的！你反省一下每次见到我的行为，不是令我下不了台便是令人尴尬，你到底想怎样？”“我想你不要离开我！”“璧君，我跟你说了两年，我们完了，你尝试过爱我，我尝试过爱你，然而我们爱得不愉快又不成功。我们已经分手了，你明白吗？”“但是文宓已经嫁了！”“那不是文宓的问题！即使没有文宓，我们也没可能再在一起！”“斌，我爱一个人，是一生一世的！我也生自己的气，为什么每次见你，都弄得那么僵，都令自己那么讨厌！……我知道我今早说的话不应该，但是，说都说了，你不要恼我！”“璧君，你常在有别人面前嚷那些私人的事，什么文宓，什么朱丽莉，又什么要生要死的，人家会以为我是什么人了？”“原谅我！”“我没有恼你。”“可是你也不再爱我了？”范斌点点头。

方璧君泫然低头：“其实，你老早已经说过了。是我自己不要脸，老来找你。”“璧君，我们可以做朋友，间中见见面，吃顿饭，不要吵，也不要闹，别把我迫得每次都要骂你赶你，这样我心里也不好过。”“这样，我不要见你了，我不要做你的朋友！你是我唯一所爱的人，我怎能……怎能只当你是朋

友？”范斌一时说不出话来，他怜她又厌她，无可奈何地又喝了几口酒。

“给我一点！”方璧君伸手要酒。

“不要喝！你吃了五、六颗安眠药，我不能让你喝酒！”“斌，你还是疼我的？”范斌无可无不可地点头，方璧君永远给他带来混乱。

“你现在在哪儿工作？”范斌想改变话题。

“还不是在老地方做秘书！”“璧君，我常想送你一样礼物……”“我不要！”方璧君神经质地摇着双手：“不要再给我张一百万的支票……唉，我宁愿你送我一束花！可惜，要你送花给我比你送支票给我难！……算了，我以后不再见你！”“你回去睡觉吧！”“不，我上班去。”“我送你。”范斌心里百感交集，这是个他曾爱过的女人，如今，他不能否认，她也是他最怕见的女人。他想起可爱的宁三，他打算送了方璧君上班后设法找她。

宁三被大哥带回家里，有种失恋的感觉。原来范斌只是即兴跟她玩玩，原来他始终没忘记文宓，职来朱丽莉是他的情妇……然而，范斌跟她交往，一直都是那么真诚，宁三难以相信范斌骗她。可是，事实就如她今晨所见，她能当自己是范斌所爱的人吗？宁三把房门上了锁，她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做，大哥和父亲都回办公室去了，妹妹们都上学去了，只有宁太太和佣人在家，没有谁会骚扰她，那一重锁，她不晓得是锁什么。

有过几个电话找她，可是她都是没等到佣人说完是谁打来的，便已经把电话挂上。

宁三从美国跑回来，是准备迎接她和范斌的天堂，如今，她有被人从天堂中扔出来的感觉。

宁三把自己在房间里关了两天，谁也不开门，什么电话也不听。宁先生央求她下楼吃饭，宁国起塞个字条说：“宁三，跟大哥去看电影？七点半，买了票！”但是宁三什么反应也没有。她知道她总要出来，可是她害怕想及要出来那一天。

第三天了，全家都拿她没法。

下午，正当宁三呆坐在地上时，有人轻轻地敲门，那种温和的敲门声，是宁三这几天没听过的，她怀疑那是谁。

“宁三，是我，阿弟……喂，你不开门给别人，也开门给我呀……宁三，你不开心？阿弟坐在门外陪你不开心。……好，我坐在你门口了，你不想开门便不开吧！我陪你！我想，假如我不开心，不肯见人，你也会想办法陪我吧？也许，只有你明白，朋友互相关心，不一定要见面的。”宁三跟威廉的弟弟，虽然只见过几次面，不过她总觉得，阿弟了解她，而她亦了解阿弟。这个朋友不多的孤独男孩，巴巴的跑上来说这几句话，令宁三很感动，可是，她实在不想见任何人。

过了个多两个小时，宁三都没听见脚步声，难道阿弟仍坐在门口？宁三轻轻在门内敲了两下，门外传来两下温和的敲门声答应着她。

“阿弟！你仍坐在门口？”“是。你想找人说话时，我可以隔着门跟你说几句。只是，你的佣人间中在走廊的另一端，狐疑地盯着我，令我不大自在。”

“你回家吧，阿弟，多谢你的心意，我明白的。”“我不能在这个时候放下你。你都没出来，你仍是不开心！”“阿弟，你真是……好吧，你进来吧！”宁三无可奈何地开了门。

阿弟弯着腿走了进去，手中拿着一包东西。

“你的腿干什么？”“坐得麻了！哎！矮了！站不直！”“搓一搓，慢慢就

好了！”宁三说。

阿弟缓缓站直了身子，放眼望望房间，奇怪地问：“怎么这样整齐，我还以为你自己关了三天，房间会一团糟，东西摔得满地都是！”“我不摔东西的！”“我摔的！”阿弟边说，边从纸袋里拿出两个汉堡包，两罐可口可乐：“带给你吃的！”“我不饿！”宁三说。

“我饿！想不到等了两句钟才可以吃！”“你自己吃好了！”“你不吃我也不吃！”阿弟固执地说。

“你以为我怕饿死你吗？”宁三没好气地说：“吃不吃是你自己的事！”

“我又失败了！还以为可以哄你吃点东西！”阿弟很不开心地放下了手中的汉堡包。

“算了！算了！别这个样子，我陪你吃一点点。”宁三有点内疚。

“到底是什么的一回事啊？”阿弟关切地问。

宁三低着头不肯说。

“我也不一定要知道的。”阿弟把汉堡包递给她。

“没有人需要知道！”宁三苦涩地说；“我刚才在大门口，盘算着好不好上来找你的时候，看见有个人驾着车子在你家门口兜来兜去，似乎也象我一样，不知道好不好上来。”“车子呢？”“我进来的时候仍在兜着。”“驾车的是谁？”宁三装作不经意地问。

阿弟神秘地一笑：“好象是电影明星范斌。”宁三一见这名字，眼圈红了起来。

“他好象很苦恼。”问弟说。

宁三没说话。

“那你是认识他的了！”阿弟察言辩色，猜到了几成。

宁三默默地喝着可乐。

“你想坐关坐到几时？”阿弟问：“我走了你出不出去？”宁三无精打采地说：“我……我也不知道。”“不知道是最糟糕的事！”“我回美国去好了。”

“这个样子回去？”“没办法。”“你其实是不想走的？”宁三叹了口气。

“你很爱他？”阿弟问。

宁三扁了扁嘴，想哭。

“你真没用！”阿弟说，宁三无奈地耸了耸肩，哽咽着说不出话来。

“别骂自己，我也很没用的！”阿弟安慰她说。

“别担心，我没事。”“谁又会有什么事了？人再不开心，都是没事的，多讨厌！”宁三同意地点了点头。

两个人有一句没一句地聊天，阿弟终于走了，宁三自己把房门打开，下楼吃饭，宁国起没回来，宁太太和宁先生知道女儿的脾气，没问什么。

阿弟在街上慢慢地踱看，看看刚才那辆兜来兜去的车还在不在。

车子似乎不在了，阿弟有点失望地继续走，走到刚转弯的地方，发现车子泊在那儿。

“范斌先生？”“嗯？”正在出神的范斌被阿弟吓了一跳。

“我在三个多小时前便看见你的车子在兜采兜去。”范斌皱着眉头打量他。

“我是宁三的朋友，刚去看过她。”“她叫你找我？”“不是。她根本没提起你。她把自己在房间关了三天，我想……我想你应该去找她。……请原谅我多事，她说要回美国去了。”“请问……”“我叫阿弟。……我想我应该告

诉你。别说是我说的！”阿弟截了辆的士走了，范斌双手握着方向盘沉吟着，他不想冲进宁家大门，把事情弄得更僵，然而，不跟宁三当面谈谈，事情又无法弄清楚。

范斌跑去附近的加油站拨了个电话，可是宁三不接听。

第七章 浪不曾消失过

翌日，是公司宣传新片的招待会，范斌是最红的影星，当然记者云集。

“范斌，一向少见你拍拖的消息，我们当然不相信你没有女朋友，是不是太多了，不能公开？”记者们问。

“不是。”范斌答：“我只有一个女朋友。”范斌第一次公开只有一个女朋友，令记者们大感意外。

“可不可以告诉我们她是谁？”记者七嘴八舌地问。

范斌微微一笑答：“不可以！”记者失望地鼓噪着。

范斌想了一想，说：“她自己知道便成了。……我但愿她知道！”“范斌，这是什么文艺对白？宣传部写稿给你念的？”记者笑着问，“她给过我一千二百五十个祝福——这不是宣传稿子！”范斌翩翩地微笑着。

“宁三，你看！”阿弟拿着几份报纸给宁三看：“他是什么意思？”宁三咬着下唇，眼眶渐渐湿了。

“宁三，你哭什么？”阿弟问。

“他就是一定要我知道……”“他说的是你？”阿弟大感欣慰：“也算苦心了，你一定不听他电话又不见他啦！哗，要是有人这么传消息给我，太美丽了！”“你觉得我是应该和他在一起吗？”“为什么这么问？”“全世界人都反对，好象他是坏蛋魔鬼似的！”宁三说。

“我喜欢他！美丽的入做美丽的事，我喜欢他！”阿弟说。

“改天我介绍你跟他见面。”宁三说。

“好！好！”阿弟没告诉宁三他们已经在路上见过面。

这时，电话响了，佣人说是范先生。

“听呀！听呀！”阿弟在怂恿着。

“喂……”宁三的声音仍有愠意。

阿弟紧张地看着，他当然听不见范斌在说什么，只见宁三终于点了点头，似乎同意了在什么地方见面。

“值得爱的人就去爱吧！”阿弟说。

“你怎知道值不值得！”“我是凭直觉说的，要是他在乎别的女朋友，怎会说只有你一个？又说什么一千二百五十个祝福？那大概是你们的暗语吧？”宁三不是不同意阿弟的说话，只是她仍有解不开的心头结：范斌会觉得她不如文宓吗？方璧君会一辈子纠缠下去吗？朱丽莉又是他的什么人？还有小莉……宁三有一肚子的问题。

四月的风，微湿而带春末的凉意，珍珠滩上的浪一层一层地铺展着，来了又去，去了又来，前浪潜在后浪底下，跟着第三个浪又叠上来，范斌不觉得，有哪个浪真正在海中消失过。

宁三到来，看见范斌望着风出神，风把他的斗篷卷着扬着，一个烟蒂随风掉在海中。

“你不应该抽太多烟。”宁三在他背后几步说。

范斌蓦地回过头来，脸上并没有笑容，宁三看清楚了他憔悴的脸孔。

“你也不应该吃太多酒。”范斌脸上带着个自嘲的微笑，“嚟”地又点了另一根烟。

宁三察觉到他神色间的悲愤。

“什么事？”“杨导演昨夜去世了。不抽烟不吃酒，还不是得了肝癌？”宁三记得，杨导演是一手捧红范斌的导演。

“短短几个月便去了，又受了那么多痛楚！”范斌显然很心痛。

“要是受苦，倒不如早点去了。”宁三说。

“最好不死！”范斌说：“你知道吗，宁三，他在最不得意时死去，这两年来，他的片子一直不卖座，以前在公司呼风唤雨，一旦失去了票房纪录，便要什么没什么，那些嘴脸真令他难受！不错，杨导演是老了，但是，老骥伏枥，志在千里，他仍是不甘心的。令我愤怒的是、他没能拍一部片子重振声威便死去。我想他是不腹目的。”“你已经尽力帮助了他。”宁三说：“他的片子，你从来不推。”“可惜，我替其他导演拍的片子都卖座过他拍的，你以为：他心里是什么滋味？”“我明白，你是他发掘出来的。”“没有他，也许我还在抬布景！”“也不是这么说，你有你自己的条件！”“他始终是第一个给我机会的人！”“你很长情！”宁三说。

提到长情这回事，宁三不禁想及他对那几个女人的感情，一时沉默了下来。

“宁三，有些人，是我的过去；有些人，是我的将来，你分得开吗？”范斌知道她在想什么。

“过去是不可以抹煞的。”宁三说。

“事实不让我们抹煞。”范斌说：“方璧君是过去，但她是人，她依然存在，我不能叫她到另外一个星球去住！”“你们几时才算了？”宁三问。

“我说了她说不了，我没办法！”范斌说：“那天你走后，我已经告诉她，我和她之间已经没有爱的存在。她说以后不再见我。”“她会吗？”宁三不信地说。

“那你想我怎样？叫人把她锁起来？跟她去律师楼立张约说以后不许找我？”范斌动气了。

“那朱丽莉又怎样？方璧君说你间中跟她……人跟她……”宁三的家庭教养，令她说不出“睡觉”这两个字。

范斌知道，以宁三那十七岁的年纪，没可能了解他跟朱丽莉的关系。

“她是我的忠实朋友，当我失恋时，当没有人在乎我的死活时我去找她，她在乎，你明白吗？”“那天为什么带我去找她？那天你失意吗？没人理你吗？”“那是另外一回事！”范斌觉得很难找适合的字眼：“那天我是介绍你认识我的好朋友，而她也需要朋友！世上不是太多人对她好，所有人都当她是可有可无的人！但是你跟其他人不一样，我以为你会同情她！一个半红不黑的演员，带着个小女儿，又不肯四处去卖身，你以为她的日子易过吗？难道你连跟她交个朋友也不肯？”“她不肯……不肯跟人……嗯，跟人……”宁三又说不出“上床”这两个字。

“她会跟人上床，但她只讲感情，她不卖身。”“你是她讲感情的人之一

了？”“对！”范斌大声地说：“她随时肯跟我上床，因为她爱我！你还想知道什么？”“那么你呢？”范斌想了一会：“你问了个我不想问自己的问题，假如我爱她到要她做我妻子的程度，我老早便会娶了她。从我十四岁起她便照顾我，她自己那时也只不过十七岁。是的，她是我第一个女人。如今，我想她象我的家人多一点。她知道我的一切。”“她不吃你女朋友的醋？”“要是吃醋的话，我们的情谊便不会维持到今天。”范斌说，有点欣慰的神情：“丽莉有个难得的特质，她喜欢付出便付出，她不要回报，不要占有，她希望我快乐。”“也许我不应该问，小莉的父亲是谁？”“丽莉结过一次婚，她的丈夫是新加坡一个姓黄的商人。”“小莉很可爱。”“有时我想，小莉是我的女儿也不错。小莉跟我很有缘的，她最疼范叔叔！”范斌笑着说：“假使小莉是我的女儿，我想我会为了她而跟丽莉结婚。”“虽然你并不爱她到那个程度？”“不是程度问题，那是另一种感情，不是恋人或者夫妻那种感情。”“假若小莉是你的你便会娶她？”“孩子应该有爸爸。”“你的思想倒是很传统的。”“我不是个很新潮的人。”“所以你没碰过我？”宁三突如其来的一句，把范斌弄呆了，宁三发觉他的脸红了一阵。

“范斌！你脸红了！这简直是不可思议！”宁三取笑他，“你见女人多过我见老师！”“真笨！是不是？”范斌自己打了一下头：“做我们这一行，投怀送抱的女人很多，跟她们，我从来不脸红，只是，对着我尊重的女人，我……”“你胆怯？”“说笑！我怎会胆怯？只是，很珍惜。……在脑海里，我跟你造爱，在现实生活里……嘿，嘿……”“你笑什么？”“宁三，你有过男人没有？”“不告诉你！”宁三装作莫测高深，她害怕说有，又害怕说没有。

范斌笑着不作声。

“不许你笑！”宁三含嗔发恼，“好！好！我不笑，我抽烟！”范斌熟练地点了根烟。

“不许抽烟！”宁三恼范斌笑她，一手丢掉他的烟。

范斌哈哈大笑，宁三生气地跑开了，范斌追了上去：“别生气！别生气！对不起，是我没礼貌！”宁三的直发被风吹得象匹丝缎的往后送，风侵在她怀里，本来宽大的衬衣紧贴在她身上。令她小小的腰显得更小，花蕾似的胸脯显得更挺，圆实的臀象塑像一般滑溜。

“宁三，你令很多男人都心跳，所以我脸红了！”范斌在欣赏着她：“来！别冷着了！”范斌把她拉进怀里，用斗篷裹着她，两人坐在沙滩。宁三并不觉得冷，她只是喜欢把头靠在范斌雄壮的身上，感觉他胸口的起伏，和听他的心跳。

回到家中，宁先生给她一张机票：“订好班机了，这回你好运气，大哥跟你一块去。”“大哥也去？”“我把大哥调到我们的美国的分公司。全部交给美国人做也不成，你大哥精明，我派他到那里管理一切。”“那也好，我想大哥也宁愿自己叫牌！”宁三一向帮着大哥：“在香港帮你，你主意太多！”“你以为大哥很听我话？”“大哥三十岁了！自己再没主意便是脓包了！”宁三在发表意见：“其实，大哥这么能干，老早不用你担心！”“父亲看儿子，老是以为他小孩子嘛！”宁先生说，“喂，大哥到底有没有要好的女朋友？”“当然是有的，不然天天晚上往哪儿跑？”宁三说：“不过我也不知道什么，大哥不跟人说的！”“有便带去好了！我怕他娶洋妞！”宁先生说。

“大哥有分数的，你别理他！”“我倒要叫他在那儿看着你呢？”“我是优生，爸爸你还不放心吗？”宁三在撒娇。

“早点收拾行李，后天早上便飞了，别到时手忙脚乱！”宁太太插了一句腔。

“后天？这么快？”宁三一直忘了数日子。

“复活节假还有三天便完了，”宁太太说：“后天上机刚好赶得上！”后天？这个假期完得太快了！宁三跑回房间，急急打电话给范斌：“我后天早上要回去了！明天你有空吗？”范斌说有日班戏拍，叫她到他家等他收工。

宁三依范斌的指示，在门口的花盆底下找到了钥匙。

一进门，宁三看见客厅里摆了十八篮花，从小到大，有趣得很，每篮花上都有一张卡，最小的那篮花写着：“给一岁的宁三。”次小的写着：“给两岁的宁三。”一直数下去，很大的一篮写着：“给十七岁的宁三。”还有一篮更大一些，只不过只插了大半，桌子上还有几朵花和一张卡，空白没有写字。

宁三用丝带把花缚在一块，插在篮子里，在卡上填了一句：“以后的日子，给宁三和范斌。”跟着又画了一堆“正”字，把卡的前前后后填得满满的。

宁三坐在空无一人的屋子里，竖着耳朵听街外每一辆车声，每一下脚步声，她觉得自己象个等丈夫下班回来的主妇，然而她从没有等得如此不寂寞过。

范斌回来时，天已入黑了，宁三扑进他怀中，吻他的胸膛：“谢谢你！谢谢你！”“花店大概以为我在订拍戏的道具了！”“我这辈子没有一次收到过那么多花！”范斌走到桌子旁，细看最大的一篮上面的卡，感动地拿起对宁三说：“祝福我们！”然后笑着说：“幸好我赶着出门，一时想不出写什么才好！”“为什么拔了几朵花出来？”宁三问。

“本来想找个好位置放卡，结果卡没写成，又不晓得怎么把花插回去，于是便都扔在桌子上去！”“你累吗？”宁三问。

“平日收工回来，我会很累，见到你便不累了！”宁三痴痴地望着范斌，心里有点难受：“还没有走，我已经开始想念你了！”“我有空可以去看你，暑假你又会回来。书你是一定要念的。”“你不会忘记来？”“我有空，定来看你！”范斌今夜的脸上，少了苦涩，多了安详。

宁三若有所思地低下头，走到沙发上坐下，范斌看见她深呼吸了几下，好象作了个什么决定。

宁三双手放在胸前，一下于抬起了头，闪闪生光的大眼睛凝视着范斌，柔情无限个有十分坚决。范斌被她的眼神吸住了，再看，宁三十根长长的手指，已经把衣钮解开了几个，露出了肩头，展出了胸脯，露出了腰……宁三的眼睛没离开过范斌的眼睛，衣服一寸一寸地滑下来，宁三一动也不动，双眼睛只望着范斌。

范斌一膝跪在地上，吻她那小鹿似的长腿，宁三低低地说：“我一定要给你！”范斌觉得自己掉在一朵初开的百合花里边，他是惊喜，也是心乱……范斌从欣慰与迷惘中清醒过来，流出了眼泪，宁三未有过男人，这是她的第一次！

“宁三……”范斌爱怜无限地低唤她的名字。

宁三象婴儿般缩在范斌怀里，她感到很欣慰，亦感到很混乱。欣慰的是她把自己给了范斌，混乱的是她仍然不大明白肉体上的反应。第一次的感觉是别扭的，甚至是不舒服的，她在精神上的快乐远远超过肉体上的快乐。

“你没事吧？”范斌看见她一脸的迷乱，担心刚才弄痛了她。

“我没事。你为什么哭？”“宁三，那是你的第一次。”“你……你分得出的吗？”宁三有点羞愧，她想：比起其他女人，她实在笨手笨脚，她完全不懂得怎么去做，“应该分得出吧！”范斌说。

“因为我很笨？”宁三位泥地问。

“别傻！这是我最开心的一晚。”“处女对你很重要吗？”宁三问。

范斌一时不知如何答她。

“我倒觉得，”宁三说：“处女不处女不是最重要的事。重要的是，你是我全心去爱的人。范斌，除了你之外，我不觉得此生还需要爱别人。我希望你是为我这样爱你而流泪，而不是为了我是处女而流泪！”“宁三，你给得我太多！”范斌横伸着臂，把宁三抱在怀里，满足地沉沉睡去。

宁三却是睡不着也舍不得睡，把范斌抚着看着，夜深了，她希望太阳不要升，白天不要来。

范斌一直睡得很沉，宁三当然不明白，为什么他居然没有醒来继续跟她私语。

窗帘缝透出来街灯的光，渐渐在露白的天色下黯淡，天快亮了，宁三设法不回家。她觉得不需要把酣睡的范斌唤醒，再见是不必要说的。

她找到了纸和笔，写了几个字：我得回家拿行李上机了，到宿舍后马上给你电话。

宁三把字条放在床头，深深地吻了范斌一下，静静的掩了门。

宁三回到家，已是清晨六时多，奇怪地，没有人等着她回来质问。宁三松了口气，洗了个澡，便提笔写信给范斌，虽然她还未离开，但是她有太多话要说，她要尽量把话写下来，她满脑子都是他。待会上了机。大哥会坐在身旁，她没可能在机上写信给他。

宁三写呀写的，看看时钟，快九点半了，差不多要出门了。

门“呀”的一声开了，宁三知道是家人催她，急得头也不回地边收拾桌子上的东西边说：“来了！来了！”“是我。”门轻轻地又关上了。

宁三回头一看，原来是文宓。

宁三有点意外，自从文宓知道宁三对范斌的感情后，便很少跟她见面了。

“早晨，表姐，你送我机？那太好了！”宁三开心地说。

“昨夜你去了哪里？”文宓的表情不象来送机。

“哦！原来如此！”宁三恍然大悟：“我一直奇怪为什么没有人审问我，原来他们派了你作代表！”其实文宓是自动请缨的，她想知道范斌和宁三到底是一回事。

文宓瞥到宁三手上拿着的一叠信纸上，有范斌的名字。

“你昨夜在他家？”“是。”宁三老实地答：“这个不难猜到。”“宁三，女孩子得庄重点。随便到人家里度宿成什么样子？”“我不认为爱情是随便，那是我所爱的人的家，我并不是随便到人家里度宿！”“爱情？你才十七岁，人家不过当你是小孩子！你以为他记你真？”“他没有当我是小孩子！这只不过是你一厢情愿的想法而已！”“我不知道谁是一厢情愿！”文宓按住妒意说。

“表姐，这几个月，常常见到他的是我，不是你！我们之间发生了什么事，你没法知道！”“范斌不是个善忘的人！”文宓语带双关地说。

“对！他告诉我有些人是他的过去，有些人是他的将来！”宁三回敬她一句，文宓的脸色微微一变，“他说什么？”“你听到了！”“你以为他会把真正的感受告诉你吗？你了解他多少？”“他不用说？我只知道他不是个会跟有夫之妇通奸的人！”宁三愤怒文宓一直在奚落地。

文宓气得脸也白了，一掌打在宁三面上。

宁三忍着气说：“表姐，不要因为他而打我！是你自己放弃他！放弃了，你便无权摆弄别人的生活！你不要骚扰我们！”“我们”这两个字，象箭一股刺痛文宓的心，她知道宁三不是个夸大或者说谎的人。文宓一语不发地转身出去。

宁三和宁国起进了头等机舱，坐下不久，空中小姐便含笑交了个小盒子给宁三，然后无限欣羡地走开了。

宁三打开盒子一看，是条珍珠坠子项链，盒内的字条写着：虽然不方便送你机，但我不会这么便让你走——这珍珠坠于是我的使者，它代表我伴你飞渡大西洋。

宁三有说不出的欢喜，她料不到范斌那么，细心。她不管宁国起那充满疑问的眼光，喜孜孜地把项链戴上。

宁国起坐在旁边直摇头：“这家伙这么的追女人，难怪你和文宓都象掉了在陷阱中似的！”“文宓嫁了！”宁三说。

“她根本不能忘记他！我看见她从你房间走出来时的表情！”宁国起说。

“大哥，你猜她怎样？”“什么怎样？”“她打了我一巴掌。”“为什么打你？”宁国起有点紧张了。

“我说了些她不喜欢听的话。”“我不管你们吵什么嘴，不过，宁三，玩玩算了，我明白，你年纪轻，你好奇，浪漫够了也就修心养性了！”“我不是玩的。”宁三说：“别老说我年纪轻，十三岁恋爱和三十岁一样，都不是玩的！”

“爸妈叫我管你我也管得烦了，我不想再到什么男人家里把你揪出来——”宁国起有点啼笑皆非：“你们这些小姐，收几束花便神魂颠倒，真是！”“大哥，送花不是罪恶，你送过花给女朋友没有？”“没有，我不来这一套。投有空！”“订花不外是打个电话，什么叫做没空？大哥你别恃着自己长得帅，改天来了个丑小子，天天向你女友送花表心情，你也不见得很安全！”“对自己没有信心的男人才会忙给女人送花！正正经经做事的男人没空想那些噱头！”“你是天生没有情趣！还要替自己说好话！”“宁三，范斌是个演员，他们说情话还不容易？你别什么都相信！”“大哥，范斌不是个油腔滑调的人，他有时连话也不爱说！你一直冷眼旁观的。他有做过什么伤害文宓和我的事没有？文宓那一回，他真正伤心，我跑上他的游艇那天，他的样子，如果你看见，你也会为他难过！”“既然如此，为什么他可以这么快爱上你？”宁三心里一沉，但是又不服气：“你怎知道他跟我一起不会快乐过跟文宓在一起？”“宁三，不是给你波冷水，文宓不是个容易被人忘记的女人！”“你偏心！文宓是万人选，我是丑小鸭了？”宁三生气地别过头去对着窗口。

“别发孩子脾气！”宁国起说：“我不知道你对文宓说了些什么，但你也不要太任性，表姐妹一场，何必为范斌那家伙弄得不和？”宁三不睬他，坐了十几小时飞机不跟他说话，宁国起也不理她，自己看书打磕睡了，下了机，宁三赌气不让宁国起送她回宿舍，她自己叫了的士。

宁国起知道宁三的牛脾气，便由她去了。

回到房间，同房的美国女同学已经在大呼小叫：“要是我有个象你那么

样的男朋友便好了！”“什么？”宁三摸不着头脑。

同房把一盒花捧到她眼前，她才知道是怎么的一回事，盒上卡片写着：你一下机，我便要你看到我的花！

“他是谁？他是谁？”同房兴奋地问。

宁三一边插花一边形容范斌给她听，反正美国女孩子不清楚香港，闲话也传不到那儿去，宁三象发泄般细细告诉她范斌的眼睛鼻子嘴巴，珍珠滩和他的电影，宁三从未有机会跟人谈范斌谈得如此痛快过。

“呀！要命！”同房在赞叹着：“高大、英俊、还是电影明星，又这么慷慨，十八篮花、珍珠项链，宿舍里又有花！羡慕死我了！什么时候介绍个高大、英俊、浪漫、慷慨的中国男朋友给我？”宁三觉得十分自豪，还答应了同房结婚时请她做伴娘。

整夜，宁三梦着毕业、结婚，永远跟范斌在一起……

第八章 生是你的不渝

宁三在校园里，过着有生以来最愉快的日子，用功地念书，天天给范斌写信，隔天便道长途电话，她不觉得范斌很远，她觉得他天天都住在她心中伴着她。

当宁三美梦正浓时，范斌的噩梦却开始了。

范斌自小是苦出身的，提更抵夜从来不算一回事，身体又一直强壮，他根本不在乎休息不休息，睡觉不睡觉，在他二十九年的生命中，他没尝试过体力不支这回事。

范斌的片子一部比一部卖座，新片开个不停，宁三回美上学后个多月，他没停止过工作。可是不知为什么，他老觉得很疲倦，有一天拍到半场，他根本没法支持下去。

“范斌，你是不是生病？”导演奇怪地问。范斌一向是精力过人的。

“不是啊！”范斌靠在椅子上说：“又没有发烧感冒，但这十来天老是浑身不对劲。”“今天收工吧！”导演说，“你也许工作过劳了！你们年青人也不要太自恃身体强壮，人到底不是铁打的。”“那真是不好意思。我今天休息一下，明天一定没事的了。”“我看你还是看看医生好点，检查一下身体！”另一位老导演说：“我看你刚才几乎虚脱的样子，不是睡一觉便没事那么简单！”范斌漫应着，他累得不想说话，回家睡了一觉，醒来，觉得腰部隐隐作痛，不算太厉害，只是微微有点痛。导演没叫开工，范斌和朱丽莉通了个电话，丽莉叫他一定要去看医生。

医生替他作了检验，替他安排到医院作个肝切片检验：“范先生，既然你没有亲人，我只好告诉你。你的肝脏有点问题，也许是肝癌，也许不是，不过做个切片试验安全点，你先不用担心。”范斌的心沉了沉，他想起杨导演。

他做了切片试验，证实是肝癌，他没有告诉任何人，他只告诉导演医生吩咐他休息几天。

范斌倚在沙发里，他听见几声干笑，他几乎不自觉那几声干笑是他自己发出来的。那天，他的精神不太坏，除了腰部微微有痛外，他根本不觉得

有什么大病。他要死了？范斌自己问自己，然而，这是个天下问没人可替他解答，或者用任何方法帮助他的问题。

我刚找到宁三，可爱的宁三……范斌苦涩地想着，窗外一阵风起，树一阵地摇，雨开始滴嗒地下，范斌拿起了车匙，驾车去兜风。

他把车驾入闹市，平日他爱清静，突然，他想念挤塞的街道，和一张张街上人的脸孔。

黄昏六时的中环，下班的人依旧挤在街上，象大战疏散时般急急惶惶抢的士或者争着上巴士。雨下得很大，街灯在灰暗的街旁，范斌突然看见方璧君，淋得一身湿透，没有雨伞，没有抢的士，只是悻悻地站在路旁不知所措，显然，她争不到的士，她放弃了争。这个多月来，方璧君果然没找过范斌，范斌本来一直如释重负地，庆幸方璧君终于守诺言不再骚扰他。今天，骤地在雨中看见她这个模样，范斌仿佛如看到几年前他俩相识后不久，第一次吵嘴后方璧君跑出街上，在雨中淋得浑身发抖地等电车的情景。无多的日子，再加上前尘往事，范斌曳地停了车，跑下去一手拉着她：“璧君，上车！”方璧君坐在车子里微微抖着，范斌忙关了车内的冷气，脱下外衣让她披着。

“斌，你瘦了。”方璧君打量着他：“怎么脸色这么苍白？”“前几天有点不舒服，现在没什么事了。”范斌说。

“你还记得我的地址吧？”方璧君说：“谢谢你解救了我！下雨，在中环下班实在没法抢得到的士。”“你想我马上送你回家吗？”范斌问。

“这是你想的，不是吗？”方璧君说：“我答应过不再找你。”“到我家坐一会，弄干了衣服，我们一同去吃顿晚饭。”方璧君奇怪地望着他。两年来，范斌一直避着她，今天却居然主动要跟她吃顿饭，她心里是欢喜也是奇怪。

“我突然想见见你。”范斌说。

“为什么？”“没什么。朋友可以见面时应该见见。”范斌心里升起无限的伤感。当人有时，当未来的日子数不完的时候，一切都可以不珍惜；当余下的时间是如此的少，未来的日子随时会完结的时候，一切又似乎都值得珍惜了。

方璧君在范斌家洗了个澡，拿风筒吹头发，范斌没叫佣人替方小姐熨于衣服，反而自己动手在熨。

“斌！让我来熨！”方璧君觉得范斌今天的行动很奇怪。

“不！不！让我替你做点事！”范斌说：“只是熨得不好别骂我！”方璧君笑着倒了一点点拔兰地：“你教我的，喝一点拔兰地预防伤风！你要不要我替你倒一杯？”范斌摇摇头。

“你转了性！”方璧君自己呷了一口：“我几乎不相信眼前的是你。”范斌微笑着把刚熨好的裙子交给她。

“斌，我有点害怕。”方璧君接过了裙子：“你对我这么好，一定是有坏消息告诉我。

是不是……你要结婚？”“别傻，哪有什么坏消息？我不是要结婚。”

“那这是为什么？”“没什么，我只是想见见你而已！”“斌，不要再折磨我！今天叫我来明天叫我走！”“我说过我们仍然是朋友。”方璧君路然不语。

“你会永远记得我吗？”范斌温柔地问。

两滴酸泪从方璧君长长的秀美眸子掉下来，滚在她羊脂白玉似的脸颊上。

刹那间，范斌再度看见了他忽略已久的美丽。初见方璧君时，她的白皙和她的倩丽令他着迷，之后，他们的争吵令他对她的脸孔麻木，此刻，他又再度寻回她那纤弱的美。范斌凝视着她，心里是说说不出的甜酸苦辣。

“那天那个女孩子是你的女朋友？”方璧君幽幽地问。

“是。”范斌答得很肯定。

“你很爱她？”“是。”“那么，文宓呢？”“她是人家的太太。”“那不等于你已经忘记她。”“璧君，不要再理这些事好不好？”“那你叫我来干什么？”“我想跟你吃顿饭。”方璧君叹了口气，她很失望，她还以为范斌有意跟她重拾旧欢。她生气，然而她又舍不得不跟范斌吃这顿饭。她日间想的是他，夜间想的也是他。

“璧君，肯不肯跟我吃这顿饭？”方璧君默默地伸手去牵着范斌的手，心里有说不出的惆怅。

范斌的车子停在浅水湾酒店的门口，方璧君痛苦地摇了摇头：“不，我不能再来这个地方！”浅水湾酒店是他们第一次约会的地方。

“就要去这么一次，为我。”范斌说。

“你很自私。”“也许有一天你会明白，为什么我要再带你来这里。”餐桌上的烛光，照着两个无限唏嘘的人的脸。两个人都很少说话。方璧君在追想过去，范斌在想着没有的将来。

“为什么这么不开心？”范斌问。

“我觉得这是最后的晚餐，你今天特别对我好，你是打算永远也不再见我了！”“不要这么想。”“你总是令我心绪不宁！”范斌无言。想了一会，叫侍役拿酒来。虽然医生禁止他再喝酒，只是他不再在乎了。

“来，璧君，干一杯！不要生气！”方璧君举杯一饮而尽。

“我但愿你对我说谎，告诉我你只爱我，告诉我你肯让我等你，我愿意相信，我会相信……只是你……”方璧君抽泣起来，范斌忙掏出手帕递给她，手帕褶处夹着的一张纸掉了下来，方璧君打开了来看，脸上渐渐有欣慰的神色，范斌方才省起，他有一天把写给文宓那首小诗又在纸上涂，不知如何夹在了裤袋的手帕里面。

方璧君低低地读：

梦里，

我用青草缚着你的一滴眼泪，

此刻，

你用秀发缠着我紊乱的心。

“这是给我的？”方璧君晶莹的眼泪未干，范斌不忍告诉她这不是给她的。反正日子不多了，方璧君刚才说宁愿他说谎，所以范斌只是沉默地望着她。

方璧君珍而重之把纸条收在皮包里。

“你的心很乱？”“是。”“什么事？”“没什么是你可以为解决的。”

“你老令我觉得是局外人，连你的朋友也不如！”“你只要记着，我曾经爱过你就够了！”“曾经？”方璧君心中一痛，然后无奈地呷了口酒：“我早应该知道。”“原谅我！”范斌握着她的手。

“我会爱你一辈子，但我不原谅你！”“我送你回家。”范斌拉着方璧君的手站起来：“璧君，好好照顾自己。”“你也是，你的脸色不大好，我从没见过你这么疲倦的。”“我们这次没有吵嘴，是不是？”范斌一直牵着方璧君的

手，也许，这真是最后一次见面了！

送了方璧君回家后；范斌本来想找丽莉，他并不想丽莉知道他的病，他只是习惯地心烦便找丽莉，然而他很疲倦，打不起精神再到什么地方去。

躺在床上，范斌开始有个肉身一天一天地偷偷离他而去的感觉，心中掠过一阵恐惧。也许明天精神会好一点，甚至回复平素的精神奕奕，范斌想，谁知道呢？癌这种神秘的病症，有人捱得过，还活上一大段日子……然后他想到杨导演，在短短几个月内，一天衰弱过一天，肝部的疼痛一天难受过一天……范斌觉得他不能等了，在他还能走动的时候，他要去找宁三，他还要给她一些快乐的日子！

范斌没告诉宁三他会去三藩市找她，他想给她一个惊喜。宁三写给他的信，无所不谈，连上课时间表都写得清清楚楚，什么科目在那幢大楼几号室上，全都报告了。她的信，有时还抄上了条数学方程式，或者新学会的几句法文，她一切都与范斌息息相关，在方程式中，范斌深深感受到 xyz 的柔情蜜意。

在启程的前夕，范斌整夜做着梦，有时好像宁三在他怀中，有时好像文宓的秀发披在他肩头；宁三缩进他体内，文宓压在他身上，一滴钻石似的眼泪掉在他胸膛，低低地说：“我不会忘记你！斌！不要走！”“文宓！”范斌惊醒地坐起身来唤道，然后颓丧地靠在枕上。他这一生都不会再见着她了！文宓和石建国过着神仙眷侣似的生活，他已是局外人！

他常常自疚总会想起文宓，宁三给他矢志不移的爱，与她一起的世界，清纯而脱俗，范斌从未有过如此的安详与快乐——象抛开了一切，投身入长满了青草野花的田园。与文宓一起的世界，是烦扰而刺激的，也是属于这世上的，范斌从未有过如此知心的伴侣，从投资储蓄拍戏到做人处世，文宓都一起跟他研究，她给他自信，和给他多彩多姿的爱情。可惜，文宓的世界并非只有范斌，她的世界大而复杂，有些地方，范斌知道文宓是不愿显示给他看到。但是，他怀念她的抚慰，和她那种似近又远，似远又近的不可捉摸。

然而，有谁比宁三更能令他忘忧呢？有谁比宁三的世界更超脱呢？有谁比宁三更勇敢更坚决地为他而对抗一切呢？范斌心酸地怜惜宁三，她把未来建在他身上，而他的日子又是那么的有限……。

一夜的辗转反侧，令范斌更形憔悴，机场里的人，都奇怪一向英俊勃发的范斌刹那间象老了几岁。

范斌沉默地走向海关检查的入口，在一步一步问，他觉得有个特别的人在凝视他，而那个人是站在不远也不近的地方的。范斌稍稍回头，脚步登然停顿了！那是文宓，穿着件黑色的衣服，更显得一张脸庞艳丽无匹。她刚送完朋友机，看见范斌，便一直站在那儿凝视着他。两人四目交投，文宓显然觉察到他的憔悴与疲弱，范斌不想她看见他这样子，别过了头，走向入口处。文宓的目光没离开过他身上，到了闸口，范斌忍不住再回头，文宓仍是在那儿痴痴地望着他，眼睛里蓄着凄然与无奈，范斌缓缓举起手作个道别的手势，文宓仍是一动也不动地站着，遥遥看着他入了闸。

在飞机上，范斌合上了眼睛休息，然而文宓黑衣衬着的那张痴痴凄凄的脸，不停在他脑海里晃着。

范斌压抑着无限的伤感，不去想她。

他希望能在这机上睡一觉，见到宁三时精神饱满点。他不知道他能在三藩市陪宁三多久，总之陪得一天是一天，直到他不能支持为止。

宁三在“拉地玛化学大楼”上完最后的一课，捧着书和笔记本走出来。一出课室，她不禁欢喜得呆了——范斌就站在课室门口等她！他的高大雄美引得美国同学们都不禁看上他几眼。

“范斌！”宁三象头快活的小马般投进他怀里，范斌紧紧将她抱住，俯首便吻她，吻了又吻，老是不放手。

“范斌！”宁三又是高兴又有点不好意思：“你要表现热情大胆给美国人看？”“不！在这里我可以毫无顾忌地当众吻你，不用再躲起来！”“怎么你忽地来了？”“我想念你，要马上见你！”“你不用拍戏吗？”“见你重要点！”“你瘦了！”宁三打量着他：“做得太辛苦吧！”“唔！近来辛苦点，所以瘦了点。”“你什么时候下机的？”“昨夜。”“为什么不打电话来宿舍给我？”“对不起，我累得到酒店便睡着了。不过，等你放学岂不更好？看看你有没有和男同学拍拖出来！”“你不相信我？”“宁三，别那么认真，我是开玩笑而已！”接着，腰部一阵痛，范斌弯了弯身子。

“什么事？”宁三关切地问。

“没什么，拍片时扭伤了腰，还有点痛。”“我本来想带你走走校园，不过，如果你伤了腰，便改天再走吧！”“不要紧，我们定一会！我从未见过大学的样子！”宁三拉着范斌的手，在校园里走着，指给他看，那幢是生物大楼，那幢是注册大楼，山上的是辐射实验室，学生不可以上去的……走了大半点钟，范斌觉得人有点虚浮，宁三以为他累了，牵着他的手走到学生会大楼：“要不要试试我们饭堂味同嚼蜡的餐？那是大学生活之一。”“好！我当然想试！”两个人在自助的食物廊选了想吃的东西，坐下了边吃边聊天。范斌看看四周的学生，眼中充满了羡慕的神色。

“其实你也可以来念书的呀！你才二十九岁！”宁三说。

“你们才十多二十岁，我坐在这儿已觉得超龄了！”“有些学生比你还老哩！有几个离了婚回来念书的女人，都三十几了！”“我相信更老的都会有，不过人数一定很少了！我放眼望去都是十来岁的！”“中国人长得年轻，人家会以为你只有二十四岁？”“那不是年纪问题，我中学都没念完；怎样进大学？”“念校外课程呀！不过那是没有学位的。”“好！我考虑一下！”范斌漫应着。进大学是他一直的梦想，不过这个梦想不会有实现之日了！

有几个美国女孩子跑过来，跟宁三说了几句话。

“她们说我的男朋友太英俊了！她们晕浪哩！”范斌笑了笑，执着宁三的手。

“来！带你去一个地方！”宁三神秘地一笑。

他们乘电梯到了学生会大楼的天台，那儿有间大门紧闭的巨室。

“这个是静思室，让学生入去静思的，不过不许交谈。平日也不大有人来。”宁三带着范斌进了“静思室”，里面空无一人，两人盘膝坐在地上，夕阳从彩色玻璃的窗户斜斜照进来，令人有处身圣殿的安宁。

范斌凝视着被彩色玻璃滤成黄红蓝的光线，他激祷着不要死，他实在太想活下去！为什么是我呢？范斌痛苦地想，我本可以携宁三的手，与她终老！

范斌的愁苦，在色彩交集的夕阳光下，更加不能自解，他站起身来，向门外便走。

宁三追了出去，挽着他的臂。范斌的腰又是一阵疼痛，紧皱着双眉。

“斌！什么事？你好象不舒服！”“也许我太累了，我们回酒店好吗？”

“好，我打个电话告诉舍监这几天我不住宿舍，陪你！”范斌随身带了些吗啡针药，乘宁三不觉时，在浴室自己打了一针止痛。平日，他尽量不肯打，他恐怕越来越需要依赖这种止痛剂，但是，这几天，他要跟宁三在一起，他不要痛楚骚扰她。

宁三躺在范斌臂上，舒服地睡去。范斌整夜都在半醒半睡中，他不知道能支持多少天而不让宁三发觉他的病。他打定了主意，一开始支持不住便回香港。

早上，宁三醒来，范斌约她下课后见。宁三倒不想去上课，只是范斌有件事想做，所以便赶她回校，又向她要了宁国起的办公室地址。

“怎么，你要找我大哥？”宁三奇怪地问。

“打个招呼。”“你们又合不来！”“不一定的，你放心！”宁三回校后，范斌到了宁国起在三藩市的办公室。

“范先生！”宁国起奇怪地说：“我想不出有什么原因会令你来找我！是我妹妹叫你来的吗？”“不是。”“那是为什么？”“我想让你了解一件事——我是真正爱宁三的。”宁国起没作声。

“宁先生，也许，这是我见她的最后一次。这件事，我只能告诉你，而你却不可以告诉她。我的日子不多了，我有肝癌，这次来三藩市，是想在我还有气力走动时看看她。”宁国起一时说不出话来，他看得出范斌失去了平日的神采，但他万料不到他是个垂死的人。

“如果我是你所鄙夷那类人……”“你便不会在这种情况下来看她！”宁国起没等他说完便接下去，然后叹了口气：“我明白。范先生，我很难过。”两个男人沉默了一会。

“你为什么要找我？”宁国起再问。

“我有点话跟你说。”宁国起沉默地听着。

“宁国起，”范斌说：“我不习惯叫你做宁先生，你也别叫我做范先生，就叫我做范斌好了！你得明白，我们没有时间互相认识到唤名字的阶段，所以我干脆省下了客气，就叫你做宁国起。”“随便你，范先生。”宁国起并不叫他名字的意思。范斌微微一笑：“宁国起，我要托你做两件奇怪的事。”“什么事？”宁国起大大料不到范斌有事托付他，不期然地有点不安和不悦。

“第一是处理我的财产，第二是照顾宁三和文宓。”宁国起愕然，这是完全出乎他意料之外的：“我不大明白你的意思。”“我的意思就是我才所说的那么简单。我投资房产股票，积了一点钱。我没亲人，没有谁可付托的。从前文宓给了我很多很好的投资意见，她说都是从你那儿听回来的，我很尊重你的见识和眼光，所以我想，你是帮我这个忙的理想人选。”“范先生，我马上有两个反应：第一，为什么你信任我？我们并不是朋友。第二，为什么我要替你处理？”“宁国起，信任你，是我的选择。从文宓口中，我知道你很可靠，你是个公道的生意人。至于你肯不肯，当然是你的决定，在香港，我已委托了一位叫做沈休文的律师处理一切法律问题，然而，他不是财经专家，他只可以代办一切必须的手续。将来我若委托他将什么给谁，要动用什么资产，都要由你两位受托人签支票。”“你的意思是，将你的财产如何投资这方面，由我决定？”“是。”“你不怕我吞没了你的财产？范先生，这是很容易的事。”“要是你吞没了我的财产，便等于给个机会我死后鄙夷你了！”宁国起不禁笑了起来。

“你也笑起来了，是不是？在你眼中，我的少少财产算什么？你当然不

会给机会我鄙夷你！”范斌笑着说。

“你有多少财产？”“时值三千多万吧！你知道，我不是红了那么多年，财产是极有限的！”范斌自嘲地说。

宁国起突然有点难过，范斌才那廿八、九岁，正如他说，才红了几年。

“这也很难得了！你没把钱都花掉，几年间积到这个数目也不错！”宁国起本能地做他的心算：“但是，为什么我要答应你呢？”“我也想不出理由！”范斌哈哈地摇着头笑。

“范先生，你是个怪人！”宁国起有点啼笑皆非。

“你先考虑一下再告诉我肯不肯。”范斌说。

“范先生，我不是个冲动的人，你自己也应该考虑一下。”“我已经考虑完毕了。虽然，我连你是否仍然很讨厌我也不知道。但我告诉你我不在乎！”

“你也许亦很讨厌我！”宁国起说：“我也没有问过你，——但我也可以告诉你我不在乎！”范斌摊摊手，作个无所谓的姿势。

“至于你的第二个付托，”宁国起说：“根本是不必要的。宁三是我的妹妹，有你没有你，我都会照顾她。文宓有她的父母和她的丈夫，当然有人照顾她！”“我说的是精神上的照顾，不是物质上的照顾。”“你是武断地担心她们会不快乐？”“宁国起，你爱过没有？”“这个与你无关。”“假如你爱过，你会明白；假如你没有，你终有一天会明白！”“宁三爱你，我并不明白，而只是知道。然而，为什么你认为文宓仍是爱你？”“我不是认为，我是知道！”范斌说：“你跟她这么亲近，我不相信你不知道！”宁国起很难否认这个事实，只是他认为不应该。

范斌看得出他在沉吟，于是说：“我也不晓得为什么我向你这些话。我本来没打算说。”“你爱我的妹妹，但是你又忘不了文宓，你这算是什么？”宁国起说。

“你认为我死了最好？”范斌突然觉得很可笑，马上笑不可抑起来！

“范先生，对不起，我的确如此想！”“宁国起！你是个完全理智的人，为你的妹妹和表抹着想，你的确应该宁愿我死了！我不反对你。但是，为什么刚才我告诉你我的日子不多，你居然有点难过？”“范先生，你是个难得的好演员，在中国所有的男演员中，你是有史以来最好的！我觉得很可惜。”

“那你是承认看过我的电影了！”宁国起笑着点点头。

“你到底是个不屑说谎的人！宁国起，其实你也不怎么装模作样！”“其实我和伤都没什么装模作样。只不过，我们的经历不同，对事物的看法不同。”

“你很有教养，没有说我们的出身不同，背景不同！”范斌喟叹地说：“出身和背景，限制了我们的思想，这是很可惜的事。不然，你会接受我，我会接受你。”“文宓也会嫁给你，”宁国起接下去说：“宁三不需要跟你缠在一起。”

“宁国起，文宓给过我一段刻骨铭心的日子，我总不能因为怨，而叫自己去恨或者去忘记这样的一个人。而认识了宁三，令我死而无憾。”“你不打算告诉宁三你的病？”“何必加添她的负累？”范斌感触地说：“就让她有段美好的回忆算了。她年轻，她忘记得起。他日宁三变成个白发者婆婆时，在记忆中，范斌只不过是她生命中的一小部份而已！”“范先生，我妹妹是个死心眼的人！”“少年十五二十时，谁不死心眼？大了就不会了！”“你想她忘掉你？”“我想她快乐。我能带得什么走？死总是孤独的死！你不要告诉她我今天跟你谈过些什么，也不要让她回香港，我会告诉她我到外蒙古尼泊尔之类电话不方便地方拍外景去。”“好，我答应你！”“至于那两个委托，你考虑

好了没有？你不用喜欢我，你可以继续讨厌我，就只当帮陌生人一个忙好了！”“ 好吧！既然你作了个这么奇怪的决定上来找我，我当是缘份好了。你也不用因此而不讨厌我！” 范斌笑笑站起身来告辞，宁国起想起一件事，忙叫住他：“ 你要我代你投资到几时？这笔钱总有个用途吧？我会注册一间公司，用那间公司的名义替你投资。公司的律师跟你的律师接触可以了，我不想跟你的律师见面，我希望保持幕后身份。”“ 好，一切依你的办法。那笔钱自然有用途，到时你会知道！” 走到门口时，范斌回转身来伸手跟宁国起握别：“ 谢谢你，宁国起，希望来世我们有时间交个朋友！” 宁国起亦不禁唤起了他的名字：“ 范斌，珍重！” 离开了宁国起的办公室，范斌到香港的医生介绍的美国医生那儿报到了一下，旅途劳顿过了，要办的事办了，精神也好了点。回酒店躺了一会，宁三已兴致勃勃地下课回来了。

“范斌，今晚有朋友请客，我们一道去！”“ 我只想跟你在一起，怎么又弄出个宴会来？”“ 不是我想弄的，反正是星期五，明天不用上课。我的同学姬莉昨天见过你，觉得你是全世界最好看的男人，她爸爸是电视片集的制片，姬莉告诉她爸爸香港影帝来了！在美国人中，她爸爸算是好客的，说要请我们到他家吃饭。”“ 他家在哪儿？”“ 苏苏里图，过了金门桥那半岛就是了。”“ 我的英语交谈怕不太流利哩！”“ 不要紧！日本影帝三船敏郎根本不会说！” 范斌换过了衣服，宁三跟他一块挤着照镜子，范斌把宁三推到前面，从后面伸出双手搂住她，对着镜子说：“ 我们站在一块也蛮帅的，是不是？” 宁三陶醉又满足地笑了，然后呶长了嘴：“ 将来不许你老得比我慢啊！人家说女人老得比男人快的，要是我长了满脸皱纹，你也长得一脸皱纹陪我！” 范斌心下一阵悲苦，不过马上陪着笑脸说：“ 一定！一定！我不但长一脸皱纹陪你，连后脑勺子也长城皱纹，双倍你的！” 二人谈谈笑笑，到了姬莉的家。

起初范斌奇怪，一个电视台的制片为什么拥有如此豪华的房子，原来美国电视制作是和香港不同的。姬莉的父亲叫朗奴。朗奴说：“ 美国的电视台很少自己制作片集，绝大部份都是外边的制片公司拍了，然后卖给电视台的，受欢迎的片集很赚钱！”“ 怪不得！” 宁三说：“ 我正在奇怪，为什么有时同名的片集，在NBC台播映了十三集，跟着的十三条却会在ABC台播映！”“ NBC台认为收视率不够理想，所以便不要了，ABC台却认为值得一试，买下另外十三集，假若收视率再不理想，这片集便没台要了，完蛋了！” 朗奴说。

“幸好爸爸的制作都长寿！” 姬莉说。

“长寿也不一定是好，象那‘夏威夷密探’片集，拍了这么多年还有人看，我也不明白，那男主角做到如今还是不会演戏，那过时的大波头发型还要用喷发胶，不过收视率总过得去，所以便拍下去啦！” 朗奴说。

四个人闲聊着吃饭，朗奴谈美国电视，范斌谈中外电影，虽然话题是有，范斌却想不出把宝贵时间花在朗奴家的理由。

“宁三，我们什么时候走？” 范斌乘着朗奴去了弄酒时用中文问：“ 朗奴为什么要请我吃饭？”“ 是姬莉硬要请你来的。” 宁三说。

“为什么？”“ 她想先跟你打好关系。” 宁三神秘地一笑。

“为什么要跟我打好关系？” 范斌实在摸不着头脑。

姬莉见两人边说边望她，忙问：“ 你们在说我什么？”“ 我告诉范斌你要跟他打好关系，他问为什么。你自己告诉他好了！” 宁三有点不好意思地说。

“噢！”姬莉望着范斌笑：“宁三答应了我，跟你结婚时让我做伴娘，你不反对吧？”“宁三，你……”范斌双眼充满感激，低头吻了宁三的额角一下，宁三红了脸。

“你先答应他吧？她紧张死了！”宁三说。

“姬莉，那是我们的荣幸，我当然不反对！”范斌说。

姬莉雀跃地挽着父亲的手说：“爸爸，三年后我到香港做伴娘哩！”“你们这些女孩子！”朗奴摇着酒又摇着头：“刚进大学便筹备婚礼，三年后你们两个三年后别吵嘴才好！不然姬莉做伴娘没着落了！”几个人又笑谈了一会，范斌拉着宁三告辞了。

宁三和范斌到苏苏里图海边一间餐厅坐在一角，范斌的欣慰一时盖过了苦闷。

“你什么时候请她做伴娘的？”范斌问。

“我刚回来那晚，她是我的同房嘛！我告诉了她一大堆关于你的东西，她自动请缨说假如我们结婚一定得让她做伴娘，不是我请她做的，我又没有说过我们会……我们会……你还没有求婚！”要是他是个健康的人，范斌会在此时此地向宁三求婚，可是他不能这样做。当他已经快走到生命的尽头的时候，他不能要求宁三付出毕生的承诺。

宁三见他久久不语，觉得有点自讨没趣，范斌分明无意求婚！

“当然，你求婚，我也未必答应。”宁三故作轻松地说：“这样也不错，拍拍拖，浪漫一下，大家都玩得开心！”“宁三，我从来不以玩的态度去看我们的感情，不要说负气话，你知道我爱你！”范斌说：“当然，你玩够了，可以不要我，我始终会记得，宁三曾爱过我。”“别说得那么可怜！范斌，我怎会不要你呢？只是，我有时感到，你的心不是百分之百属于我，虽然你对我百份之百好！”“为什么这么说？”“朱丽莉，我明白；方璧君，我明白；你对她们的好并不侵犯我。只是文宓，你从来不提她！”“过去的事有什么好提？”“不是有什么好提，而是你怕提起！”“就算我怕提起好了！不愉快的事为什么要提？”“她给我心理压力！你知道吗？我离港那早上她来找我，审问了我一番，给了我一记耳光，她自己结了婚却又不高兴人家碰你！”范斌想起文宓在机场上见到他那痴痴凄凄的眼神，原来他和宁三的事她知道了。

“别想她，宁三，她是个爪子不放的女人，我明白。”“范斌，假如有一天文宓跟你说：我还是爱你，我不要石建国了！你会怎样？”“这是不可能的事。”“我是说假如。”“我不答愚蠢的假设问题！”宁三默默地吃完了她的雪糕，不再说话。

回到了酒店；范斌又感到肝部疼痛，脸色青白了起来。

“范斌，你不舒服？”宁三有点急。

“没什么，也许刚才吃错了点东西。我去洗个澡，也许会舒服点。”范斌把自己关在浴室里，脱了衬衫，镜子里的自己，腰腹微肿，幸好宁三看不出来。他拿起吗啡针，注射了下去，倚在瓷砖墙坐在地上。眼前浮起杨导演的尸体，鼓胀的腹部，蜡黄凹陷的脸……杨导演临终前五、六个星期，样子已经变得那样难看，范斌仿佛看到几个月后的自己，蜡黄凹陷的脸，鼓胀的腹部……他多愿意宁三在他身边，当然他不想地面对这种恐怖，他只愿她记得他平日的样子，平日的健康强壮。

吗啡的功用渐渐发挥，疼痛渐渐消失了，心情也轻松了，有点迷离的

欢愉。范斌脸带笑容的走出浴室，宁三松了一口气：“刚才脸也白了，吓了我一跳，现在没事了吧？”范斌摇摇头：“可不可以答应我一件事？”“什么都答应你！”宁三拥着他赤裸的上身。

“明天后我们足不出户，在房间里关两天！”“好极了！我倒没试过！”两天似是刹那，宁三只记得一直在范斌怀中。清晨，他们牵着手在窗前看洋船穿过金门桥底，晚上，他们点了蜡烛，看自己粘在墙上的影子。

“但愿这房间，就是另外一个世界，这样就太好了！”范斌有所感地说。

“无论在那一个世界，我们都是在一起的，范斌，你已经变了是我的一部份，我已经不可以变回从前的宁三了！你好象在我的血液里流窜，在我心里造房子，我觉得浑身都有你！”“宁三，你是个太懂得付予的人，怎么我不早点认识你？”“现在也不迟，我们还有一生一世！”宁三快乐地说。

范斌涌了一眶热泪，忍不住握着拳头痛苦地滴下了泪水。

“范斌，什么事？怎么你会哭起来？”宁三握着他的拳头，细细地问。

“我很高兴在此生中找到你就是了！”范斌搂着宁三光滑的背，宁三软绵绵的胸脯贴住他胸膛，范斌几乎想告诉她自己不久人世，几乎想要求她天天伴着他，直至死亡来临的一天！然而，丑陋的尸体形象令他马上返回现实，鼓胀得离奇的腹部，蜡黄得令人作呕的脸孔……他怎能叫宁三面对这些？改天他离开宁三回港，就当生命已经完结好了，何必拖条痛苦恶形的尾巴？到时，他躲起来静静地死去算了！想到这里，范斌反而心里释然。

宁三拔下一根长发，缚在范斌的头发上。

“如今你的发中有我的发，我是下了咒语，你这辈子都被我缠住的了！”然后，宁三嫣然一笑，张大了闪闪亮的眼睛说：“我也同时下了自己的咒呢？这咒生死不变，我这辈子只属于你！”“不要说这些话，宁三！我知道你爱我，不要下什么生生死死的咒！”“生生死死有什么要紧？假如我先死了，我只不过是消失了肉身，我的心灵一样与你同在。假如你先死了，我也不会当你离开了我，虽然我看不见你的肉身，不能再牵你的手，但是，你的心仍然跟我在一起，你永远是我的丈夫！”“丈夫？”“是的，范斌，在我心中，你是我的丈夫，虽然我们没谈过结婚，但是我的感觉，就象是你的妻子一样！”“宁三，你是一个很特别的女孩子！世俗的感情到了你手中，都自然而然地变得美丽，仿佛超脱尘世，浮在永恒的太空上！”范斌拿了张纸，写下了那儿句诗：

梦里，
我用青草，
缚着你的一滴眼泪。
此刻，你用秀发，
缠着我那紊乱的心。

“给你。”范斌把纸递过去。

“这首诗是你写给文宓的。”宁三瞥了一眼没有接。

“我知道。我亦知道你知道。”“那为什么给我？”“为了解除文宓给你心理上的压力，为了表示我百分之百属于你。”宁三一边把诗收下，一边说道：“我但愿你从未写过诗！”“你不喜欢这首诗？”“这只算是充公物件，又不是给我写的，有什么好喜欢？”“那现在你充公了我，千万不要说有什么好喜欢的！”“我只充公了你的心，谁要你这个大个儿？阻地方！”宁三懒懒地在范斌怀中睡去了，范斌凝视着宁三那细密晶莹的少女皮肤，酣睡中透出两朵

红晕，他觉得自己很幸运，同时又觉得很不幸，想起宁三对生死的哲学，他不禁长长的叹了口气……虽然我看不见你的肉身，不能再牵你的手，但是，你的心仍然跟我在一起，你永远是我的丈夫……范斌轻轻地抚摸着她的秀发，数着她的睫毛，唯恐忘记地定睛看她那骄傲的高鼻子，和那微微向上掀的尖尖嘴角，他要向自己保证，在最后的日子里，每次想起宁三，他都能象工笔画匠般，记得起她脸上最细微的特征。

星期一早上，宁三慵慵懒懒的上学去了，范斌没有离开酒店，他很不舒服。回港的日子到了！生命止于离开宁三！范斌打电话到航空公司订了后天的位，他知道他不能再勉强支持多久。

范斌躺在床上，既想宁三快点放学回来，又不想她太早回来。他太累了，为了在宁三面前不要痛，这几天他每天都得偷偷注射两次吗啡。他知道疼痛只会越来越持久，注射吗啡的次数只会越来越频密。他觉得自己象个外壳仍然完好，内里却在腐烂的瓜，他几乎嗅到临终的异味。

正在胡思乱想间，床头的电话响了，接线生说有人找宁小姐，范斌告诉她宁小姐出外了，收了线。

不到五分钟，门铃又响了，范斌抱着疲累的身子起床开门。

门外站着的是文宓！

骤地看见文宓在眼前，范斌内心有说不出的甜酸苦辣。这个曾经属于自己的女人，已经九个月没站在他身边了。九个月，恍如隔世。

文宓伸手轻轻抚摸他的脸庞，瘦了，憔悴了，然而范斌那种动人心魄的凄美，本就是苍凉的，他失掉了健康的容色，却添了一份文弱，平日深壮的五官，在苍白的脸上，变得纤秀了，几乎是飘逸了，文宓心中暗自一惊，缓缓的走入房中。

房间里面，被铺零乱在床，床上有宁三没折好的牛仔裤，桌子上散着宁三几本笔记本，浴室地上掉了件厘士花边睡袍。文宓心里升起浓浓的妒意与恼怒。这房间每一个角落，都充满了宁三的痕跡。

文宓放下了皮包，默默地去把床铺好，把宁三的牛仔裤和睡袍折好，把桌子上销笔记本叠好，跟着，又收拾了一下范斌四处放的衬衣和袜子，由始至终，不发一言。

“为什么不跟我说话？”范斌按住了文宓刚拿起个余下几口隔宿咖啡的杯子的手。

文宓推开了范斌的手，继续拿起杯子往浴室走，把咖啡倒掉了，又走出来。

“为什么你不坐下？这些东西有待役收拾的。”范斌给她挪了张椅子。

文宓紧闭着嘴唇坐下，点了根香烟，深深的吸了几口，呆呆地出神，烟次品了一时长，范斌把烟灰缸递过去，文宓掸了烟灰，望了望范斌，眸子中的怒意渐消，浮上了满目的怜惜与心疼，伸出双臂绕住范斌的脖子，把头依在他的肩上，良久不语，范斌只觉得她的背在激动地起伏。

范斌轻轻拍着她的背，呵护道，“文宓，什么事？”文宓双手仍然绕着他的脖子，叹息着说：“你来找宁三，我来找你。嘿！我是多么的沦落！”范斌知道文宓一向心高气傲，他不明白她为什么会千里迢迢的来。

“你为什么跑到美国来？”“来看你，正如你来看宁三一样。”“我刚巧没戏拍，来散散心。”“你跟我到欧洲去，那儿有最好的医院，我陪你，直到最后一天。”文宓突然说。

范斌觉得血都涌上头来，把文宓推开，怔怔地望着她。

“我知道了！”文宓凄然地说。

“谁告诉你的？”“你的医生，刚巧是建国的朋友。不是他告诉我的，是我问他的。”“你是什么时候知道他的？”“在你上机那天。你想，在机场遇见你，我是什么心情？你赶着飞去看宁三！”文宓叹了口气。

“她不知道，别告诉她！后天我便回港。”“然后呢？”“以后的事她不需要知道！”“你很爱她？”范斌点点头。

文宓自嘲地微微一笑：“所以我说我真沦落！你已经把我划出生命以外了！”“其实你不必来，文宓，我会记住你的！”“我不只是记住你那么简单，我要在你身边！”“别傻了，文宓，你是有丈夫的！”“我告诉他我去欧洲游玩几个月便成了，他不会怀疑的。何况，你或许会好起来。”“我不能骗自己，文宓。我也想活下去，只是，我觉得我的身体一天一天地腐坏下去……那是种令我恶心的感觉。起初，我也希望过，现在，我不是不挣扎……你不明白的！”

挣扎，也是一天一天地坏下去，信心，乐观，全都没有用。文宓，我没有气力了！一切，只有我自己体验得到，我根本不想谈了！”“也许，这几天你精神不好，过几天好了，你便不会这样灰心了！”范斌无奈地苦笑一下。

“斌，不要放弃，跟我到欧洲去！”文宓恳求着。

范斌自己心里明白，到了要用吗啡止痛的阶段也就是最后的阶段，他不想跟文宓再谈就医的问题，于是应着：“我考虑一下到欧洲医治去。你让我想想。”“你让我照顾你！无论发生了什么事，我都不会后悔！”“文宓，听着，要是选好了医院，我会自己去。你有个快乐的家，不要做令你丈夫难堪的事！”“他根本不会知道！”“假如你不会让他知道，你亦无谓陪伴我了！文宓，不要这样折磨我，我不能再从头经历过一次，有你在身边一个时期，突然又没有了你！”“假如你叫我离开他，我会离开他！”“你不快乐？”“不是。建国他，没什么。”“你快乐，我便放心了！”“你从没想过叫我离开他？”“这些事是叫得的吗？我有叫你离开我吗？文宓，选择离开我的是你！”“你怎知道宁三不会离开你？”“她不会的。”“你们才认识了几个月！”“假使我活到七十岁，她也不会离开我，我知道！有我一个，她便满足了！”“也许，我曾经这么以为过。但是，我现在才知道，我最想要的是你，不然，我何苦来这里？明知……明知你跟宁三在一起！”“现在有点迟了吧？”范斌冷笑着说。

“那你叫我说什么呢？斌，也许你不要听、但我是一定要说的。斌，我永远爱你！”“好，我听到了。文宓，你何苦来？你回去吧！这样我们大家都痛苦。”文宓泫然无语，手指拿着皮包的边捏来捏去，她觉得自己是个失败者，范斌已经不再在她掌握之中。文宓思潮起伏地坐着，范斌站在窗前，也是心乱如麻。

这时门“呀”的一声开了，宁三抱着书本回来，一看见这个情景，诧异之余，猜不出发生了什么事。

“表姐！怎么你来了！”“我来游埠，顺便来看看你。料不到，范斌也在这儿。”文宓很快回复了镇定，“你怎知道我们住在这儿”宁三问。

又一个“我们”，文宓的心又刺痛了一下。

“你的同房告诉我的。”文宓说。

“别告诉爸妈和大哥，他们又多话说了！”宁三最怕大哥干涉。

“我不会。”“文宓，答应我，一切都不要说！”范斌恐怕文宓告诉宁三他

患病的事。’“当然！”文宓根本不会告诉宁三范斌不久人世，反正范斌后天便回港，跟宁三分别了！她当然不会说，说了宁三一定要随着范斌，而她，无论如何也不会给宁三这个机会。

“怎么今天这么早下课？”范斌问宁三。

“下午的实验取消了，所以早了回来。这不是更好吗？我可以多陪休！”宁三开心地说。

“我来了你便懒了！我实在应该快点走！”范斌笑着说。

“唔！不许走！”宁三撒着娇投进范斌怀中，文宓看在眼里，妒火顿时再度升起。

“表姐要不要跟我们一起吃午饭？”宁三问。

“不用了，”文宓冷冷地说：“我走了！”“你不是说来看我吗？怎么又说要走了？”宁三奇怪地问：“还恼我吗？那回我口不择言，表姐，我道歉，不要恼我吧！”“告诉你，我不是来看你的！”文宓拿起皮包站起身，“我是来看他！”宁三的呼吸停了一下，她知道文宓是有侵犯性的。

文宓的眼睛在范斌脸上停留了一阵，然后溜过去宁三脸。上，直视着她说：“我爱他！”文宓的眼睛再度溜到范斌脸上，如吟似诉地低低再说一声：“我爱他！”这句话打开了范斌心中的伤口，伤口里面是他与文宓的往事，那是个痛楚的伤口，然而，亦是范斌舍不得让它愈合的伤口。

文宓既媚且怨的眼睛在告诉他：斌，我也受了伤！宁三又恼又恐的眼睛亦似乎在说：你知道我怎么对你，你不要被她抢走！

面对着这两个女人，范斌黯然神伤，不过他没有改变主意，他选择留在身边的仍是宁三，也许，他信任宁三比信任文宓多。

“文宓，你回去吧！好好的照顾自己！”范斌温柔地对文宓说。

文宓走到范斌跟前，拥着他深深地吻了一下脸颊然后离去，没有跟宁三说再见。

“她简直当我不存在！”宁三气得脸也红了。

“算了，她走了！”范斌说。

“为什么你对她那么好！文宓！好好的照顾自己！她有什么不妥？她活得很开心，用得着你担心吗？”宁三说：“你是，唯恐她忘掉你！”“宁三，我和文宓不是敌人，我毋须对她不好！”范斌说。

“那末她对我不好你便不管了？”“你想我怎样？代你骂她？骂她什么？”范斌说：“叫她不许说爱我，因为宁三不高兴？宁三，你不是这么不明事理吧？”宁三叹了口气：“我应该明白文宓。任何男朋友，她都是不会放手的，何况是你？我也应该明白的，一个女人口口声声说爱你，你怎能不感动，何况那个是文宓？……我只管好好的爱你便是了，你们之间的帐，我不能代你们算！我甚至不应该想，我爱你多还是你爱我多……”范斌伸手搂住宁三，开玩笑地说：“算帐不公平！你没有过去，你便认为自己身家清白！我比你大十二年，我当然有过去，这样你便认为我有案底！假使你今年是二十九岁而不是十七岁，你的案底也许比我还多！”“狡辩！”宁三的指甲轻轻在他脸上划了一下：“出外吃午饭吧！”范斌的疲累没有减轻，但是也只好支撑着陪宁三出去了，然而他什么胃口也没有。

晚上，范斌更是辗转反侧，难以安眠，他的腰腹在胀痛，他冒汗，他反胃，五脏六腑都象反转过来。他蹒跚地走到浴室给自己注射吗啡，在神魂飘荡中，他知道自己时候到了，他没法再支持下去，模仿健康正常的人的生

活。

翌日早上，范斌打了个电话，改了即日返港。

“为什么？”宁三失望地问，耽心地望着他那苍白憔悴的脸：“你来到三藩市后一直都象不大舒服。”“是啊！”范斌笑着扯谎：“也许是水土不服吧！我真没用！回到香港便没事的了。在这儿我失眠又胃口不好，我这辈子都未试过这样的！”“你本来说明天才回去的，为什么忽然要今天回去？”“当然，水土不服也不差在多提一天，到底，见到你比什么还舒服！不过，昨夜你睡着时，我跟公司通了个电话。去蒙古的外景队，三天后出发，我想早一点回去打点一下东西，这回一去要拍几个月，我也有很多事情要准备的。”“那这几个月我怎么跟你联络？”“你我不着我的，外景队四处去。不过我会写信给你，报告我的行踪！假若不能直接寄信来，我也会叫人在香港转寄给你！”“你会在蒙古多少个月啊？”“少则两、三个月，多即四、五个月，不算太长！”数起日子，范斌心中有抑止不住的哀伤，他没法再说下去。

“不要难过！”宁三拉着他的手：“你要全心全意演好这部戏，我会全心全意的念书和想念你！不过，记着，到了可以打长途电话的地方便给我挂个电话！”“当然！我喜欢听你的声音！”“你昨夜没睡，现在躺一会，我替你收拾东西吧！”“都收拾好了，不过是几件衣服！”范斌昨夜挤着疲累收拾东西，就是恐怕宁三看见他注射吗啡的用具。

在车子里，范斌有说不出的辛苦，他只盼望快点回到香港，安安静静地躺在床上。肉体上的痛苦，令人只求解脱，爱情、事业，也无法战胜肉体上的折磨。

范斌一边舍不得宁三，一边是但愿早点离开她，不用再筋疲力竭地装做没事人。他实在觉得这个身体腐坏了，腐坏得令他无力再面对自己所爱的人。

在入闸的时候，范斌把宁三抱在怀中，什么也说不出。

“在蒙古这些地方，你保重！”宁三叮咛着。

范斌点着头入了闸，走了两步，又转折出来，宁三还依依不舍地站在闸口，范斌再度抱住她。

“你现在就象小孩子不肯上学！！时间到了！再不进去飞机就要飞走了！”宁三嘴里这么说；拥着范斌的双手却没放开。

范斌再亲了她一下：“别担心，我会照顾自己的！”范斌转身再度入闸口，在安全检查处刚排上队尾，看着蠕蠕而动的人群，他突然有个自己快要消失的感觉。

“宁三！”范斌离开了排队的人群冲出闸口，把刚转身离去的宁三唤住。

“宁三！”范斌站着张开了手。他多希望，把宁三带到另外一个世界去！

宁三投进范斌怀中，对他的两度折回，是诧异又是欣慰。

“宁三，我不能放下你！”范斌一阵阵地心疼，怎么这就是永别呢？“范斌，我也不能放下你！如果暑期到了你仍在蒙古，我来陪你！你写信告诉我怎么能够找着你便成了，我不怕辛苦的！”蒙古，他自己创造的谎言，把他带回现实。是的，他不能失态，不能令宁三起疑心。

“是呀！好主意！那末我上机上得安心了！”范斌勉强地笑着。

别过了宁三，重入闸口，范斌踉跄地抱着头靠在墙上，他想哭，想叫。地勤人员走过来问：“先生，你不舒服吗？”范斌强自镇定说：“我没事。但我的手提袋里有药用吗啡。我有医生纸。”地勤人员诧异又可怜地望了他一

会：“我们会通知机上职员，好好照顾你。”

第九章 逝是他的残躯

在香港的机场里，范斌的司机接了容色憔悴的主人，把他送回家中。

范斌吩咐了司机，把所有关于蒙古的风土人情的书籍和地图全部买回来。灯下，范斌努力地翻着书，手指找寻着地图上的城镇，设法在还有力气时，给宁三写几封象样的信。

在回港的两个星期，除了医生外，范斌没通知任何人他已经回来，不打电话，不接电话，也不出外。他只是在精神比较好时便写信，他不想见任何人。

癌症，是不需要长期住医院的病症，不过，范斌畏惧进医院的最后日子终会来临，那时他的身体会衰弱得那么无助，任人摆布。一想起白色的床单，和充满味道的病房，范斌便但愿今夜躺下了明早不再起来。

等待死亡，是最丑陋的事。范斌见过杨导演临终，吗啡注射得迷迷糊糊，也不晓得自己的肚子胀得多大，眼睛是开还是合，半张着嘴巴喘着气，……想到这里，一阵恶心，范斌跑到浴室呕吐起来！

范斌抬起头来，凝视自己镜中的脸孔，他问自己，为什么要苟延残喘下去？医生告诉他已经没有希望，而他的身体，没有一天不受痛苦的煎熬，他无法解答，为什么要活完这个大限。为了生之责任？为了证明自己肯打这场必败的仗？为了不在身边的人？宁三、朱丽莉、方璧君都不晓得他的生命快要完结，既然不晓得，他今天去和明天去都没有分别。文宓知道他的生命快要完结，但他应为她而多活几个月吗？范斌对着镜子狂笑起来，他觉得自己象个被死神扯线的木偶，戏还没有演完，死神不许他下台，还要他继续在台上受折磨。

医生来看他，不外是看什么时候把他关进医院——那死亡的隧道，他甚至对医生反感。

医生在夜间来了，范斌不肯进医院，也不肯要护士，医生来看他，是对他特别忍耐与关怀，范斌不是不知道，然而他按不住心里的暴躁。

“你来干什么？”范斌满怀敌意地说。

“范斌！”医生察觉到他情绪的不稳定：“你家里没有一个懂得护理的人，你实在应该进医院！”“除了知道我一定要死之外，我实在不需要什么护理！护理什么？有什么药物或者疗法能够帮助我？”医生默默无语，一双大手慈和地按住范斌的肩膊。

“范斌，你一向身体健壮，所以你到今天还不至于衰弱得走动无力。你不进医院，我不勉强你，但是我得和你谈谈。”“医生，我见过肝癌病人。”范斌叹了口气：“我也知道，终有一天，我会无力洗脸、盥口，甚至起床，我害怕的是那么的一天。我但愿马上死掉，不用过那些日子！”“范斌，上天仍要你活着的时候，我不能让你死去。世上是有稀奇古怪事的，有些病人，医生看他百分之九十九会医不好，他却会好转过来。我有过一位癌症病人，十多年前已有几位医生说他活不过六个月，而他却活到如今。所以，我们不会逆天之意，百分之百肯定病人会死。”“那你一定是十多年前断错症，人家

患的根本不是医不好的病！”范斌冷笑着说；医生脸色一变，但是仍忍耐着。

“癌是细胞的不正常生长，原因是什么，我们到现在还不知道，老实说，目前研究出来的各种疗法，都是抗得癌来同时又对身体有损害的，我不怪你生气，我们也生气。你目前应该做的，是吃得下东西时设法吃，不要令身体太衰弱，身体弱了，战斗力也弱了。”“我为什么而战斗？为了多三个月？六个月？”“范斌，为什么你完全没有斗志？”“医生，肉体上的痛苦，令我不能给我所爱的人什么。现在她们都不知道，拖下去，她们终于会知道，我为什么要她们痛苦？”“范斌，也许，你的情况会改善，也许，你的情况会坏下去。你总需要个人在身边照顾你。范斌，不要太倔强。”“不是倔强，我是无可选择。”“你考虑一下我的话。”“我不能依我的意思生下来，我也要依我的意思离开这世界。我不要床边有唏哩呼噜在哭的人。”“为什么你要选择寂寞？”“不是选择寂寞，我只是选择安宁。”“范斌，听我一句忠告：当你觉得需要人的时候，找人到你身边来。有时，我们一个人所能承担的有限，不要剥夺爱你的人关心你的权利。”“医生，我没有吗啡了！”“上回你去旅行，所以我给你多一点。现在我不能大量给你，你的情绪不稳定，我只能答应你，让你叫司机每天来取。其实，这样做我已经不愿意了。”“医生，我不会作过量注射的。”“在你情绪低落时，你根本不知道自己会做什么，我不能多给你。范斌，其实我已经越过了界线，我应该坚持你在有护士或者家人的看管下才用吗啡。”医生摇头说：“我实在应该把你送进医院！”“医生，你担心什么？我痛，便要注射，吗啡储不起来的，别以为我会把吗啡储起来自杀！我天天痛，怎么储？”范斌自嘲地说：“我只能寿终正寝，对不对？”医生拍拍他的肩头：“我替你找个好的护士！”“我不要！”范斌说。

医生想想，暂时不跟他争辩，吩咐了一些事情，然后离去。

范斌终于作好了几封写给宁三的信，搁着数日子寄出。如今，写字是吃力的事，站起来是吃力的事，从前根本不知道要费力的东西，现在变得全部都费力。范斌觉得自己多半时间躺在床上，凝视着天花板，日子似乎过得很快，又似乎过得很慢，每秒钟身体都受着煎熬。

那天他仍然很清楚，他想去洗手间，但是没法起来，他惊愕又愤怒地躺着，直到佣人拿熨好的衣服进房间，才笨拙地扶它起床。他不习惯佣人的搀扶，他恐惧自己的无助，他有说不出的恼怒！佣人惶恐地看着他，他把她赶出房间。

再度躺回床上，他突然渴望有个亲切的人在身旁，他想起了丽莉。挣扎着拨了个电话，找到了丽莉：“。丽莉，你马——亡来！”丽莉诧异地来了，一看见范斌的样子，丽莉急出一堆话，“你回来了？你不舒服？有没有看医生？我替你叫！呀，司机呢？”“丽莉你坐下！”范斌伸出一只手，丽莉过去握着坐下：范斌据着她的手，良久无语。

“丽莉，”范斌终于开腔了：“帮我一个忙，到这儿住，陪着我。”丽莉又是担心又是欢喜，她弄不清楚发生了什么事。

“你镇定地听着，不要惊慌。”丽莉早已吓得手也冷了。

“我患了肝癌……”丽莉刚要叫，范斌捏捏她的手：“不要叫，不要哭，静静地听着。我的日子不多了。……”丽莉已经哇一声哭了出来。

“不许哭！”范斌扯了扯她的手，命令地说。

丽莉唔的一声，强忍着不敢哭。

“不要让他们把我送进医院，丽莉，你是我唯一可以信赖的人。不要让他们把我送进医院！”“但是你应该进医院呀！”丽莉呜咽着。

“你再这个样子我不跟你说了！”范斌掷开了她的手，丽莉赶忙抓回她的手，把呜咽声吞下去。

“你陪着我使成了。医生天天来看我的，有人照顾，我便不用进医院了，我喜欢在家。”“我一定照顾你！”“有些东西我要你代我做，要是你帮我忙，我说什么你便做什么好了，这几天我太累，不想多解释。你不要接电话，不要跟任何人说我的事！有几封信我请你代我寄，你依照我写下的日子寄便成了。”丽莉噙着眼泪点头。

“丽莉，我只信任你。”丽莉忍不住又哭了起来。

“丽莉，你老是哭不如回去好了！”范斌恼怒地说。

“我……我不哭，我……我……我陪着你。”范斌疲倦地睡去，丽莉睡在床边，哭肿了眼睛。呆坐了半天，丽莉跑进厨房，烧范斌爱吃的菜。烧了几道菜，煮了些粥，丽莉又跑进房间看范斌醒了没有。

范斌醒来，看见她在身旁，放心地笑了笑。丽莉忙跑进厨房，暖了菜和粥，端了进来。

“有狮子头，有蠔油洋葱牛肉，都是你爱吃的！来，吃一点！”范斌感激地望着她，为了不令丽莉失望，他努力地吃点什么，但是完全没有胃口。丽莉又伤感地哭了。范斌拿她没法，惟有让她哭。

晚上，医生来了，丽莉急急地说：“医生，为什么你不早点来！”“丽莉！”范斌制止她：“医生是这个时候来的，你吵什么？”“她照顾你？”医生打量着这个惊惶的女人。

“她今天才知道，所以急了便胡说。她可以照顾我的，你跟她说便成了！”

“医生你救救他！”丽莉眼红红地说。

“丽莉！”范斌被她弄得啼笑皆非：“医生一直在医治着我！”“医生，”丽莉呜咽着说：“不要让他死……”“丽莉，你别再胡说了！”范斌实在尴尬。

“这位是？”医生不晓得如何称呼她。

“朱小姐。”范斌不作任何解释：“医生，我很累，你代我办吧！”医生明白地替他注射了吗啡。

“朱小姐，”医生向丽莉招招手：“这种针药，需要时四小时一次，不可以多。假如范斌、说不需要便不用注射。”“这是什么？”丽莉问。

“药！”范斌不耐烦地说。

“范斌自己懂得注射的。不过，假如他没气力，你可以代他注射。”医生说，“我怕，我不会的。”丽莉说。

“很容易的，”范斌说：“我学得会，你也学得会！”“来，我教你，朱小姐，小孩子也学得会的。”医生向朱丽莉解释。

“针这么扎下去，他会痛的！”丽莉说。

“不痛的！”范斌说。

“不！我不敢！”丽莉吓得心扑扑地跳。

“我给你液体吧，喝下去便成了，不过效果慢一点，必要时只好如此。”医生不放心地望着丽莉：“你最好进医院！”范斌坚决地摇摇头：“还不至于吧？”“随时给我电话！”医生对范斌和丽莉说。

丽莉忙点头，这话令她放心很多。

夜间，范斌常醒来，看见丽莉总没合眼，范斌温柔地对她说：“丽莉！”

睡吧！你不睡不成的！”“我怎么睡得着？”丽莉的眼泪又涌上来：“你要到洗手间去吗？我扶你。”“先不用！”范斌说：“让我试试看……唔，你只需要拉我一把！”范斌终于站了起来。

“呀，你好多了！”丽莉欣喜地说。

“是，好多了，对不对？你可以睡了吧？”范斌哄着她。

夜里，范成本就难以安寝，但是为了怕丽莉惊惶，他只好装睡，因为他一辗转反侧，丽莉便紧张得手足无措。痛楚阵阵啮食他，他努力地闭着眼睛不动，丽莉终于疲倦了，在床边沙发上睡去。

范斌在黑夜中望着忠诚的丽莉，为了不想让他以为她记挂着家里，她连小莉也没有提起。风从窗缝中闪进来，丽莉没有盖毡子，范斌扶着墙缓缓起来，拿了张毡子，盖在她身上。单是做这么小小的一件事，走了那么的几步，他已感到好象挑了一千斤，走了几里路。

范斌坐在她身旁歇一下，惊醒了丽莉。在黑暗中，空籁之音令四周更为凄清，范斌的眼睛在瘦削了的脸庞上，发出奇怪的凝聚光芒，丽莉犹如看见十几年前，十四岁的片场小工范斌，瑟缩在她家的沙发里。丽莉心里一酸，抱着范斌的头啜泣起来，范斌轻轻地拍着她的背安慰她。

“范斌，我们都是在片场一起长大的苦孩子，你去了，我也就没有了最好的朋友了！”丽莉伤心地跺着脚：“你好起来吧！”“丽莉，多谢你！”范斌把毡子拉拉，把两个人一齐盖着：“这些年来，我总是在有困难时才找你，你不怪我快乐时便失掉踪影吧？”“不！你见着我时，我们是一齐快乐的。我高兴你在不开心时一定想起我。你很看得起我！”“别这么说。丽莉，你是我的亲人，家人！”他们握着手，流着泪，头靠头，肩靠肩地在窗前坐到天亮，曙光射进来，丽莉如梦初觉地说：“你一夜没睡！快回床上去，我扶你！”范斌靠在她身上站了起来，定了定神，放开她的手，便撑着走回床上，扮个鬼脸向她笑：“好！我睡觉去，你也睡觉去，你先替我拿药！”范斌把丽莉不晓得是咖啡水的药喝下了，他有点嘉许自己忍着一夜没服咖啡，他不想越服越频密，他不想服得太多迷迷糊糊。他害怕迷糊。迷糊，他便会象杨导演一样，被人搁在医院等死。

睡了一觉，醒来吃了点粥，范斌觉得精神不错。窗外的树在风中摇，他觉得外边从来没有如此美丽过。突然，他厌恶四壁，他从来没有如此想出外过。

“丽莉！”范斌说：“我想去兜兜风，你驾车！”“你够精神去吗？”丽莉又惊又喜地问，半信半疑。

范斌自己穿了衣服鞋子，看上去十分俊美整齐。

丽莉忘了车匙放在哪儿，房间里找不着，跑出客厅找，找到了刚回头，看见扶着墙壁走下后屋与客厅间三级楼梯的范斌踏了个空，丽莉惊呼一声，范斌已叭哒地摔下来，丽莉吓得魂飞魄散，飞跑过去看他。

范斌长长的个子朝天躺在地上，嘿嘿地笑着，象咆哮又象悲泣。

“范斌！范斌！有没有摔着了？”丽莉急得骂自己：“我不应该让你自己下来！”范斌对不听话的身体有焚烧似的愤怒，重重的一拳又一拳的槌在地上：“该死！该死！该死！”“你，你怎么了？”范斌个子大，丽莉拉拉手又拉拉脚，不晓得怎么把他弄起身来。

范斌狼狈地让丽莉半拉半扯地扶到沙发上坐下。丽莉忙跑去拨电话。

“你干什么？”范斌恼怒地问她，“我打电话叫医生来！”“放下电话！叫什么医生！我没事。”丽莉担心地把电话放下，“我替你倒杯茶！”“不用！我们兜风去！”再看见自己的大门口，范斌有恍如隔世的感觉。三星期了，他都没有看过外边。第一封在蒙古写的信，宁三应该收到了吧？他还能瞒她多久？范斌叫丽莉驾车到珍珠滩的路口，停了好一会，他仿佛听到遥远的浪声，看见沙滩上宁三的长发在飘扬。倔强地说她不会后悔。……“把车子停在这烂泥路口干什么？”丽莉在车子里坐得莫名其妙。

“没什么，只是跟一个人道别。”范斌凝视着草坡下面的海。

丽莉狐疑地望着他，范斌回过头来：“开车吧！”沉默一会，范斌对丽莉叮咛：“好好地照顾自己，不要让人欺负你。片酬是要讲清楚的，别信那些独立制片人的鬼话，看中你心肠软，向你吐苦水，哄你少收片酬！赚了钱又不见得会分给你！”“我又不是主角，价钱拿得太紧，怕没有人请我！我三十二了，不是二十二！”“什么叫做拿得紧呢！五千是紧，一万也是紧，你总得有点主意！丽莉，你仍然很洪亮，为什么对自己那么没信心？”“我老了！要是有条件，老早当女主角了！”“你一点也不老！真的，丽莉，你很漂亮！”丽莉感触起来，眼泪簌簌而下。

“我是没有自信心的！要是没有你在身旁，告诉我我漂亮，我能演戏，我便……我便……”“你需要钱吗？”范斌问。

丽莉摇摇头：“我储下了一点，现在也有戏拍。你不要给我！”“你从来没要过我一文钱！”“不需要嘛！我花的又不多！”范斌又沉默了一阵。

“有件事我一直想问你。小莉……”“你问过了，她爸爸姓黄！”丽莉答得很快。

“你结了婚不到九个月她就出生！”范斌说。

“她早产了，头一胎早产不出奇。老人家是这么说的。”“也许是我傻，”范斌说：“我一直有个感觉……”“只因你疼她罢了！女儿不可以乱认的！”

“你真的没有骗我？”“小莉不可以今天姓黄，明天姓范，我骗你干什么！”丽莉低头揩着泪：“我是正正式式有着丈夫的！”“对不起！”丽莉感怀身世，更加止不住呜咽。她从来不敢奢望范斌娶她，虽然，在心底深处，她不是没希望过，这个愿望深藏得连她自己也不敢偷看。想起养尊处优的文宓和宁小姐，她觉得自己卑微如尘埃。

“回去吧！你这么哭，怎么驾车？”车子到了范斌门口，范斌已打定了主意：“你回家吧，看看小莉，过几天我再打电话给你。”“不，我不回去！谁照顾体？”“我精神还好，你先回去看看小莉，她还小，你怎么放心得下？”“那末，我过几天再来。”“好的，我会给你电话。别告诉人见过我！”

回到静寂的房间，范斌冷静地想了一下，根本没有人可以帮助他。丽莉只是惊惶只是哭，一急便拿电话叫医生，她不是个镇定的人。谁可以帮助他？谁？范斌一夜无眠，他从来没感到如此无助过，当一个人想生命提早完结时，竟是那么的无能为力。

白天到了，范斌呆坐在客厅里，每分每秒，都是那么的漫长，死亡，好象是那么接近，又好象那么的遥远，他象个失落在生死界的人，两边都不收留他。

门铃突然响了，佣人照例说范先生在美国仍没回来，然而门前的一个声音却在长篇大论地解释着，他听见“宁小姐”三个字。范斌悄悄地掀开窗

帘瞧瞧，原来那是有一面之缘的阿弟，宁三常提起他，范斌早已从宁三口中听过几次阿弟关于美丽的理论，范斌亦终于告拆了宁三，阿弟是他们那次反目的中间斡旋人。在范斌印象中，阿弟是个思想特别的大男孩，也是宁三忠实的朋友。

范斌心念一动，叫佣人让阿弟进来。

门开了，范斌诧异地看着捧着一株树苗的阿弟，阿弟亦诧异地看着坐在所有窗帘都拉上的客厅中的范斌。

“怎么你不在蒙古？”“怎么你捧着株树苗？”交换了一个问题，两个人互相打量了一下。

“你为什么会来？”范斌问。

阿弟捧起了怀中的树苗：“宁三说你去了蒙古拍戏，要去几个月，她叫我在你门前种株小树，让你回来惊喜一下。宁三很多怪主意的！”“你交给佣人种便成了！”“不！我得亲手种，宁三托咐我的！”阿弟说；“怎么你不在蒙古？”“你先种了，回头我跟你谈。”阿弟喜孜孜地出去，细心地挖了个洞，把树苗扶好了，又浇了些水。

“我们是朋友？”范斌伸出了手，阿弟毫不犹豫地去跟他握了一下。

“朋友！”阿弟说：“你为什么不在蒙古？”“让我先问问你：人有没有权利了结自己的生命？”阿弟想了一会：“生命不再美丽时，可以的。上天不是我们的主宰，我们自己才是。”“宁三也常常这么说。”“所以我跟她很谈得来。她很美丽，你也是。”“是吗？”“我听过你所做的事。”“你喜欢我吗？”“喜欢。”“好，那么我告诉你为什么我不在蒙古。”范斌一五一十的把自己的情形告诉他，阿弟听着，很冷，也很悲哀。

“我不想坐在这儿等着身体腐坏，等着苍蝇来嗅我。反正，迟早时候都会到。”“既然你不让宁三知道，为什么告诉我？”阿弟是个感性的人，他已约略猜到了范斌的意思，脸色严重了起来。

“你肯帮我忙吗？阿弟，实在没有人……而我也不能够……”范斌痛苦地说不下去。

“我能怎样帮你忙？”阿弟心中闪过一阵寒意。

“很简单，替我买足够的安眠药回来。我的佣人和司机绝对不会肯替我办，而我，又没有力气，亦不可能每间药房的跑。”阿弟恐惧地摇着头。

范斌绝望地把头埋在双手中，扯着自己的头发，背部激动地抽搐着。

“我不是想你继续受折磨，我……我不能杀人！”“阿弟，这不是杀人，这是让我解脱！我也不是承担不起肉体上的苦楚，我只是不想宁三看到最后的丑恶。那是……一截残余的、没有人需要的生命！这么的拖下去，宁三终于会知道，那时她的痛苦更多。我的痛苦更多！这些日子，根本是上天留下来嘲笑愚弄我们的尾巴！维持这段生命根本是罪恶！怎么没有人了解？没有人明白？阿弟，帮助我做我自己的主宰！在一般人眼中，这也许是想也不应该想的事，但是在我们眼中，这不过是做自己的主宰那么简单而已！”“你让我回家想想！”阿弟苦恼地说：“我实在没有那个勇气！虽然，我觉得你说的完全对。”范斌长叹一声：“怎么人总是没有勇气做自己认为对的事？我们真的是命运的木偶吗？”腰腹一阵剧痛，范斌弯了腰，黄豆般大的汗珠渗了一脸，范斌爬在沙发上，几经挣扎才说得几个字：“叫！叫佣人替我拿药……”阿弟奔到厨房找佣人，佣人把液状吗啡拿来，范斌服下。范斌把头埋在双臂里，伏在沙发上，佣人惊恐地问着：“范先生，要不要叫医生？”范斌半呻

吟地叫着：“不要……不要……阿弟……不要……”阿弟跑到沙发旁坐在地上，保护地一手握着范斌的臂，一边对佣人说：“不用叫医生，我看着他，有事会叫你！”佣人红着眼睛走向厨房。

阿弟感到范斌每一块肌肉，都在拉得快要断裂，对抗着痛苦，阿弟开始领会到范斌的无奈。

过了半晌，范斌把埋在臂中的脸孔转过来，阿弟替他揩了满额的冷汗。

“你看，我死不了。”范斌苦笑着：“疼痛而已，医生们看做了，病人一时三刻死不了，习惯上是把病人关进医院，给他更多的镇痛剂，病人会在重剂之下迷迷糊糊，消耗那十天半月，油枯灯尽地死去。我不怪医生，他们也无能为力。到了我这个地步，进医院去根本是多余的事！”阿弟了解地听着。

“所以，阿弟，我们只不过是多余的事而已。他们，小题大做！”“宁三……”“宁三不需要知道。我不要她回来。”“明天？”阿弟冷静地问。

“明天。”范斌安详而坚定地微笑着。

范斌沉静而又紧张地等着，象期待个重要的约会。他担心阿弟改变主意。

中午的阳光很温暖，范斌叫佣人拉开了寝室的窗帘，让阳光洒得一室明丽。

范斌靠在睡房的沙发上，点了根久已不抽的香烟。

阿弟挟着些杂志来了，把安眠药放在范斌的口袋里。

阳光照在范斌的脸上，阿弟第一次看清楚那夺人心魄的五官。范斌抬眼凝视着他，阿弟压住心里的激动说：“我不会后悔！”范斌仍在定睛看着他：“这是缘份，不应该后悔。”范斌的安详，令阿弟觉得天地都定在这个凝镜里，他不能再看下去：“再见了，范斌。”范斌没有说话。阿弟觉得自己没有了呼吸，他设法不想跟着会发生的事。深深地吸了口气，阿弟离开了范斌的家，在路上胡乱地走着，走着……支开了司机和佣人，范斌翻了一会杂志，眼前是一片白，他看不下半只字。

人死前居然如此无事可做——范斌心里有个奇怪的声音在笑。

方璧君、朱丽莉、文宓、宁三，都象那么的遥远，象住在故乡的旧时人，而他，却是个归不得乡的游子。

安眠药乔在肚子里，象吞任何药丸那么简单，范斌再抽根烟冲掉白开水的无味。

烟一阵阵在眼前升起，仿佛是宁三的丝丝秀发……“如今你的发中有我的发，我是下了咒语，你这辈子都被我缠住的了！我也同时下了自己的咒呢！这咒生死不变，我这辈子只属于你！”宁三的话在范斌耳边细细地萦绕着。

如果死也会对不起任何人的话，他对不起宁三那不渝之爱，命运夺去他的生命，也夺走了宁三的心，而宁三，还没有到十八岁！

范斌再点了一根烟，缕缕轻烟，模糊地勾出宁三的睫毛、眼睛，然后他又看见文宓渐渐飘近的眼睛，方璧君在雨中哭泣，朱丽莉温柔地握着他的手……烟迷迷朦朦地散开，烟里的脸孔一张张地隐没，他再努力，也只看见一片漆黑，烟蒂掉在地上，阳光已从四壁中消失。

第十章 哀是你们的缘

沈休文拆开范斌留下的第三个信封，本来猜想又是给谁送什么生日礼物，打开了看看，却是皱起了眉头。

五年，足以令人忘记很多东西。沈兄，你想你可不可以代我，把宁三公子、文宓、朱丽莉和方璧君，都约在一个地方？我和她们还有一个约会。人到齐了，请拆我的第四个信封。

沈休文几乎想讲句粗话，单是找这四个女人夹签收那一百万，已害得他奔走了一番，费了不少唇舌，把四个都叫在一起？范斌真的会开玩笑！！

曾律师进来，看见沈休文桌子上扔了个信封，苦恼地坐着，不禁又好事的问：“这回轮列谁生日了？要买什么礼物？”“如果是买礼物那么简单便好了！”“不是有人生日吗？”“不是！他要我把四个女人约在一起！”“这个……这个也真难办！”曾律师搔着头皮：“约在什么地方？什么时间？”“他倒没说，总算他有良心，没连时间地点都限定了！”“你请她们肯一同去什么地方？”“我怎知道？我实在不晓得怎么约法！！”“答应了人家的事要做的！”曾律师幸灾乐祸地笑着说。

“这个还用你提我！”沈休文几乎想发脾气：“早知是这么多与女人有关的事，我不答应他了！起初还以为全是法律上的东西！”“约齐了又怎样？”

“他说到时拆第四个信封，我便晓得！”“你先去约谁？”“我想，朱丽莉是最没问题的，方璧君神经兮兮，我有点怕她；文宓不喜欢宁三公子，宁三公子又根本不想跟其他女人有任何关系，我实在不晓得从何着手！”“要不要我帮忙？”“你以为现在是搞群星大会串晚会吗？多了你一个出面，女人们还肯跟我说话？你别多事！”“我在想，又不是叫你发帖子去约，哄也好，骗也好，总之把四个弄在一块便是了，来了马上告诉她们你要拆范斌第四个信封，保管她们不会走！”“宁三公子是不能骗的，她不是我想骗的人！”“那你先老老实实说服她好了！”沈休文叹了口气，苦着脸孔摇着头。

沈休文打几次电话找宁三都找不着，心念一动，打电话找文宓。

电话那边是佣人谨慎的声音：“太太不在家。”“请问她什么时候回来？”“我们不知道。”“她去了外地吗？”“我们不知道！”沈休文突然想起了她的表兄宁国起，厚着脸皮打去宁国起的办公室：“宁先生，我是沈休文律师，我们见过一次面，我还有一点事情要找石太太，可是她家里却老说她不在，我没办法，只好麻烦你！”“文宓在医院，她病着，如果没有必须，你最好不骚扰她。”“我不会骚扰她，探访一下她成不成？我保证不骚扰她！”宁国起沉默了一会，把医院名字和病房号码告诉了他。

沈休文很奇怪，宁国起为什么那末爽快。

和想象中的不一样，石建国太太的病房里，并没有一篮一篮的鲜花，沈休文以为，名流太太病了，以他们交游之广，锋头之劲，病房内外一定堆满了花篮。

没有化妆的文宓苍白地靠在床上，失了平日的咄咄艳光，却添了几分娇弱。没有口红眼线的脸孔，倒像年轻了几岁，一下于沈休文觉得她不是什么夫人，而是个二十几岁的秀丽女郎。

文宓脸上的忧郁，也是他从未见过的，石家佣人的言词闪缩，再加上冷清的病房，沈休文马上知道有点不寻常的事发生了！

“石太太！”“不要叫我石太太。”“文……文……”沈休文一时不知所措。

“没什么人知道我在这儿。”文宓说：“国起告诉我你会来。”“你不介意吧？”“你来，是为了什么事？”“听说你病了，来探望一下你。”“多谢。快没事了，一时发了高烧。”文宓在结婚周年宴会晕过去后；回家再跟石建国吵了场，昏昏沉沉的倒在床上，翌日醒来发觉自己已被送进了医院。她不肯见石建国，她但愿以后永远不再见到他。

文宓从来不怀疑自己征服任何男性的魅力，但是，结婚五年来，石建国对她自尊心的践踏，令她一天比一天憎恨他。外边的人对她的赞美和羡慕，补偿不了一个朝夕相对的人所给她的奚落。独自在医院的日子，令她更加怀念范斌。她是高兴见到沈休文的，他是她与范斌唯一的联系。

“沈律师，你是怎么认识范斌的？”“有一天，朋友请我到他家吃饭，范斌也在，就是那么认识的。”“那天他是自己一个人吗？”“是的。”“是秋天吗？是冬天吗？是夏天吗？”“那是秋天。”沈休文觉得文宓渴望多知道一点一渝关于范斌的事：“六年前的秋天了！”“那天他很健谈吗？”“不，他很沉默，好象不大开心，吃饭时几乎没作过声，吃完饭后独自坐在一角，我看见他那兴致索然的样子，便走过去跟他聊天。”“六年前的秋天……”文宓心里一痛，那正是她离开他嫁给石建国的时候。

“我好奇地问他一些关于演员生涯的事，”沈休文说：“他似乎并不大有兴趣说，反而问我一些有关律师生涯的事，我告诉他，律师不是特别聪明的，也有解决不了的问题，打不赢应赢的官司的时候，法律只决定谁有罪谁无罪，不一定分得出谁对谁错。他听了反很喜欢我，说以后假如有需要，便请我料理他的事。”“你喜欢他吗？”“我很喜欢他，他是个很有魅力的人。除非他不跟你说话，一说了，你便会觉得他很重视你，很在乎你。跟我心目中的明星不一样，他很少谈自己。”“他是这样的，他喜欢谁，便对谁真正的好，他是诚意的。”“我感觉得到，不然，我不会为他做那么多琐碎的事。”“你还有事要替他做吗？”文宓刚问完，呶呶嘴一笑：“我不应该问的，是不是？你要为你的委托人保守秘密，上次你什么也不肯告诉我！”沈休文知道，文宓是个慧点的女人，她这么一说，他反而有了个主意！

“石太太……”“不要叫我石太太！”文宓有点不高兴：“我姓文！”

“文……文小姐，他要我做的事情，令我很为难，我就是想跟你商量一下，看你有什么主意。”“那是什么事啊？”“他要求我……请你不要介意……他要求我，把你、宁三公子、朱丽莉和方璧君约在一起，然后，拆开他的一封信。”文宓听了抿着嘴唇，胸口上下的起伏，显然有点激动。

这时护士进来替她量体温和打针，文宓看见了针，象小孩子般回避着，护士一针扎进去，文宓嗲嗲地“嚶”了一声，令沈休文也不禁怜香惜玉起来！他料不到，平日言词厉害，善于指使人的文宓，嗲起来时是那么的楚楚可怜，再看着那张披着如云秀发的苍白脸孔，竟是娇弱得那么一碰便碎，文宓的另一种脸貌，另一种性格，跟艳光四射、风华绝代时的她一样，使人砰然心动，此刻沈休文完全了解，为什么范斌对她念念不忘。

文宓把半边脸埋在雪白的枕头上，似乎刚才被扎了一针是件很委屈的事。

“痛吗？”沈休文情不自禁地问。

文宓唔了一声，半边脸仍埋在枕头里。

这女人是需要呵护的，沈休文想。

文宓靠在枕上，懒懒的不作声，等了半晌，沈休文只好再问：“你看怎样？”“什么怎样？”文宓回眸看他。

“那个约会，你有什么主意？”“叫她们三个去好了！我有什么主意！”“你们一起去，是他的心愿！”“那可不是我的心愿！”文宓想了想，微微地一笑：“你可以把信先给我看，看了才决定去不去！”“那不行！范斌说你们四位到齐时才可以拆的！”“怎么你这么听他的话？”沈休文被她弄得啼笑皆非，他早知道女人是没有逻辑的了！

“文小姐，”沈休文再尝试一次：“你叫我怎么办？我听你话，你说个时间地点好了！”“我不爱说！我不管你怎么办！我……”说到一半，文宓的脸色一沉，眼睛满怀敌意地盯着门口，原来石建国进来了。

石建国看见沈休文坐在文宓床前，马上脸也黑了，问：“这是什么人？”“你来干什么？我不要见你！”文宓冷冷地说。

“这是什么人？”石建国动也不动。

“好！你想知道，我便告诉你。这位是沈休文先生，范斌的律师。”石建国一听，本来已经不友善的脸孔显得更加不友善：“沈先生，请你离开我太大的病房！”“沈律师你不用离开，不要理他！”“文宓！”“要出去的是你！不是沈律师！你听清楚了没有？”“我不出去！”石建国向前走了两步指着沈休文，“他来干什么？”“他来干什么？”文宓狡黠地一笑：“他代范斌转运个约会！”“什么？”“问什么？你分明听到了！”“我说你是神经错乱，范斌已经死了！”“在我心中，他并没有死！”文宓一边故意气石建国，一边是在说心中话。

“你跟我回家去！别再在这儿跟陌生人乱说话，丢我的脸！”石建国跑过去拿着文宓的手臂，要把她扯起床来，文宓挣扎着。沈休文忙过去劝阻。

“石先生！石先生！你太大身体还没有复原，你不要这样！”这时护士听见嘈杂声，推门进来，见状吃了一惊，急忙跑过去：“你们这样骚扰病人怎行？再动手动脚的，我要报警了！”石建国悻悻然放手，护士忙看看文宓如何，文宓楼着护士躲在她怀里，护士拍着她的背安慰她，石建国自觉没趣地离开了病房。

“没事了！没事了！”护士目送石建国离去后对文宓说：“你好好地休息一下，你还有点发烧，不要太激动！”文宓闭上眼睛，靠在枕头上，她有点晕眩。

“这位先生，你也不如请回，让她休息一下。”“不，沈律师请留一会！”文宓低声地说。

护士悄悄地出去了。

“你没事吧？”沈休文关心地问。

“让我歇一会，我头昏得很！”沈休文静静地坐着，文宓在床上靠了一会，晕眩渐渐过去，张开了眼睛，望着沈休文。

“沈律师，我赴那个约会。”沈休文料不到她这么快改变主意。

“你现在还病着……”“那样吧，”文宓说：“约在两星期后，晚上八时。”“在什么地方？”“石建国的家！”文宓冷冷一笑：“是的，我要把范斌的约会在他家里举行，我一定要在石建国的家举行，他应有此报，嘿嘿！”“不会有问题吗？”沈休文刚领教过石建国的蛮横，有点担心。

“你害怕石建国会阻止我们？他能有什么办法？报警？那也是我的家呀！不过，那会是我最后一次踏进石家！”文宓已经盘算好了，她肯定石建

国没奈她何。

“我希望能顺利约到她们三个！”沈休文一想起还有三个女人要约便心烦。

“即使三个也约不到，届时你也要出现，单独向我读他的信。这很合情理啊！”文宓在哄沈休文就范：“约会，哪有包管所有客人全到的？而他付托你的事，你总得想个方法去做！要是你约不到，也许我可以帮你忙！”沈休文端详着文宓，他的律师脑袋马上在分析：文宓果然厉害，她其实想独自看范斌的信，假如任她去约，她大可以骗沈休文说约齐了，而到时只有她自己一个人在场。所以沈休文说：“还是由我去约吧！”“你不信任我？”文宓亦马上会意。

“你太聪明！”沈休文笑着摇头。

“不，我其实很笨！”文宓有点感慨地说：“我要是聪明，便不会弄到如今……总之，沈律师，我是个失败者！”“你是个强者。”沈休文说：“不过，强者有时也会是失败者，做人，不必处处占上风！”文宓听了，觉得很不是味道，连沈休文也奚落她，眼睛红了一红。能摆布所有人的日子似乎一下子都过去了，如今，婚姻失败了，范斌没有了，连这个约会，范斌也要她与三个女人均分，文宓心中有说不出的苦涩。

沈休文看见她失神地白着脸孔，心里有点不忍，安慰她说：“我是好意，请你不要误会。你好好地休息，早早养好身体！”文宓没有什么反应，沈休文出去跟护士说了几句话，叫护士小心看着文宓，然后离去。

既然时间地点都定了，沈休文便打电话给朱丽莉，他想这一个大概没什么问题，如果朱丽莉约好了，至少他可以自我安慰地当作任务已经完成一半。

果然，朱丽莉听完便答应了，她根本是个没有主意的人，亦习惯了人家叫她做什么她便做什么，特别是那是范斌吩咐的，她当然没有异议，完全没想及为什么文宓会答应，又为什么要去石建国的家。

宁三始终联络不上，方璧君倒是找到了，不过她不肯在电话中谈话，沈休文根本未提到约会之事，她便紧张起来，似乎怕有什么人听见范斌的名字，沈休文只好提议她出来见面。

沈休文依时到达约好的咖啡室时，方璧君已经坐在那儿了。她换了个发型，头发剪得直直的刚及耳下，侧边分了界，一边拨在耳后，一边勾在脸颊上，更添了几分神秘和冷。

“对不起，让你等我！”沈休文道歉着。

“是我早了，我已经坐了一小时。”方璧君说。

“一小时？我记错了时间吗？”“本是，我反正在家坐立不安，不如早点来了！”“为什么坐立不安？”“我不知道他还有什么要跟我说。”“他？”“范斌。也许他怪我，但我一定要那样做，要不是为了文宓，我们应该仍在一起！”方璧君是在说她令到石建国和文宓反目，然而，沈休文根本不知道那件事，当然不晓得她在说什么。

“他不应该怪我！”方璧君叹了一口气：“他老是怪我，什么也怪我！”“陈太太……”“最近他没有入我的梦，也许他真的怪我，不肯见我了！”“陈太太，”沈休文说，“他叫我约你。”“真的吗？那么他是不生我气了？”方璧君开心地说。

“不过，到时也有其他人在一起。”“谁？”“文宓！”“我倒不在乎她怪

我！她越恼我越开心。”“朱丽莉……”“她为什么要在场？范斌又不不在乎她！”“他们是老朋友！”“范斌告诉你他们只是老朋友？”“我想是吧！”沈休文含糊地应了。

“我知道不只那么简单，范斌骗你！”“朱丽莉会去的，她答应了！”“为什么他要约了她们才约我？”“他没说要先约谁，我是先找着哪一位便先约哪一位！”“你不担心我不答应吗？”“当然担心，范斌那个约会没有你不成！”沈休文渐渐习惯了如何跟方璧君说话，哄着她。

“还有谁？”“宁小姐。”“那是谁？”“是他的……他的好朋友。”“大概是那个女孩子了，我见过她，十七、八岁的是不是？”“现在是二十二、三了！”“我记得。我问他是不是很爱她。他说是。那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了，他牵着我的手，我们没有吵嘴。他叫我好好照顾自己。”“他还有话跟你说。他有一封信放在我那儿，到时才可以拆阅的。”“信是给我的？”“我不知道是给谁的，他只叫我到时才拆。”“应该是给我的！”方璧君似乎很肯定：“不过，叫她们来干什么呢？你想，是不是他故意让她们听到他要跟我说的话？”“也……也许是吧！”沈休文知道他不能反驳方璧君的一厢情愿，而且，他实在不知道范斌的第四个信封里面是什么，根本不是什么也有可能。

“约会在什么地方？什么时间？”沈休文把时间和地点说了。

“为什么在石建国家？”沈休文不敢告诉她时间地点是文宓选的，只是胡乱地说那儿地方大，比较方便吧。

“他们还在一起吗？”“为什么这么问？”“不要紧，反正文宓不快乐。那很好。”“那我们是约好了？”沈休文问。

“不是我和你，是我和范斌。”“是，是你和范斌。”“当然。我和他是约好了。”“你一定会赴约？”“一定！”方璧君皱皱眉头：“我怎会失他的约？你不用管了！那是我们的事！”方璧君看看表，站起身要走了。

沈休文舒了一口气，他本以为要大费唇舌说服她赴约，料不到她倒是说服了自己，他完全不需费心机。不过他觉得方璧君神经有点不正常，她活在一个自己想象的世界里。然而，除了谈及范斌，她又和正常人没有什么两样，沈休文不禁好奇地想，她的丈夫到底知道不知道太太的另一个世界。

宁三仍是无法找到，一星期过去了，沈休文越来越焦急，心念一动，驾车到宁三带过他去那小沙滩上，到了路口，果然看见宁三的小型吉普车。

沈休文跑到沙滩上，看见宁三抱膝坐在小树下，宽大的白衬衫被风吹得鼓起；长长直直的头发自己在风中交缠着。

“宁小姐！”宁三吃了一惊，回过头来，看见了沈休文，淡淡地打了个招呼。

“我找过你好多回。”“我知道。”宁三说。

“你决定不回我的电话？”“不是决定，而是没有需要。”“我有事找你。”“还能有什么事呢？要做的我已经做了。”“范斌还有个约会。”“约会？我已经来了，我常常都来。”“不是这儿。宁小姐，我想很坦白地跟你说，因为我尊重你。”“你尊重不尊重我都与我无关。”“那是件范斌付托我的事，我一定要跟你说！”“你说好了！”沈休文把那件事说了。

宁三的反应出奇的平淡：“你约好她们了？”“是。”“那便成了”“那你呢？”“我不打算去。”“你不在乎他的意愿？”“不是那个问题！”宁三拨拨头发：“我去不去，他信里说什么，都是一样。没有任何事情可以改变我对

他的感情，既然如此，他还有没有遗言，对我都不重要。”“你不明白……”

“我说你不明白！他去了，这是无可改变的事实！我说过，如果他还不知道谁最爱他，我也不必说了！”“你对他似乎有点生气。”宁三把下领靠在膝上，凝视着海：“为什么他不告诉我他有病？为什么他不让我陪伴他度过最后的日子？我多么希望那时在他身边！为什么他不让我在他身边？为什么他不需要我在他身边？……沈律师，为什么他要求我和文宓、朱丽莉和方璧君一起赴约？我不需要这个约会！我不会去！我用我自己的方法纪念他便是了！”“我实在不晓得如何说服你！”沈休文说。

“你为他这么尽力，我感谢你。除此之外，我没有其他的话。对不起，沈律师，你不明白的！”宁三把衬衫散在前面的两块在腰际打了个结。

沈休文发觉，那件白衬衫洗得有点旧了，又宽又大，纫看，似乎是男装的。

宁三也觉察到沈休文在打量她身上的衬衣：“五年了，小树也渐渐长大了；穿了五年啦！他的。”“宁小姐，你对爱情太执着，你不能这样过日子，衬衫，也终有一天要穿破的！”“不执着的便不是爱情了！”宁三微微地笑着：“衬衫，不会破的，每次都是我自己洗，走了一步线我也知道，不会破的！照顾得好的东西，不会破！”沈休文开始明白，他无法令宁三赴约，这个对爱情执着的女郎，除了守着范斌和她的一段感情外，不愿受任何事情骚扰。这也解释了，为什么的士够格里陪伴她的，全是同性恋的男子，她根本不要给自己机会。如斯年青美丽的少女，竟是如此的矢志不渝，沈休文在心里叹息。

“你真的不肯赴约？”“是。”“我希望你改变主意，约会会按我说的时间地点进行，我会等你等到最后一刻！”“不必。我不会来！”

范斌五年之约的日子到了。

晚上，七时三十分，石家的佣人都已经吃过了晚饭，怠懒着聊天看电视，因为石建国说不在家用膳。

静静的大宅门前，来了一辆车。车子停下，走出一位艳丽的黑衣少妇。那是文宓。

她把头发在脑后挽了个髻，更显得眼如秋风横波，款款动人。

佣人看见离家近月的太太突然回来了，有点欢喜，又有点意外，谁也不敢问什么。

石建国刚穿好衣服下楼来，料不到文宓一身黑衣的站在大厅，神情肃穆，诧异之余，想不出她葫芦里卖什么药。

“我今晚请客。”文宓首先开腔。

“那很好，你肯回家很好！”石建国见她先开口说话，还以为她气平了：“我本来约了人，不过，假如你请客，我可以留下！”“不用。我没有请你。”文宓冷淡地说。

在低声下气说了肯留下后，石建国料不到文宓会用这种态度对他，只好按住他的公子哥儿脾气，再尝试一下：“不要再生我的气！既然回来了，我们一起招呼客人，别让人家说闲话！”“我没有请你！”文宓冷冰地再说一遍。

“你是存心跟我斗气！”石建国的脾气又来了：“要斗气，回家干什么？”“我不是回来！”文宓说：“我只是选中了这个地方请客！”“请什么客？穿得

象个寡妇！”“我是寡妇！”文宓的眼中闪过一阵凄然。

“我说你是神经病！”石建国怒道：“装神弄鬼的，你到底想怎样？”“我想怎样？”文宓狡黠地一笑：“我想告诉你我今晚的客人是谁。”“谁？”石建国禁不住问。

“沈休文，范斌的律师。朱丽莉、宁三、方璧君，范斌生前的女人！”文宓故意清清楚楚地说出来。

“我不许你把任何和那无赖有关的人请到这里来，污了这个地方！”“那末我呢？”石建国被她气得说不出话来。

“我就是要玷污这个地方！”文宓说：“这就是我最后一次来这个地方的目的！”石建国几乎又要动粗，但是刚巧有两个女人一先一后地走进来，两个都是黑衣。前边那个是朱丽莉，后边那个是方璧君。两个女人都神情惨淡，脸有哀色。石建国突然觉得浑身起了鸡皮疙瘩，掉头便朝大门口走。

“慢着！”文宓把他叫住：“见见范斌的女朋友，朱小姐，方小姐！”石建国接触到方璧君寒星似的眼睛，低吼一声，愤被地离去。

“哈哈哈哈哈！”文宓满意地笑着。

方璧君不理文宓，自己坐下了。

朱丽莉仍客客气气地站着，有点不知所措。

“朱小姐，请坐！”文宓以女主人的身份说。

朱丽莉拘谨地坐下，她好久没到过这么富丽庄严的大宅了。

文宓叫佣人倒了茶，自己燃着根香烟坐下。

三个女人都没有交谈。

朱丽莉本来想说点什么，但是想来想去想不出说什么才好，只是紧张地望着时钟，她希望沈休文快点来。

时钟指正八时，沈休文进来了。

三个黑衣的美丽女人坐在大厅里，你不看我，我也不看你，沈休文觉得好象走进了出电影中，定了定神，才恢复了他律师的面对现实想法。

没有宁三，他有点失望。虽然在意料之中，但是他仍一直希望她能改变主意，在最后一刻出现。

“宁小姐还没有来？”沈休文问。

“没有。”文宓说。

“现在才八点，我们等她一会。”沈休文说。

“好，我们等她来吧！”朱丽莉说。

“她跟你说来还是不来？”文宓问，显然她不想等。

“她……她……她打不定主意。”沈休文扯了个谎，他不想告诉文宓宁三说不会来。

“那末，多等十五分钟吧！”文宓不耐烦地说。

“文小姐，”沈休文说：“恕我不客气，主持这个约会的是我，不是你。决定等到什么时候的是我！”文宓脸孔一沉，她是不高兴受人指挥的：“好，你可以决定等到什么时候。不过我只等到八点半，到时恕我不奉陪了！”沈休文心里暗骂了一声，这文宓，处处跟他耍把戏，明知我的任务是需把信向四个人一起宣读，为了不想等宁三，却要协地说她自己八时半要走！然而，沈休文知道，文宓其实十分渴望知道信的内容，于是他决定赌一赌，赌文宓终须会等。所以，他干脆不回答文宓的话，坐在沙发上，从公事包拿出其他文件来看。

方璧君字始至终没发过言，就像入定般坐在那里。

在珍珠滩上，宁三在徘徊，阿弟陪着她。

月下风里，小树抖着，宁三心下一阵委屈与失意，放声哭了起来。

“宁三！宁三！”阿弟摇着她的肩膀：“这些年来，我都没见你哭过，有什么事这么不开心？跟我说，告诉我！别憋在心里！”“阿弟，这些年来，我是否多余，这么的想着他？”“不，怎会呢？我也……”阿弟本想说我也常常想着他，但是想起宁三并不知道范斌在世最后一天的事，宁三只知道他在路上碰见过范斌一次，所以便把话吞回肚子里去。

“你不明白我的难过。”宁三说：“阿弟，你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？范斌遗言叫沈律师把我、文宓、朱丽莉和方璧君约在一起，赴他的约会。他怎可以……怎可以把我当做她们其中之一？难道我，只是他的四分之一？”阿弟想了想说：“他是不该那么约法，不过，男人粗心大意，不象你们女孩子那么左思右量。也许他有些法律上的付托，需要你们四位在一起办点公事罢了！”“不是的！我不信！”宁三说：“也许我只是他的四份一，你知道吗？他骗我说他到了蒙古相外景，原来朱丽莉陪过他，还住在他屋子里，丽莉姐告诉我的！我只不过是头鸵鸟，一直不去想那些事。谁叫他……谁叫他是我的全部，我的一生……”“你错了，他临终时最关心的是你！”“你怎知道？”阿弟垂下头，沉默了一会。

“宁三，我本来答应他不说的。”“什么？”“我其实见过范斌不止一次。”阿弟叹了口气：“他去世的一天，最后见过的人便是我。”“阿弟你说什么？”“宁三，你镇定点听我说。”阿弟拍了拍宁三的后背：“范斌不是病死的，是自杀的。”宁三惊异地瞪大了眼睛。

“替他买安眠药那个人，便是我！”阿弟继续说。

宁三怔了半晌，心里有象被钢线扯着的痛，悲叫一声，双手象打鼓似的槌在阿弟头上和胸前：“你！你做了什么？你没权那么做！你！你这心理变态的……”阿弟本来一边握着宁三的手腕，一边退后，听她嚷了最后一句，颓然地摔下了她的手，背转了身。

“宁三，让我把故事说完，那你以后可以不再见我！”阿弟忍着他自己的眼泪：“你根本不明白，他身受的是什么痛苦，什么折磨！我看过，我知道，我受不了！范斌就是不想你看见，不想你痛苦，才提早把生命完结！叫你来陪伴还不容易吗？为了不想折磨你，他宁愿孤独地死去，你叫这做四份一？难怪范斌担心你，你就是不懂事！要是你这么想，你根本是在钻牛角尖！你根本是浪费了他！他是如许珍惜你，而你只在乎他临终时身边有没有你份儿，约会又是不是你独占，你讨厌死了，还骂我是……我是……”阿弟气得说不下去，宁三走上前一步，畏怯地扯着他的袖子：“阿弟，我刚才说错了话，原谅我！”阿弟不理睬她。

“阿弟，谢谢你告诉我！不要恼我！”阿弟用手指了脸上的眼泪，苦恼地摇着头：“他本来叫我不要告诉你的。但是，我忍不住！你是那么的愚蠢、小器、不体念别人……”“你骂够了吧？”“暂时骂够了！”阿弟扭了扭腰。

“把一切都告诉我，好不好？我想他不会怪你的！”宁三叹了口气：“我但愿他没有保护我太多。”“宁三，赴那个约会吧！你不应不尊重他！”阿弟说：“在路上我把所有都告诉你。宁三，你去吧，爱一个人是不需要计较的，范斌便不计较！他不服你山盟海誓，我想，就是因为他自知时日不久，他不

想以任何诺言来束缚你，也不要你以任何诺言束缚自己。他了解你，其实多过你了解他。他设法不让你在身边，除了不屈你痛苦外，是不想弥为他许下什么盟誓，他要给你自由，他要你快乐！”宁三默默地点着头。

阿弟把她送到石家门口，宁三说：“阿弟，你陪我进去！”“不！”阿弟接着头：“你自己进去，我只不过是个旁观者！”在石家大厅里面，文宓看了看表。九时了。

“沈律师，九时了！你不再读信，我要走了！”文宓说。

“宁小姐也许不来了吧？”朱丽莉说：“不过，也许她会来哩！我们还是等吧？”方璧君似乎精神不大好，有点疲累地靠在沙发上，仍然不作声。

“好，再见了！”文宓拿起皮包站起身来。

“再等一会！文小姐！”沈休文唤住她。

文宓头也不回，直向大门走。

“好吧！”沈休文知道赌不过文宓，对宁三的来又几乎绝望，反正再等人也不齐全，只好马上下个决定：“文小姐请留步，我现在读范先生的信！”文宓满意地回转身来。

正在这时候，穿着牛仔裤和松身白衬衫的宁三进来了。

宁三出现，沈休文松了一口气，然而，最开心的还是朱丽莉，在这约会中，宁三是她唯一的朋友。丽莉高兴地跑过去握着宁三的手，文宓却不禁脸色骤变，宁三又一次阻碍了她。

“人齐了，沈律师，你拆信吧！”文宓把一般恼意发泄在沈休文之身上，用命令佣人的语气对他说话。

“还有一个人要在场，我现在打个电话，他就在附近，五分钟便到。”沈休文神秘地笑着。

“什么人？”文宓诧异地问。

沈休文不理她，摇了个电话。

“沈律师，我刚才问你还有什么人，你没有答我！”文宓不高兴地说。

沈休文狡黠地一笑：“宁国起。他亦是这个约会的主要人物，是我安排请他在附近等，时候适当我才请他露脸的。所以，文小姐，你始终是要等的！”文宓吃了一个败仗，按着怒气坐下来。她生气宁国起事前不告诉她，她亦不知道这件事跟宁国起有什么关系，然而，她又不甘心问沈休文。

宁三听见大哥会来，也觉得十分奇怪，但是她没有情绪追问什么。

朱丽莉一向糊涂，谁来谁不来，她都认为自己无权过问。

方璧君依旧没作声。

过了几分钟，宁国起到了，关心地望望宁三和文宓。宁三轻轻地唤了声大哥，文宓白了他一眼。

沈休文把范斌的信慢慢打开，念给众人听：沈兄、宁兄，劳烦了！

丽莉、璧君、文宓、宁三：五年了，我要知道你们是否仍记得我，假如不记得，就当跟位老朋友打个招呼吧！假如记得，我会很开心。

首先，我要请宁兄把我的遗产分配，宁兄，请你先说话。

宁国起站起身来，点着头：“是的，我是受范先生委托，将他的遗产投资，五年之后，将所有平均分配给你们四位。累积至今，已达四千多万，沈律师会安排各位签收，之后作什么用途，是你们的自由。”“这么多钱！”丽莉不禁叫了起来。

“宁先生是位投资专才，他把范先生的遗产投资得很好！”宁三和文宓不

相信地望着宁国起，她们都是听惯大数目的富家女儿，令她们惊奇的是，一向反对她们跟范斌来往的宁国起，居然是范斌的受托人。

“我尊重范斌先生，他是个大量、豪爽的人。”宁国起严肃地说：“他甚至不怪我以前对他的偏见。”宁三欣慰地微笑着。宁国起说：“那回他在三蕃市找我，就是为了这件事。”“我做梦也料不到你们在谈这些……”宁三摇头说。

“范斌是个很特别的人，我做梦也料不到他会委托我。我改天再仔细告诉你。”宁国起对宁三说。

“有关宁先生的部份读完了，请你继续读下去吧，沈律师。”文宓的声音微微颤抖，她感到很孤立，连一向疼她迁就她的表哥，也将一切瞒住她。

沈休文把信拿起读下去：钱是投有意义的，那些钱，并不代表什么。回顾我的一生，除了在事业上比较幸运外，我不算是个幸福的人，丽莉、璧君、文宓、宁三，你们便是我的一切，我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，唯一可以带去的，便是对你们的记忆！虽然其中有爱也有恨，有快乐也有不快乐，无论如何，你们是我唯一可以带去的。写这封信的时候，我是在问自己，五年之后，我是否还可以问一句：‘你还爱我吗？’也许，你们都已经各自有快乐的家庭，你们不回答我，我也可以理解。不解的是我对你们的思念，我带着与你们的缘而去，可知在你们心中，缘尽了没有？范斌“我会好好的带大小莉，范斌你放心！”丽莉第一个涕泪涟涟：“到这个时候，我还要瞒谁呢？啊！怎么你不回来？我怎么告诉你？”丽莉哭得倒在宁三怀里，宁三搂着她，轻轻地说：“丽莉姐，不要太难过，他会知道的！”“宁小姐！他肯问我还爱不爱他，我已经很开心了！我……我实在很开心！”文宓缓缓的站起来说：“我要走了！”“你不要回答他的话？”沈休文问。

“我已经回答了，我进来的时候，我告诉石建国，我是寡妇。范斌生前，我没有选择做他的妻子，那只证明了，我不懂得爱他。自他去后，我没有一天不嘲笑自己，沈律师，请原谅我刚才的态度，我其实是生自己的气！是的，我选择做他的寡妇。是缘？是爱？范斌应该知道！”文宓说罢，黯然而去。

宁三抬起头，莹莹的双眼，望着沈休文，似乎有很多话，她不懂如何说。想了一会，宁三拨下以根长发，在左手无名指上，一边绕圈，一边坠泪。

“宁小姐？”“宁三？”沈休文和宁国起一齐关切地问。

宁三伸出左手，让他们看。一根秀发，已经绕成个指环，“范斌，由此刻起，我是你妻，此生，除了你，再没有第二个人！”“宁三，你说什么？”宁国起问。

“在我心中，生死无隔，缘不因生而始，不因死而终。范斌，我仍是要做你的妻子！你要给我自由，然而我不需要你之外的自由。范斌，我不是寡妇，我是你妻。”丽莉感动得又是在哭。出奇地，方璧君仍然没有反应，只是眼睛微眯着坐在沙发上。

宁国起突然觉得事情有点不对，一个箭步跑过去细看方璧君的脸孔，不禁惊呼了一声！

沈休文也发觉方璧君的表情有点古怪，忙伸手探她的鼻息，原来已经没有了呼吸！莉丽看到如此，急得手忙脚乱。

在方璧君紧握的右手中，露出了一角字条，宁国起拿出来一看，上面写着：斌，我赴你之约。

“原来她早已经不晓得服下什么药物？老天爷！原来她是来死的！”沈休

文惶急地说：“快打九九九召十字车！”“这女人也真是痴！”宁国起不禁摇头叹息。

宁三茫然走出石家大宅，阿弟还在等着。

宁三呆呆地站在阿弟旁边，警车来，十字车来，方璧君被抬上车……阿弟无限感慨，喟叹着说：“这就是缘！到底是美丽还是悲哀？呀，到底是美丽还是悲哀？”

